

虎铃经 宋 许洞

●卷一

○天功第一

天道变化，消长万汇，契地之力，乃有成尔。天贵而地贱，天动而地静，贵者运机而贱者效力。上有其动，而下行其地矣。是以知天之施地匪专也，知地之应天有常也。生机动则应之以生，气机动则应之以气。机正则泰，机乱则否。万物列形而否泰交著，见之于地焉，岂止地之为乎？盖天道内而地道外者也。王者，天也；将，地也。将者，天也；士卒，地也。我，天也；敌，地也。由此观其所动，故胜负可知矣。王之於将也，阃外之寄，择贤授柄，举无所疑。将必内应其正，外务其顺。应以正则师律严，务以顺则臣节贞。举而御敌，讵有舆尸之患乎？君恃智以自用，倨礼而傲下，授柄匪人，任人不信，将不正应，内包犹豫之惑，外丧馭众之威矣。举而御敌，宁免失律之凶乎？师之成败见之於将焉，岂将之为乎？将之为任也，智敌万人，苟无万人之用，与愚者同矣；勇冠三军，苟无三军之用，与懦者同矣。善为将者正而能变，刚而能恤，仁而能断，勇而能详，以策馭吏士，未有不振拔勋业，以戡祸乱者也。反是，则吏士外无攻，内多离散之势。勇怯见之吏士焉，岂吏士之为乎？我之於敌也，夫功拔战胜，使敌不敢抗衡者，岂敌怯乎？由我威令整，进退肃，赏罚明也。覆兵杀将，弱国削地者，岂敌强威乎？由我不严师律故也。夫如是，亦自上而及下，自内而迨外，其犹天地之用乎。故天必藉地力，然后运四气，正生杀也；贵必藉贱力，然后能立元功而建王业也。

○地利第二

地之形，险易殊也；地之气，寒热异也。用形与气，在知逆顺焉。昧此道者，不能得地利必矣。善用地者则不然，险而易之，易而险之也。夫居险用险必内溃，居易用易必内蹶。当有形之用，逆之者善矣。何谓险而易之？曰：简以夷其政，要以节其动，用以缓其约，不以疏慢为失也。何谓易而险之？曰：进止戒严，内外无怠，用其谨慎，不以暴急为务也。如是者，乃险易之用也。以方位观之，则寒热之气异也。当有气之用，顺之者善矣。南方之气热，北方之气寒也。其气异则水土之性必相戾，逆诸人而使之饮其地脉，食其土毛，蒙其风气，瘴疠之疾、冻涩之戾加焉。以我之不便，犯顺方之人，不有患乎？天不能以气顺人，君能以人顺气，可也。是故利不可以专一。北人之马，南人之航也，各有便焉。反是，不可措手足矣。行师者不能择而用之，斯亦更北南之所便也。冀其成功，远矣。是知地之所利者，可兼而有乎。善用兵者，择利而从之，善矣。

○人用第三

今之世取人也，每务其多学而舍其偏技，非良术也。兵家所利，随其长短而用之也。是以善抚恤者勿频斗，虑其劳疲而无勇也；善保守者勿使进攻，虑其迟缓而不猛也；多方者勿使与於决事，虑其犹豫也；多勇者勿与谋敌，虑其过轻也。精悍者使斗；果敢者使攻也；沉毅而性执者，使其据阻险；见小而贪财者，不可使守储蓄；智而善断者，可择其言；轻健者使诱敌；刚愎者使当锋；利口喋喋者使行问；善鼠窃狗偷者使盗号探敌；恶言多骂者使之扬毁訾詈；奇材异识者使预谈论；深识大度者使安众；崛强多力者使斩辟榛莽；善随地形结构者使度树营栅；怯懦者使辇运器用；老弱者使备炊汲；谙山川、择高下水泉之利者，使察地形；妖言诈辞、善张皇鬼神之心、推引天命者，使扬声惑众以动敌心；善择地势平易险阻，知往来细大之蹊路者，使通粮储；奇辞伟辨、能架虚矜大者，使奋振威德；耳目聪明、探察敌人情者，使伺候奸伪；敏才健笔者，使主笈檄。明七曜休咎者，为历数之士；善占风云吉凶者，为候气之士；晓六壬遁甲者，为选日时之士；谙蓍龟者，为卜筮之士。是四人者，虽推验体测阴阳，各不可使相乱，贵其专一也。医药之人，二十人已上，以兵数增之。兽医亦如医人之数。大将军权通材者，与之参议可否。故我大众之内有善有恶，无弃人焉。人无所弃，斯不怨则动有功矣。

○三才应变第四

《易》曰：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故用兵之术，知变为大。军虽气锐时胜（一作遇天时），而行列散溃，旌旗紊乱，金鼓不节，击之可也。或曰：彼得天时，讵可破乎？许洞曰：天之所，正也。怙天时而戾军政，与天违也。天人相违，不凶何俟？故兵利以顺应顺也。顺而逆之，必凶之兆也。或曰：军乘天时，跨有地利，将吏骄怠，谋划不精，军阵散乱，如之何？洞曰：可击也。彼获天地之利，如何击之？曰：人者，天地之心也，苟心不正，虽有其表，将焉用乎？或曰：军违天时、逆地利，大将深谋沉毅，部伍清肃，进退有节，如之何？许洞曰：未可击也。曰：不获天地之利，奚谓未可乎？曰：正则可以率天地之用，草寇可为王矣。或曰：彼如是也，我之动将之如何？许洞曰：先以人，次以地，次以天，然后攻之，必克敌也。曰：先后如之何？曰：利为主。何谓主？曰：动为客，静为主。观敌之动何如，乃应之（夫书言动者，不必战阵时，敌人先动为客也。但密构敌人所为之事谓之动，则我以机应之必胜焉）。先胜而后举，神明之道也。

○三才随用第五

天著吉凶，以阴阳辨也；地布险易，以山川章也；人包勇怯，以战阵见也。苟（一作有）欲阴阳之顺，险易之利，勇怯之用，在於闲暇可得而择也。当彼我相逢，各出不意，忽然交合，曷能择所利而用哉？或曰：两师不期逼於险地，天地震晦，雨雪交积，山川不辨，当此之际，何以御之？许洞曰：大将止众坚阵，严肃号令，虽敌来攻，勿与交战。俟天变少罢，观强弱之势，而后进退之。曰：我既安矣，彼自惊挠，则如之何？曰：以积兵乘之。又曰：仓卒之际，大将以何术即能坚行阵、严号令，使士卒不自惊乱？许洞曰：善用兵者，有动必备。预择轻勇者二十四人，八方各三骑，相去一里，昼以旗，夜以鼓（过山川委曲，丛林茂密，昼亦鸣鼓，恐不见旗）。第一骑见贼昼举旗，第二骑亦如之，第三骑驰告。夜用鼓，如昼法（恐敌闻鼓声急驰告）。烟雾蓊塞，风雷震惊，旗之不见，鼓之不闻，亟驰告。斯谓八卦探骑者也。是以值贼而能备焉。苟天地有变，则引轻兵突之。大阵不可妄动（凡大兵出，常以轻骑数千人别分部队为游兵，其将择骁勇），观彼动静而后举焉，故我常用其整也。此皆随天之变也。或曰：与敌卒然相遇，或平原广泽，或山谷深峭，或坡嶂穹隆，或坳污沮洳，或草木蒙密，俱是危地，当其用之如何？许洞曰：回渠迂涧，可以冲车突驰也；深峡隘口，可以少击众也；长林丰草，可以为伏也；原野漫衍，可以骑兵相属也；草木隐障，可以步士接战；长郊往来，可进可退，可以长戟当敌；逾水跨远，高下相乘，不可得亲近，可以长弩当敌；崖壁相隐，狭径斗回，可以剑盾当敌；苇萧芦荻，枝叶朦胧，可以戈挺当敌。此皆随地之性也。或曰：寨栅之间，三军已憩，寇敌乘间冲突攻击，当此之时如之何？许洞曰：使勇者据其前，怯者匿其后。忽遽之时，怯者强驱而前进焉，必挫锋折锐，不若隐之也。曰：当此之时，何暇别勇怯之用乎？曰：不然。善用兵者，防乱於未乱，备急於未急。结营既定，预择强勇者卫外，怯弱者附之，所以虑晦夜之急也。此皆随人之性也。如是，顺天、地、人预备之道者也。故易之卦以豫者预也，取预备之象为难之用也。故曰：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豫。用兵者可不审於此乎？

●卷二

○辨将第六

国家行师授律，生杀之柄，大将所主。将者，国之腹心，三军之司命也。可不慎於选乎？苟欲命将，预以精诚辨其可否者有四：一曰貌，二曰言语，三曰举动，四曰行事。其一曰貌。凡眉上双骨横起而隆<门又>者，语言而不纯者，目反仰视者，方坐内多虚惊者，行而瞠乎必照后者，目睛多白而有赤焰、瞻视不端者，此六者人有其一，斯人常蕴不臣之心，不可使之也。丰下锐上，神气安详者，重德而善安众人也；目黑多白少，点睛深而神气与形相副者，机度沉厚，不可以诈动人也；目睛荧朗，五岳相照，燕颌虎颐者，心机疾速、勇而有断人也；龟背虎臆点睛深而朗彻者，为事沉毅而有谋，不可以名利诱人也；眉目瞻视详谛而神骨耸峭

者，雄壮有智虑人也。是五者人有其一，可使之也。至若神气重浊，骨相不正，头薄而浅，颈大腹细，目睛昏翳，点睛近上，视顾不正，此皆志气浅劣、智识庸鄙人也。其二曰言语。人有言肆而目骇视者，心怀异图也；言枝蔓而不径者，心有隐也；矜大人善唯恐不至者，党人也；言错综而无所归者，心躁竞也；方言而他视者，心不诚也；言卑而色下者，心有所屈也；方言频四顾者，其辞妄也；言人之短而视不定者，诬罔人也；言多以私事为忧者，顾妻子之人也；言大而理不精者，其学虚也；色悦而徐徐顺人意者，佞媚人也；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，崛强人也；言欲发而却缩者，含蓄人也；言无公私必及利者，贪人也；色卑而言多谄者，志下劣人也；事曲而言直，气悖而言顺，鄙而言大，事不详而强能，理矫而强正，此皆奸诈人也。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，不可使也。言大而意精至者，有识度人也；言希而出必中者，志节人也；言动而必及国家者，忠孝人也；言奋而不迂者，壮直人也；辞寡而意恳者，公正人也；言多及军吏之私者，善拊恤人也；言及阵敌喜动色者，好勇人也；言及细微而能剖析是非者，有智人也；言迂阔而卒近於理者，识深见远人也；言少而事详者，大度人也；语气和而神色相称者，善纳众人也；言徐徐而事备者，性缓而有德人也；言速而事当，性急而不暴，有识人也。是十三者人有其一，皆可使之也。其三曰举动。行有狼顾者，行与坐忽如惊恐者，非时言语而手足纷拿者，方食而不觉弃匙箸者，方坐而首偏口目辄斜动者，行而唯恐有人逐者，欲坐而频四顾如有所骇者，方言勃气上腾神色自得者，待下多卑恭而不实者，观事觉己如不知而目它视者，是十者有其一，此皆心不诚实，多蓄异图人也，不可使之也。行欲如大辘，足动而身不摇也；坐欲如山岳，形神俱定也；卧欲如覆舟，神气安详也。此皆智度深沉、大节崇德人也。是三者人有其一，可使之也。其四曰行事。有人行事先己后人者，好私人也；事繁多而用事不当者，无智人也；作事不急於用者，无益人也；作事有首无尾者，伪人也；先急而后慢者，卒众庸人也；事不求详而辄为者，粗疏人也；巧妙而无裨急用者，浮艳人也；所措舍鲁钝而不适用者，愚人也；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，无识人也；临事而惧者，懦弱人也；进退不决者，无断人也；记一而忘二者，神昧人也；事虚而构架广大，以善为恶、以恶为善者，奸人也；善候人之颜色，随所欲言者，佞人也。是十四者人有其一，不可使之也。有事简而用当者，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，临大事而神气自若者，此谓神有馀人也。有微而不弃，大而不烦者；凶事不惧，美事不喜者；事有众惑而独断之者；事有众危而独安之者；事有难动而独动之者；事有难安而能安之者，此谓志有馀人也。是十者人有其一，皆可使之也。是以知貌也者，神之聚也；言语也者，神之发也；举动也者，神之用也；行事也者，神之本也。察其神，则尽其为人之道也大矣。况国之命将，可不审於此乎？

○论将第七

《万机论》曰：虽有百万之师，恃吞敌在将者，恃将也。夫举国之利器以授之，苟非其人，是轻天下。将何以为？谓小大者各有四焉。八者皆无，何足以谓之将乎？其大者：一曰天将，二曰地将，三曰人将，四曰神将；其小者：一曰威将，二曰强将，三曰猛将，四曰良将。凡兴师举众列营结阵，视旌旗之动，审金鼓之声，揆日度时，以决吉凶；随五行运转，应神位出人，以变用兵，敌人不测其所来，以神用兵，我师不知其所为；动有度，静有方，胜负在乎先见，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众：此之谓天将者也。所至之境，详察地理（一作利），山泽远近、广狭险易、林藪之厚薄、溪涧之深浅，若视诸掌；战阵之时，前后无阻，左右无滞，步骑使其往来，戈戟叶其所用，指挥进退皆顺其情，人马无逼塞之困，攻守获储蓄之利，振野得水草之饶，使人马无饥渴之色，陷死地而能生，攻亡地而能存，逆地而顺用之，顺地而逆用之，不择险易皆能安而后动，动而决胜者：此之谓地将者也。又若廉于财，节於色，疏於酒，持身以礼（一作公），奉上以忠，忧乐与士卒同，获敌之货赂而不蓄，得敌之妇女而不留，纳谋而能容，疑而能断，勇而不陵物，仁而不丧法，匿（一作原）其小罪，决其大过；犯令者不讳其亲，有功者不忌其仇，老者扶之，弱者抚（一作恤）之，惧（一作惊）者宁之，忧者乐之，讼者决之，滥者详之，贼者平之，强者抑之，懦者隐之，勇者使之，横者

杀之，服者原之，失者扶之，亡者逐之，来者爵之，暴者挫之，智者昵（一作眡）之，谗者远之；得我城不攻，得地不专；敌浅以待变，敌诡以顺会，逆势则观，顺势则攻，此之谓人将者也。又若以天为表，以地为里，以人为用，举三将而兼之，此之谓神将者也。行师之时，无失天时，无失地利，无失其人，无有勇怯，闻敌而即行，心无疑虑；犯令者罪无大小，必绳以刑，敌闻之即畏（一作降），当之即破，此之谓强将者也。师无多少，敌无强弱，三军顺令，若臂使指；往复万变，出其敌不意，举动如神，匹马单剑，摧锋先人，使敌人失措惧而远盾，此之谓猛将者也。夫能以威为表，以猛为里，以强居中，兼三将而有之，此之谓良将者也。国之任将也，得天将，可以当违天之敌；得地将，可以当逆地之敌；得人将，可以当悖人之敌；得神将，可以当天下之敌，举无遗算矣。威将可附天将（上能顺天，下壮威武，所宜附也），强将可附地将（上明地利，下知进退，所宜附也），猛将可附人将（上明人心利害，下以精敢御敌，所宜附也），良将可保四方。曰：虽有敏捷之用，然皆不可以独用焉。如是者，将之体也。

○出将第八

王者既审定大臣之可否以将之，於是居正殿召之，曰：“今某地不臣，愿烦将军应之，社稷安危，亦在将军。”乃使大史氏择吉日，授之斧钺。王入大庙，西面而立，王操钺持其首，授之柄，曰：“从是以上至天者，将军制之。”复操其柄，授之以刃，曰：“从是以下至地者，将军制之。”将既受命，拜而报曰：“臣闻国不可以从外理，军不可以从中御，二心不可以共济，疑心不可以应敌。臣既受命，专斧钺之威，臣不敢生还。”乃辞而行，凿凶门而出。是以将之行也，不问妻子，示其忠於国；君之命将，不敢轻其礼，示其崇於用。将之於外也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唯逐便利国家是务。其於己也洁，其於人也至。是故将拒谏则英雄散，策不从则谋者去；善恶等则贤愚混，赏罚乱则纲纪散；多喜则不威，多怒则人心离，多言则机泄，多好则智惑；宽则众懈，暴则众怨；将专权则下归咎，将自善则下无功，将纳谗则正人离，将好赂则士卒盗，将内顾则士卒淫。贬声挥色，所以自洁；避嫌远疑，所以自持；沉机远虑，所以不失；委时顺变，所以逮功；恕物笃行，所以归爱；昵善斥谗，所以来远；先度后作，所以应卒；先信后言，所以伏下；信赏必罚，所以正人；明今鉴古，所以照众；卑色贵人，所以保终；去私循公，所以存国。其神欲正，其形欲端，动欲如风（取其顺健也），止欲如山，斗欲如雷电，机欲如鬼神，思欲如照影，令欲如雪霜（取其必杀也）。苟有此者，可以当国之命矣。

○军令第九

大将既受命，总专征之柄，犒师於野，毕而下令焉，不从令者必杀之。夫闻鼓不进，闻金不止，旗举不起，旗低不伏，此谓悖军。如是者斩之。呼名不应，召之（一作引）不到，往复愆期，动乖师律，此谓慢军。如是者斩之。夜传刁斗，怠而不振，更筹乖度，声号不明，此谓懈军。如是者斩之。多出怒言，怨其不赏，主将所用，崛强难治，此谓横军。如是者斩之。扬声笑语，若无其上，禁约不止，此谓轻军。如是者斩之。所学器械，弓弩绝弦，箭无羽镞，剑戟涩钝，旗纛凋敝，此谓欺军。如是者斩之。妖言诡辞，撰造鬼神，托凭梦寐，以流言邪说恐惑吏士，此谓妖军。如是者斩之。奸舌利嘴，斗是攢非，攢怨吏士，令其不协，此谓谤军。如是者斩之。所到之地，陵侮其民，逼其妇女，此谓奸军。如是者斩之。窃人财货，以为己利；夺人首级，以为己功，此谓盗军。如是者斩之。将军聚谋，逼帐属垣，窃听其事，此谓探军。如是者斩之。或闻所谋及军中号令，扬声於外，使敌闻知，此谓背军。如是者斩之。使用之时，结舌不应，低眉俯首而有难色，此谓狠（一作恨）军。如是者斩之。出越行伍，争先乱后，言语喧哗，不驯禁令，此谓乱军。如是者斩之。托伤诡病，以避艰难，扶伤舁死，因而遁远，此谓诈军。如是者斩之。主掌财帛给赏之际，阿私所亲，使吏士结怨，此谓党军。如是者斩之。观寇不审，探寇不详，到而言不到，不到而言到，多言而少，少言而多，此谓误军。如是者斩之。营垒之间，既非犒设，无故饮酒，此谓狂军。如是者斩之。

此令既立，吏士有犯之者，当斩断之时，大将以问，诸将曰罪当斩，遂令吏士扶於外斩之。斩断之后，使传令告诸吏士曰：“某人犯某罪，适与诸将议当斩。已处断讫，公等宜观此以自戒。”是大将以礼行罚，使士卒无冤死，众有畏心矣。故军法者，将之大柄也，可不重乎！是以吕蒙涕泣而斩乡人，穰苴立表而诛庄贾。此皆先尊法令，后收功名者也。

○船战第十

夫水战之时，擂一通鼓，吏士皆严肃。再擂一通鼓，士伍皆就船，整待（一作治）櫓棹；战士各（一作为）持兵器就船，各一（一作为）当其所。幢幡鼓角，各（一作为）随所战船。鼓三通，大小船以次发，左不得右，右不得左，前后不得擅越。违令斩之。

○步战第十一

夫步战之法，擂鼓一通，步骑皆装。再通，上马，步皆屯。三通，以次出之。随幡住（一作生）者，结屯住（一作往）幡后，闻鼓音整阵，斥候者视之地形广狭，从四角面立表，制战阵之宜，诸部曲各（一作为）安部阵。兵曹举曰：不如令者斩之。若欲结阵，对敌营先立表，乃引兵就表而临，皆无喧哗，明听鼓、看旗幡，麾前则前，麾后则后，左则左麾，右则右麾。不应令而擅前后左右者，斩。伍中有不进者，伍长杀之。伍长不进，什长杀之。什长不进，督兵者杀之。督战之法，将则拔刀在后，察违令不进者即斩之。一步受敌，馀步不进敌者，斩。临阵兵器弓弩不可离阵，离阵，伍长、什长不举发者，与同罪。无将军令而妄行阵间者，斩。临战阵，骑兵皆在军两头，前阵又骑次之，游骑在后。若步、骑与贼对阵，临时见地势便，欲使骑独进讨贼者，闻三鼓音，驰骑从两翼进战，视麾所指；闻三金音，即还。此谓独进战之时也。步、骑大战，进退自如法焉。

●卷三

○兵机统论第十二

臣闻兵者，阴也。阴之德，以虚为用而应於体也。月者，太阴之精气也。朔望不常，何也？盖由以虚为变也。兵者既为阴类，则其机宜常虚含变以法月也。能以虚含变应敌，动必利矣。观乎天文之风云星辰有吉凶者，天将也。得其吉象不可恃之，恃之者凶；得其凶象不可惧之，惧之者锐。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，是虚其机而应天者也。观乎地理山川险易，有生死存亡之途者，地之利於人也。善用兵者，於地也无生死存亡，观彼我之势，察去就之情何如尔，然后乃顺其事而用之也。苟不知地理之险易者，是虚其机以应地者也。观乎人事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，事皆系於人也。苟以变合於事，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，事皆系於人也。苟以变合於事，事合於时，时合於理者，无强弱，无利害，则败势可以为胜，胜势可以为败也。苟不知人事之胜败者，是虚其机以应人者也。是故善战者杂於凶而难可释，杂於吉而难可壮。吉凶交杂而能不惑於用者，此可以上不畏天矣。杂於险而事利，杂於易而事难。险易交杂而能常处其变者，此可以下不畏地矣。杂於（一作其）利而敌见其害，杂於害而我败（一作馭）其利。利害交杂而不能屈於敌者，此可以中不畏人也。知此三者而用兵，其尽三才之变乎。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书，其间申明利害者，盖以直指其形貌者尔。以臣所谓能审一时之机者，其在天也，无吉凶；其在地也，无险易；其在人也，无利害。

○军谋第十三

用兵之道，先正其礼，次渊其谋，次择其人。然后详天地之利害，审人心之去就，行赏罚之公，慎喜怒之理，择进退之地，张攻伐之权，明成败之图，度主客之用。能爱人之生者，可使人舍生而赴死；能亲人之身者，可使人捐身而犯难。是故先亲於人，俾人然后亲之；先胜於敌，就敌然后胜之。故用兵必以粮储为本，谋略为器，强勇为用，锋刃为备，禄位为诱，斩杀为威；强弱相援，勇怯相间，前后相趋，左右相赴，远近相取，利钝相蔽，步骑相承，长短相用（长兵短兵之用也）。敌欲坚阵，我则突其不意；敌欲直冲，我则备其所从。攻必先攻其所寡，击必先击其所动。薄者可突，长者可截，乱者可惑，疑者可协。夫军之为政也，劳在乎役无度，怨在乎赏不均，弱在乎逼迫，穷在乎绝地，离在乎将失道，惧在乎将无勇，

饥在乎运输，渴在乎穷井。军之为逸也，乐在乎安静，利在乎赏罚，当其死在乎军检正，成其功在乎战阵详。如此者，战阵之术也。军之即於战阵也，从生击死，从实击虚，从整击乱，从利击害，从逸击劳，从有馀击困穷。山陵之战，不仰高，不速深，不冲隘，不远追；水上之战，不违风，不逆流；林中之战，不连翼，不相驰；草上之战，不涉深；平陆之战，不远离。此战法之利也。军之禁也，不节语，言必泄；不峻令，行必乱；不行赏，士必怠。行伍紊乱，由於昧暗（一作旺），在明察以正之。晦夜惊怖，在镇静以严之。是以知阵之严整，军之表也；军吏畏爱，将之里也。军之所亲，将之所在。非智贤，孰能与此乎？

○教战第十四

诸教战阵，每五十为队，从营缮缉抢幡，教场左右厢各依队次解幡立队。伍相去各十步，分布使均。其驻队塞空，去前队二十步。列布讫，诸营士卒一时即向大将麾下听令。每隔一队，定（一作一）战队，即出向前各进五十步。听角声第一声绝，诸队即一时散立；第二声绝，诸队一时捺枪、张弓、卷幡、拔刀；第三声绝，诸队一时举枪；第四声绝，诸队一时跪膝笼枪坐，目看大将黄旗，耳听鼓声。黄旗向前亚，鼓声动，齐喝“呜乎”（并去声），齐向前到中间，一时齐喝，声杀齐入。贼退败讫，可趁行三十步。审知贼徒丧败，马军从背逐北。闻金钲动，即须听去行。膊上架枪，侧行回身，本处散立。第一声绝，一时捺枪便解幡旗；第二声绝，一时举枪；第三声绝，一时旗队。一看大将处两旗交，即五队合为一队，即是二百五十人为一队。其队法及卷幡、举枪、旗队、斗战法并依前。一看大将处五旗交，即十队为一队，即是五百人合为一队。其队法及卷幡、举枪、旗队、斗战法如前。听第一声角绝，即散二百五十人为一队。如此凡三度，即教毕，诸士卒一时听大将赏罚进止。第三声角绝，即从头引队伍还军。

○先谋第十五

用兵之法，先谋为本。是以欲谋行师，先谋安民；欲谋攻敌，先谋通粮；欲谋疏阵，先谋地利；欲谋胜敌，先谋人和；欲谋守据，先谋储蓄；欲谋强兵，先谋正其赏罚；欲谋取远，先谋不失其迹。苟有反是而用兵者，未有不为损利而趋害者也。是故圣王之兵，先务其本，本壮则末亦从而茂矣。苟能知利害之本，谋以御敌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可不劳而克矣。

○先胜第十六

孙子曰：胜兵先胜。谓先定必胜之术而后举也。何谓必胜？许洞曰：先务三和，次务三有馀，次务三必行。何谓三和？曰：和於国，然后可以出军；和於军，然后可以出阵；和於阵，然后可以出战。国不和，则人心离；军不和，则教令乱；阵不和，则行列不整。不先务此三和之道，何其可战耶？何谓三有馀？曰：力有馀，食有馀，义有馀也。力无馀，则困於斗；食无馀，则怠於时；义无馀，则吏士怨。不务三有馀之术，师其可动耶？何谓三必行？曰：必行其谋，则奸机不成；必行其赏，则好功者不爱死；必行其罚，则有过者不归咎。不务三必行之道，人其可用耶？是以知善务和者，公无私，舍小惠务大惠；善务有馀者，力诸事而不自怠；善务必行者，兴勇断，去犹豫之谓也。举是九者，务令预定之於前，则万变千机然后动乎其中矣。率此以御敌，未有不胜者也。故曰：胜兵先胜者，胜在我也。其在《易》曰先天不违之义也。

○胜败第十七

用兵之术，战胜不可专，专胜有必败之理；战败不可专，专败有反胜之道。战胜而败者有五：急难定谋狐疑不决，一败也；机巧万端失於迟后，二败也；机事不密，三败也；似勇非勇，似怯非怯，四败也；主将不一，五败也。此五者，皆战胜而反败也。战胜而欲必胜者，定谋贵决，机巧贵速，机事贵密，进退贵审，兵权贵一也。势败而反胜者有四：吏士饥渴，割所爱啖之（割所爱者，谓在急难之中，杀所乘骏马、爱妾以啖吏士也），众有饱之用矣；吏士恐惧，奋身先之，众有勇之用矣；期应不到，杀其所昵（所昵者，谓所嬖幸或子弟诸姻同在军中，若有主守者犯命则先杀之也），众有惧之用矣；人有疑惑，阴为鬼诈（鬼诈者，

谓诈为狐鸣丛祠中之类也，或假托卜筮，百端不一），众有天之用也（天谓天所授也）。如是者，以败为胜也。胜败之术，非勇决神智，安能行之耶？

○知奸第十八

敌使来，目数动，色数异而言肆者，刺客也。敌未困而请和者，谋也。敌卑辞厚币者，骄我也。使虽频来，为寇不止者，侮我也。厚货啖我左右者，欲构我密谋也。使来言语辨利，欲两国休解者，将掩我不备也。使言崛强者，欺我也。敌使有此七者，宜细详之，将为挟之（谓谒见之时，以操兵者挟辅而见）。谋者反其谋（谓伪许之却，掩其不备也），骄者反其骄（拒其辞币使敌人信我为骄也），侮者凌之（举兵其无礼），构者示之（佯不知，而反示之以虚事也），将掩不备复之（佯听其说，反掩其不备也），欺者诛之（诛无礼以威敌）。留使者不可久，久则知我微，不若杀之。是以知奸之道，兵之本也，不可不审。

○夺恃第十九

敌无恃不可以为寇，欲审者豫审而夺之。敌之为梗，或以强，或以隘，或以勇，或以缓之谓也。夺强以气，夺隘以动，夺勇以威，夺缓以诱。夫敌以力有馀而加于人，我则以缓伺其力衰而乘之，此夺气者也。敌以险地壁守，或盈隘而阵，我虽士民丰逸，不可以强取。守者以利畅其心，否则以动则攻之；阵者以势逼其敌，否则俟动随而冲之，此夺隘者也。关塞营垒，糗粮所扼，预於要路伏兵绝之，必力夺其辎重，敌可使饥，此夺缓者也。人逸马良，恃强轻战，可据隘设伏，示弱以诱，此夺勇者也。不知四夺，不足以语奇也。兵术万途，不可专一，先能夺其恃，则彼力衰半矣。

○袭虚第二十

袭虚之术有二焉：一曰因，二曰诱。何谓因？曰：敌兵所向，我亦佯应之；别以精兵潜出虚地，或攻其垒，或断其后，或焚其积聚也。何谓诱？曰：欲敌之要地则不攻而佯攻其邻，大其攻具，盛其师旅，以诱敌兵；敌兵到则勿与战，复于壁守，潜以精锐袭所出兵之城而掩其内。此二者，皆袭虚之道也。

○任势第二十一

兵之胜败，非人之勇怯也。勇者不可必胜，怯者不可必败，率由势焉耳。势之任者有五：一曰乘势，二曰气势，三曰假势，四曰随势，五曰地势。势之败者有三焉：一曰挫势，二曰支势，三曰轻势。凡新破大敌，将士乐战，威名隆震，闻者骇惧，回其势而击人者，此之谓乘势者也。将有威德，部伍严整，士有余勇，名誉所加，慑如雷霆，此之谓气势者也。士卒寡少，盛其鼓、张其旗为疑兵，使敌人震惧，此之谓假势者也。因敌疲倦懈怠袭击之，此之谓随势者也。合战之地，便其干戈，利其步骑，左右前后无有陷隐，此之谓地势者也。用兵者乘此五势，未有不能追亡逐败，以建大功也。又若累战累败，吏士畏於战敌，此之谓挫势者也（挫势者，言曾於敌人控辱，故言势不利也）。将无威德，谋虑赏罚不当，吏士之心率多离散，此之谓支势者也。吏士喧哗，不循禁令，部伍不肃，此之谓轻势者也。凡用兵有此三者，未有不败军杀将者焉。是故乘（一作五）势在我，可以指挥进攻矣；任（一作五）势在敌，我当有道，反能击之。若夫敌有乘势而到者，未可与战，坚壁固守，待之旷日持久，敌心必缓於始到矣；俟其攻无所拔，掠无所得，敌之众心益以慢矣；当於中夜潜令骁勇袭其营垒，攻其无备，乘其乱出精兵两道击之（地势便则两道出，不便则一道出），壁中鼓噪应之。如此，则可以破其敌者矣。敌有恃气势而到者，可以后潜精兵，伪示以老弱；敌进攻则发伏击之，必胜矣。何谓也？许洞曰：精势在人者，止用勇敢疾速为务，鲜能精谋虑。彼见老弱，必轻进辄（一作）陵之，坚阵以俟，一鼓不胜，锋必挫，反为我乘矣。敌有以假势而到，旗鼓之盛，埃{巾巾}之多矣（旗鼓或露众{巾巾}或以曳战）。预料敌国兵：如国有十万之众，侵伐之地不及五万之师矣，降之不溢三万矣；国有百万之众，侵伐之地不及五十万之师矣，降之不溢三十万（谓其各有屯授之地及死亡之所，或征兵不能尽到侵伐之地）。以此料之，百万之国，其众来者有百万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万之旗鼓与号令者，必不溢

四十万矣，余皆疑兵也；十万之国，其众来者有四万、五万之旗鼓与号令者，此必不溢三万矣，余皆疑兵也（敌国大小、敌众多寡，皆以此类数知之也）。是以知旗鼓多者，其兵少矣，不可怖。但以精兵出其不意，必败矣。或敌探我动静者，为我所知，即诈示以疲倦懈怠，使知之。敌必随势而来，预于诸间道及通衢阴伏锐兵俟之（先令细人密探敌人举兵之期，然后设伏以待，亦可），过半则邀击之。敌得地势以薄我，未可与战，坚壁观之，持久则众心怠。夫得敌有铍势者，可以自外击之；敌有支势者，可以自内击之（内攻为用间得其敌心，然后击之也）；敌有轻势者，可以突之（掩不备也）。此随敌三败势攻之也。以此言之，是故多胜者非强也，多败者非弱也，率由势尔。夫水之柔弱，方圆任性而能蹶（一作寝）堤漂石者，水之势也；火之刚（一作测）炎，亘天而起者，火之势也；薪木既灰而灭影者，木之势也。故用兵之道，既知水火之旺败，则尽于势之用矣。

○使间第二十二

《周礼》巡国传谋，反间也。用间之道，圣人以用兵决胜，不可不间。用间诀中，不可不密。苟非大智，孰能臻於是乎？故间之行也，观事而举，其术有八焉。其一曰：两国相拒，兵抗其境，诈为疲困畏惧，潜漏其言，厚货谄敌所爱幸，因以所求中之；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与骏马精佩之饰以求和解；觉其骄慢，阴选精兵分道，早夜兼时，以乘不备，此以使者为间者也。其二曰：获敌生口，以所谋漏（一作泄）之（谋皆虚者，非实也），俾得闻焉，阴缓使遁去，令敌得所谋而信之，我行则不然也，此以敌人作为间者也。其三曰：敌来间，我诈为不知也，反事示之，敌将为事，我则出不意而击之，此反求来言以为间也。其四曰：敌以间来，厚赂之，令反其言以间敌，此反以来人为间也。其五曰：与敌人战，佯为小败，亟引兵深壁示以惧色，乃选语言鄙钝、无智者使於敌，令盛张皇我军之强盛，俾敌知为间者，必以我为惧，以强词来间也；既行，即举奇兵随而袭击之，此以明间而为间者也。其六曰：敌有内宠，令心腹者以金宝馈其家，使潜构敌情，此以内嬖为间者也。其七曰：敌有谋臣，则潜行赂敌亲信，构谗于内，外以事应谗者言，使君臣相疑，自相残害，此以谗人为间也。其八曰：求敌所委信者，副其所欲，阴求其动静言语者，此以乡人为间者也。是以知间者，兵家之要妙也。苟非贤智，莫能用之。故用间之道，在乎微密潜诚，此良将之所注意也。

○分守第二十三

守备不可不讲。善守者如环，使敌不得其间而入焉。夫人之治身者，血脉往来通畅于四肢，则安宁矣。或一脉不来，一气不通，未有免于病者。是以善用兵者，虽四屯急难，则如首尾相顾而不穷，斯为妙矣。

●卷四

○十可击第二十四

敌人信鬼多祈祷者，必怀疑惧，不能任人故也，一可击也。敌惟务天时，择其方位，观其云气，不顾地形之险易，不详人心之逆顺，二可击也。敌止以地利为择，不能整肃号令，严戒行伍，三可击也。结营分阵，时多动移者，此多疑恐，四可击也。军发言无诚实，事多利己，吏士怨怒，五可击也。将吏淫怠，六可击也。结营之地，四要无防（四要者，四面间道也），七可击也。将驭人无礼，八可击也。赏罚颠倒，九可击也。将士多轻，十可击也。苟欲击之，先令细人密构其实而我乘之，然后行击，必中矣。我师亦宜以此自为戒焉。

○五不可击第二十五

两师相去数里，见敌兵疲弱懈怠，号令不肃，金谓敌人可击也；而我未备知敌地之形势，或汪污坳沮，或曲道相伏，高下相承，丛林茂草。当虑敌示弱而匿其强，示不肃而藏其整，示无谋而匿其智，示远而弊在近。如是而敌久不退者，必有奇谋，一不可击也。合战未久，敌师未甚伤残，即弃其鼓旗疾奔者，勿逐之，必有伏兵，二不可击也。我之生口为敌所获，一旦遁归，以故事语我；或获敌生口，亦以故事语我，皆敌谋也，勿信之，三不可击也。敌师乘势鼓行进攻于我，则勒兵坚阵待之（候其气衰）。此乘势之兵，气威锋锐，与战必不利，

四不可击也。敌结阵不顾死绝之地，而鼓旗整肃者，五不可击也。

○五异第二十六

太公曰：智与众同，非人师也；伎与众同，非国工也。动莫神于不意，胜莫大于不识。孙子曰：善战者，其势险，其节短。率谓异诸常也。是以善用兵者，其异有五：一曰险，二曰轻，三曰危，四曰愚，五曰畏。穷途邃谷，死绝之地；败垒夷壁，驰突之所。众以险也去焉，我当内军固阵，外若不整，以诱敌；内严部伍，外若有畏，以骄敌。彼既不识，隐之以变，冲之以卒，此用险之道也。彼众我寡，力殫粮绝，胜势在彼，败势在我，当敌血誓士，严令厚赏，进退以必死，提寡少之兵，突强御之众。以我为轻也，当有轻之用。由穷地而辟生门，反轻而决焉，此用轻之道也。敌强攻急，师人大震，众以为危，我不以忽遽自乱，当有危之用。严号谨备，以天命慰抚吏士，外闲其貌，内潜速其机，以奇出兵，此用危之道也。敌人以间来间，我佯不知而受之；敌人以探来探，我佯无备而设伏待之。敌以我愚也，当有愚之用，反而智焉，此用愚之道也。望敌之兵来，退缩守壁；见敌之使来，卑辞下气，如欲和解。众以我为畏也，当有畏之用。退缩则设伏而攻之，出奇冲之；欲和解则以利动之，以卑骄之，此用畏之道也。是五者，反众之法也。众以我为险者，我用其利也；众以我为轻者，我用其决也；众以我为危者，我用其安也；众以我为愚者，我用其智也；众以我为畏者，我用其勇也。故太公曰：不能推移，不可语奇。此之谓也。

○五机第二十七

兵有五机：一曰地机，二曰事机，三曰势机，四曰利机，五曰神机。列营布阵，先据要害，敌取逆动，我取顺息，是谓地机。审探敌事，因而为之，以中敌情，使敌不知为我所觉，得以欺敌，是谓事机。鼓十人之气为百人之用，鼓百人之气为千人之用，威名气焰，动如雷电，所当者破，是谓势机。粮刍储积，士马习闲，凡敌境粮道通利，是谓利机。敌人料我于前，失之于后；料我于远，失之于近。动静出入，敌不能察，是谓神机。用兵以五机应敌，未有不能攻城掠地者也。

○被围第二十八

我师为敌所围，可以力守者三：外有援兵，一可守也；人士劲勇，刍粟丰备，二可守也；城池完固，民人富庶，三可守也。可以决战者三：外无援兵，一可战也；人劲马壮，甲兵坚利，储蓄不备，二可战也；城池不完，士民穷匮，三可战也。守可以必守，战可以即战。何谓必守？许洞曰：尽我力焉，援之不到，俟敌困懈，出奇以战（如光武昆阳水上鼓噪而出，如田单即墨火牛之类是也）。何谓即战？许洞曰：既围即战，谋未备也，围久则困（一作用）焉。破围之师，不可出者三：敌无故开围一角者，有伏也；退围数里者，谋也；示以老弱者，诱也。可以急备者二：敌攻其西，谨备其东（一面皆如之）；敌示以闲暇者，此必缓我而欲求懈，阴将冲突也。夫被围者，当安其内而后反其外，可也。

○围寇第二十九

逐寇于城隍垒堡，逼而围之者，逾数旬不变，非克敌之术。如围中士马精壮，兵器坚利，刍粮丰溢，外有援可俟者，宜树土山，浚渠池，去围百里广途间道筑壁备之。人数不可多，随地大小用之。盛其游兵，分部往来提举，遇急则救应之。围中寇敌穷匮，虑以可守复生他计，则伏精兵于敌路以待（敌路者，谓敌人要路及归路也）。本围实三面，兵士严为备御，开围一角，令得生路。敌不奔则战（在围一心死守，出围则心散各求生路），奔则伏兵发，战则志散，此可以必克矣。是故围寇之道，不可以坚守为事。《易》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。此之谓也。

○防敌第三十

深入敌境，寂然不逢一人，不可轻动，防有伏焉。宜详审四冲之云气，秣马励士，坐甲以俟结营之地。夜于营数里四围，各以劲勇之士伏强弩利盾，多列鼓鞞。有贼遽发，击鼓为号。贼击卫兵，则中营出轻兵援之。贼击中营，则四面夹攻之。中营坚阵，坐以俟变而已。

贼退则随之，勿逼之。中营亦随而进焉。夫顿兵敌境，暇则秣食，不常其时，备不测之寇。所之地遇平川大泽，分五方之师，左右前后人等差随时，去中军不可过远。大将军处于中军，随军刍粟处于中军，赏赐资货处于中军。若山川险狭，则{廿乞}左右二军前后如故焉。与贼相遇，不可忽遽周章，当寅畏戒严，俾吏士若临大祭。鼓则进，金则止。不金不鼓，湛如澗亭渊。虽使之奔冲驰突，不可妄动。何也？曰：凡深入敌境，与常战不同，地形我不细究其逆顺，丛林我不深晓其厚薄。且坚其大阵于阵中，数出奇兵，左右掩逐，利则进，不利则止，货则掠，人则杀而已。此皆深入之道也。苟不先备而俟之，必有惊挠却夺之困。可不慎哉！

○候敌第三十一

两师未合，先候敌人之情，故其将之偏才皆可见之也。其有猛而轻死者，可伏而挑之；智而迟者，可逼也；机事速疾而不精者，可诱也；机缓而精者，可抗也；自伐者，可间也；信人者，可诈也；不信人者，可离也；刚愎自用者，可击也；亲爱人者，可侮也（侮一作悔）；贪者，可赂也；鄙者，可夺也；廉者，可污也；清者，可辱也；畏鬼神者，可惊也；懦而善用者，可欺也。将有是十五者，击之无疑也。士卒使用无时者，可击也；士马秣食无时者，可击也；结营之地无出入之便者，可击也；临阵喧哗，约之不止者，可击也；营栅无泉源溪涧者，可击也；动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，可击也；诸将争功者，可击也；谋臣放逐者，可击也；吏士怨怒者，可击也；传呼不应节者，可击也。是十者能候而击之，无疑焉。孙子曰候之而知动静之理者，此之谓也。苟不能候敌之情，而浪与战者，是谓举众与敌也。

○追敌第三十二

敌战既败，可以追之者五，不可以追之者六。何谓也？曰：彼胜气，可追者，一也；步骑散乱，奔多颠蹶，不成部伍，二也；奔其乡里，赴其城壁，三也（前有生路可往，士卒无斗志矣）；辎重甲兵散而不收，四也；主将已死，五也。又若敌人虽败，锐气不减，一不可也；旧溪涧水流忽（一作急）绝者，盗已过，二也（虑其绝水之计耳）；败军遁走，行伍不甚乱，旌旗不甚错，三也（虑其诈败，欲我逐之，然后发其伏兵者也）；吏士奔走不甚蹶蹶，步骑不相参错，四也（虑其亦诈也，诈则心安，故走不蹶也）；敌败失道，左右山谷前亦如之，五也（无路可走，必还而致死）；途穷食尽，吏士未甚散，六也。是以可追者，急追；不可追者，坚壁而观，必有利害之变矣，俟举兵我则利进而害退也。

○诡敌第三十三

兵者，诡道也。卷舒万变，虽天地鬼神不可使测之（不可使测之，一作莫能知之）。是故诡敌之道，其术有二。敌使到，以权臣私之，丰宝货露试疑，为结使者之术。使其信我不疑，然后以愤（一作忿）惑之，复以国家事泄（皆以国家虚实，似是而非者），既密，乃反构敌意，料不以我为疑，即以通情于敌君，示举兵期与地，以内应之。待期（一作奇）则以精兵出不意捣其虚，我外通之，其术一也（内虑号皆虚号也，亦为我临兵之害）。募勇敢者以为间，一旦佯为怒，笞之见血，即潜使窜敌。复囚其妻子，俾知之而为怨（一作怒）。我以密事告（亦虚事也），使传闻于敌，诈言以某时当加兵于某处。我潜应其言，及期果与言合。乃阴出锐兵，攻其不意，其术二也。此皆以奇为胜者，兵之要道，不可以不详于此也。

○困敌第三十四

敌有谋臣，以间疏之；敌有积聚，细人焚之；敌有种，植欺而刈之；敌有民人，强而（一作以）虏之。阴赂敌之密人，使进敌美女以惑其意，献良犬骏马以荡其心，多方以误之。迨其外困而内惑，则国事懈矣。然后举兵伐之，可不劳而功立矣。善用兵者，常谋困敌。敌困则我逸矣，以逸击困，尚何敌之不克哉！

○周备第三十五

一方之地，一界之内，一城之间，分兵守之。要地则盛兵防御，量人数多少，分为步、骑。中营大将所居，外皆环列营阵，所备之地不空虚焉。敌来袭击，四面皆救援。急则引中

营之兵以赴焉，表里互相救也。虑敌人击其一处，则立左、右营阵以防护矣。

○远近第三十六

兵者，诡道也。诡可使虚为实，远示之近，近示之远。故远近之用，其术有六。善攻敌者，警前掩后，声东击西，出敌所不趋，趋敌所不意；利而诱之，安而动之，逸而劳之，饱而饥之；覘其无备，卒然乘之。其术一也。所临之境界于洪渊大壑，不可卒济，即驻兵筑垒，凿林剝木，广为舟航，示以必济也（如不可卒办之，则令彼备此行，我则不然也）。中夜阴令精兵衔枚于他处，举筏而渡，击沿流屯守，俟彼众乱，大兵筏而随之。其术二也。加兵之地，断敌之路，大军阴谋以诡敌。敌闻焉，如以为然，所备必缓。即阴令轻捷者从间道以悬梯行索接续以亟渡，出其不意，我即令大军以应之。其术三也。两阵相向，敌人鼓噪挑战，勿即应，久之，则徐徐引退。敌来薄阵，即亟出骁勇冲其心，后军张翼而从之。其术四也。交战既酣，阴以奇兵分左、右翼，自阵后两出击之，使外溃而内骇焉。其术五也。敌战时，于大战后以精兵伏之，不施旗鼓，唯以强弩、剑盾、戈 藏隐于身，埋伏山林深草之处。伺前阵大战，令后伏兵先出强弩射之后麾，前阵两向兵徐逼敌，佯败诱追，伏动则扑之。其术六也。此六者，皆示以近而取胜在远也。如是者，奇正之谋也。孙子曰：兵以正合（一作才），以奇胜。此之谓也。

●卷五

○料地第三十七

用地之法，考地之形势有六焉：一曰通，二曰挂，三曰支，四曰隘，五曰险，六曰远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曰通。居通地，利乘高待敌，后通粮运，障其间道，绝敌之潜来，用战则利也。我可以往，彼难以反，曰挂。居挂地，先详敌无备，伏兵绝其归路，则利焉；敌有备而出，则自蹶焉。我出而不利，彼出而不利，曰支。居支地，若敌引兵而去，是诱我也，勿击之；待其自出薄我则击之，利焉。守山谷之口，界乎两向峭绝，曰隘。我先居隘地，整其营阵待敌，绝冲突之患；若敌先居之，盈阵待之（言盈阵者，实阵绝隘口）；如攻不盈，则从其它攻之，利焉。处高待下，处安待危，曰险。居险地，我先居之，利以战；若敌先居之，勒兵退，乃见其利焉。与敌相去营垒之遥，曰远（疑有脱误）地。敌不先进，但挑战，战则不可进，必有伏焉；敌不战而引退，亦不可逐，逐则不利。故古人云：用兵之道，地利为宝。此之谓也。

○生地第三十八

生地者，谓左右前后非死绝之地，通粮道，进退皆利也。生地虽曰兵家之利，可以用者六焉：若夫悬车深入，一可用也；士马精壮，阵势习熟，二可用也；将明令严，三可用也；我强敌弱，四可用也；大将夙著恩，使吏士服从，五可用也；吏士乐战，六可用也。其不可以用者有三焉：士卒顾家者，一不可用也；前无利诱，士卒退心，二不可用也；进则害，退则利，三不可用也。兹生地之利害，可不审乎？

○死地第三十九

死地者，谓背山负水，粮道、生路皆绝也。死地虽曰兵家之害，可以用战者四焉：将之恩威未著，吏士未服，一也；我兵与敌等，我力战则利，畏战则害，欲令吏卒死战者，二也；为敌所逼，粮刍将竭，三也；前军既破，后军尚固，四也。其不可以用者三焉：彼众我寡，一也；利害未审，矫众强为，二也；将心犹豫，三也。

○料山第四十

山势迫而障于近者勿营，虑伏在侧也；山亚而绕林奋者勿营，虑四周有伏也；山回于路者不可妄行，虑伏在前也；山伏于后者速过，急以兵守其后，虑为敌所绝也。左右前后皆山，我顿军于中者，细究其往来之蹊路，因诸间道以兵守之。凡诸山坂及野地者，有林近我，我利。若得之，战则为伏，急则为藏，守则为薪也。苟能知山林之利害者，鲜不胜也。

○料水第四十一

顿军之地，水流而清澈者，食之上也；水流而黄浊有沙者，食之次也；流之黑者，食之下也（水黄黑，以胶投之，可以得清）。设或水停而不流者，勿食；水流而上源在敌者，勿食。水流而中有黑脉不定毒流者，勿食，食者死。水多粪草者，勿食，食者病。水上有人、狗、彘之尸者，勿食。如无水可食，当于其侧穿井以汲。吏士营必以水，暂憩必以水。若将有所涉也，水流而或盈或减者，勿涉，必有壅囊之机；水止而为陂为沮洳限于路者，勿涉，必有泽淖之陷。水在敌要地而无甲兵防之者，未可即涉。先令轻兵搜验山谷崎岸，虑有伏焉。欲夺敌之力者，先夺其水。得之上流者，美莫大焉。

○料尘第四十二

敌之始来，尘有条而散漫者，曳薪也；穗起而惊乱者，尘车来也；尘高浓厚，浑浑而起者，骑兵来也；卑而广，奋奋而起者，步兵也。兵少而尘散乱者，部伍不肃也；兵多而尘清者，部伍按行，将之令整也；尘埃左右前后起者，使人无常法也。军动而尘埃条条而起者，不散漫，军止而尘亦者，此皆大将威德行，部伍整肃故也。列营结阵之时，有尘起飞者，随所起处防之，必有贼兵潜到。临贼以尘为候，亦料敌取胜之术者也。

○料敌阵第四十三

敌阵稍长心薄者，我军当自坚其阵。先以劲兵力冲敌阵之心，力困则益兵进之；俟敌阵稍动而来救于心，则退冲心之兵，复坚我阵；俟敌阵稍动，则麾我两稍之兵乘之。若敌阵心实而稍圆，不可轻击，俟变而后动焉。若敌阵于死地，部伍齐肃如一者，此将贤而兵精也，不可轻击焉。阵于死地，部伍不肃，多动多哗，旗帜撩乱，此皆将军愚昧，不能择地利，使士伍心动故也，可迫而击之，必胜也。若阵于生地，人马利于出入，行列严整，旌旗如画，金鼓应节，人无喧嚣，此将有谋而善于得地利者也，不可轻击。敌阵于生地，令不严肃，行列不整，进退不节，此盖将内不能晓军政，外不能择地利故也。吏士之心必不固，可放兵击之，必胜也。若敌阵左右山峡而不能盈者，可击也；列阵而不能顺其地势者，可击也。是知善战者，莫不能此而能料其胜负也。

○料敌营第四十四

敌营粮道不通利者，可守之。敌营得高燥之地而不顾泉水之利者，可俟之；俟之久，则人马多渴也。敌营得泉水之利而地势下湿者，可逼之。敌营地势不顺出入者，可攻之。敌营宽大而兵少者，可薄之。敌营围密而兵宽者，不可轻之。敌营四周守备不均者，随其虚处以攻之。敌营前后左右有出入之便者、水草之利者，不可轻之。此皆料阵法也。

○料用天气第四十五

望气者以气胜败告于大将。观敌之气衰则进攻，气旺则止兵勿与战，此之谓顺天时者。彼之气旺，他人皆惧怯不敢进兵，我独勇而进焉，反能必胜者，何也？在乎以智逆于气，而已顺任乎时者也。夫五行之旺，以日、时为用。静为主，动为客。敌上胜气有如门上楼如杵如枝，或曰赤为木，我则俟金时，自西击之，可克矣；水日水时不可也，水能生木故也。敌上胜气或赤如火光火烟之状，晕晕而起者，木日木时不可也，为木能生火也；日为火，亦俟水时自北击之，可克矣。敌上胜气如白粉者，白为金，水日金时皆不可也；苟金日火时，利自南方攻之，可克矣。敌上胜气黄如土台者，土日金时不可也，金日土时不可也，金日金时、土日土时皆不可也；土日木时，利自东击之。黄者土也，台者亦土也。不言云气如水状而及色黑者，缘黑气多为败气，此不复用。或敌人先据吉地，我之顿军税驾，逼近于凶神死气之上，不得利门而出者，但观我军上云气及敌上云气形与色，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。敌气能生我，我则出师进战；我军上气能克敌，亦利出师进战。不然，则勒兵抚士，戒严警备，俟时而动焉，不可妄也。夫天下专胜败之气，由人用之而已。兵家万变，此其一也。

○料用地形第四十六

兵法曰：“散地无战。”散地者，境内地上也，士卒顾家，其意未专，不可战也。“轻地则止。”入敌地尚浅，士卒意未坚，不可以进敌，当自坚其心也。“争地则无攻。”山谷隘险

之口，以弱胜强，以少击众之地也。交地则无绝。俱可进退之地，不可以兵绝之。“衢地则合交。”有路往来，我可结交于诸侯也。“重地则掠。”深入敌境，士卒意已坚固，可以掠取财物。“围地则谋。”士卒困于险隘，斗则兵弱，持久则粮食乏绝，则当用谋以免难。“死地则战。”前有高山，后有大水，粮食乏绝，进退守备皆无所利，当则曰死战也。许洞曰：此八者，古人用战地之法。若地协于用则用之，不协于用则反之。反之之谓何也？曰：若敌众深入吾境，营壁不完，刍粮寡少，守且不利，讵可以散地而不战乎？在我当以必战为约，怯退示以必死，擒获示以必赏。令立告诸吏士：将战之际，后顾斩之，临敌而目不定、目数移者斩之，有忧色者斩之，偃蹇者斩之，相视而动目者斩之，遗弓刀器械者斩之，金鼓不应节者斩之；获一首级者亦厚赏之。如是，则有散地之用矣。入敌地尚浅，险则据而挑，夷则守而应。虑士卒心不固，当择左右前后背险绝面夷生路，肃部伍，严节制，使人人有自战，是则有轻地之用矣。山谷险隘，敌人先得以控隘我势，我当屯师为大营广阵，务攻其懈。其机状如不密，俾敌见之，则泄谋矣。欲敌人备在前，阴出精锐敢死者循间道，或扼其粮运，或捣绝其后。凡间道必多险阻，或有岩崖峭壁之地，则为悬梯竹索以陟登之；或有深渊涧，则为罌缶渡之。觉敌内挠，则自营阵中出精兵为应，内外夹攻，有争地之用矣。道路相错，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利设伏进战，战佯败，俟逐兵过半则举号发伏冲击之，反佯败之师以应，有交地之用矣。顿泊之地迳达四面，当选腹心劲勇者各将步、骑以扼四冲，人数随多少使之，虽无交应，有衢地之用矣。致兵敌境，凡属守备者，顺利安之，否则夷之。资食所获，必副吏士，内以悦师人，外绝敌所恃。岂直深入然后用掠乎？如是，则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。大兵将动，先料其强弱，观其云势，察地势逆顺，审人心向背，而后举焉。兵法曰：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候之而知动静之理。故得失之道，利在先知。谋胜于未胜，慎于未失者，善也。有死地之危，始谋于军者，必有后机之困矣。设能反后机而达先知，必无围地之患矣。高山大泽，险阻峭壁，沮洳溪迳，断绝无以生遁，此乃智士用谋之利也。当宜用奇兵出不意，以冲寇敌而后击之。出奇奔冲，或利用燧马、燧牛如田单、阳班之类是也；或候夜昏诈为号，直奔冲敌师，混服饰军伍，使不辨认之类是也。如止以死战为期，苟敌兵益壮，我援不利，则李陵有弓折矢尽之困矣。战极力毙，当自殒陷。能竭智用谋，万变不极，则无死地之忧矣。孙子曰：战贵地利。然则地利者，不可一概用也，但临时观其用何如尔。兵贵设变，不能以变用兵，虽得地利无益也。

○逆用古法第四十七

举兵用武，率以古法为用执之，与胶柱鼓瑟无异尔，未见决中者也。兵家之利，利在变通之机，观其逆顺。夫兴师之际，当先探敌将才不才。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，惟以勇敢为己任，我则顺用古法待之也。或敌将善用古法，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。夫用兵之奇，莫奇于设伏。设伏之奇，莫奇于新智。新智者，非不师古也，因古而反之尔。古人料敌，以其始来、战阵未合，先以贱而勇者挑之，观其号令、旗鼓之整与乱，士马之强弱，营阵之偏正，行伍之齐肃散乱，言语之喧哗缄墨，以定胜负焉。是以古法曰：若其众喧旗乱，其卒自行自止，其兵或纵或横，其追败恐不及，见利恐不得，如此者将必无谋，虽众可获矣。许洞曰：如古人以此取功，苟敌人能料，我当顺其所料，伏兵待之，以诈示之；俟彼出师，则发伏攻之。古法曰：杖而立者饥也，汲而先饮者渴也，见利不进者劳也，军扰者将不重也，旗动者乱也，吏怨者倦也，悬瓶不反其舍者穷寇也，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，数顾者失其群也，来委谢者欲休息也。许洞曰：观古人以此料敌，今则不然，当令精锐吏士分而伏于要冲，使其劳倦残伤者如饥渴失群之状，或数摇动其旗，或数惊扰其众，使吏士喧哗，应敌人所料。苟出师袭我，则潜发所伏，出其不意击之。古法曰：敌如来到，行阵未定，可击也；跋涉长道，后行未息，可击也；行坂涉险，半隐半出，可击也；涉水半渡，可击也；险道狭路，可击也；旌旗乱动，可击也；阵数动移，可击也。许洞曰：在我则不然：如以行阵未定，四面可设伏也；长道移行未息，中可设伏也；山坂半隐半出，长林土谷可设伏也；涉水半渡，则

崖岸坡坂可设伏也；狭路险道，则前后可设伏也；旗数乱动，阵数动移，前后可设伏也。如或敌人败走，我师未敢逐之者，防有伏也。古法曰：鸟起者伏也，众树动者来也。不如此，未必伏与来也，欲为疑兵也。我已奔遁，多令老弱者动其众树，及惊鸟起之类也。又曰：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；半进半退者，诱也。此亦大兵已潜遁，恐后人逐者，设此为疑也。许洞曰：料敌以事者，多虑为复古之法也，多中为期，用之于人也。是以兵法如车之载其物，则车之转者由轮也，及有车之用，则东西南北者由人也。故兵法不可执而用之也，明矣。

●卷六

○水战第四十八

凡水战之具，船阔狭长短大小，载人多少，以米为则。一人重米一石，则人数积而可知也。棹、篙、橹、帆、席、组、绳索、沉石、调度，与常船不殊。船上安楼三重，列女墙战格，树幡帜，开弩窗、矛穴、炮车，置垒木、铁汁，状如守城。王伐吴，作大船，长二百四十步，建飞檐阁道，可以奔马驰车。忽遇大风，则人力不能制，甚不便战斗。然为水军，不可不设，以张形势。蒙冲，以犀蒙覆船，皆两厢开制棹孔，前后左右有弩窗、矛穴，敌不得近，矢石不能败。此不用大船，务于速进退，战船也。斗舰，舰船舷上设墙，可蔽半身，墙下开制孔。舷内五尺建栅为女墙，重列战格，上无覆背。前后左右树牙旗、金鼓，战船也。走舸，舷上重列女墙、棹篙，多战卒，选骁勇精锐者，奔走往反如飞鸥，乘人不及，旗帜金鼓列之于上，战船也。游艇，小艇船，无女墙，船上置木床，左右随艇大小长短，四尺一床。计会进退，回军转阵，其疾如飞，虞候居止之，非战船也。海鹞，头低尾高，前小后大，如鹞之状。左右置浮板，如鹞翅翼。虽风波涨大，无倾倒也。覆背上左右皆张生牛皮为之，建牙旗、金鼓如常法，江海之中战船也。

○水利第四十九

兵法曰：以水佐攻者强。善用水者，其道有四：一曰因，二曰逆，三曰贼，四曰绝。因水之用，其道有二：或敌绝中流而栅，我得上游，因风之利，可以鼓棹纵火，顺流冲之，栅绝而过，风转则止；又若敌在下，士马逆流，我得上游，可以攻之。此二者，所谓因者也。逆水之用也，则为崇堤以障其下，注溢于内，然后引之以灌，所谓逆者也。贼水之用也，敌所以赖水也，当潜以水攻，审地理，阴为畎浍，导之他处，竭敌所赖，所谓贼也。绝水之用也，或以薪木土石，实舟沈之于上，别为长渠泄之；或为沙囊于上流以壅其水，欲水行则以决囊，所谓绝者也。用水之道，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，反为所害，顺则善矣。

○水攻第五十

先量水之高下，水平水槽长二尺四寸，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，横阔一寸二分。池间相去一尺五分。间有通水渠，阔二分，深一寸三分。三池各置浮木，阔狭微少于池。箱厚二分，上建立齿，高八分，阔一寸七分，厚一分。槽为转开，脚高下与眼等。以水注之，三池浮木齐起，眇目视之，三齿齐平，则为天下准。或十步，或一里，乃到数十里，因目力所及，置照板、度竿，以白绳计其尺寸，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。照板形如方扇，长四尺，下二尺，上二尺，面阔三尺，柄长一尺，大可握。度竿长二丈，克作二百寸，二千分。每寸内小克。随所向远近高下置竿，以照板映之，眇目视之，三浮木齿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，递而往来，尺寸相乘，则山渊水源高下浅深，可以分寸度矣。

○过水第五十一

罌筏一，凡缚罌瓮为筏，瓮间阔五寸，深受三石米，力胜一。底以勾绳连之，编枪于上，形长而方，前置板头，后置板梢，左右掉之。枪筏：枪十根为一束，力胜一人，四千一百六十根为一筏，去钻刃束为鱼鳞次，横括而缚之。可渡四百一十六人。为三筏，计用一万二千五十根，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。十渡则一军济矣。挟舟，以善水者系小绳于要处，先浮大木，次引大舟。于两岸立大槩及系于树，急定舟使人挟舟浮渡。大军可分为十道渡之。浮囊，以浑脱羊皮，吹气令满，系其孔，束于腋下，两浮而渡。

○寻水脉第五十二

无水之地，择地有黄羊粪者必有水。砂卤甘润者，下有水。细草蒙茸，与无水处不同者，亦如之。

○火利第五十三

将有火之用，先知其日（日者谓春丙丁、夏戊己、秋壬癸、冬甲乙，此日有大风雨故也），次顺其风（我得上风则放火烧，下风一作起马）。攻城寇寨，风助顺，利为飞火（飞火者，谓火炮火箭之类也）。相守不动，利于奸火（奸火者，因其人焚其积聚甲兵也）。两阵相合，御风之便扬（一作柁）尘鼓烟，利为燧牛以俟之。若敌于上风放火，我亦纵火为解火法（敌烧门恐火恐火威，我使积薪以伍外火亦此类也）。凡入敌境，郡邑穷匮，城隍颓靡，山川非设险之地而非敌所恃者，则存之。苟拔敌所恃之邑，皆火之，以绝其望焉。敌境之林木茂草，皆火之。故火为兵之大利也。

○火攻第五十四

月对（一作在）东壁、南箕、轸之夕，则设火候风以焚之（四时亦其火利偏攻）。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，人负薪及束，力火直抵敌营。一时举火，营中惊乱，急而乘之；静而不动，勿攻。火兽，以艾温置瓢中，开四孔，系野猪、獐、鹿项下，针其尾端，望敌营而纵之，奔走入草内，则火起。火禽，以胡桃空中实艾，开两口，复合之，系野鸡项下，针其尾而纵之，飞宿于草上，则火发。

○守城法第五十五

城不守者：大而人少；小而人众；粮宽而柴水不供；垒薄而攻具不足；土疏地下，溉灌可设；人户疲悴，修缉未就。凡此类者，速徙之。营垒高厚，城坚沟深，粮食众多，地利险阻，所谓无守无不守也。故曰：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

○筑城第五十六

凡筑城，下阔与高倍，上阔与下倍。城高五丈，下阔二丈五尺，上阔一丈二尺五寸。高下阔狭，以此为准。料工：上阔下加阔，得三丈七尺五寸；半之，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；以高五丈乘之，一尺之城积数（积数一作利）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。每一工，旧筑土二丈，计工约四十七人。一步五尺之城，计役二百三十五人。百步之城，计工二万三千五百人。三百六（一作九）十步，计工八万四千六百人。率一里，则十里可知也。其出土负箕，并计之于工内矣。城内面，别穿井四所，置水车大瓮二十口，灶千所。却敌台上建候楼，以跳板出为橰，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，以备警急。

○城壕第五十七

凿壕之法，面阔二丈，深一丈，底阔一丈。以面阔二丈加底阔一丈，积数大半得之，得数一丈五尺。以深一丈乘之，凿壕一丈，得数一十五丈。每工日出三丈，计工五人。一步五尺，计工二十五人。十步，计工二百五十人。百步，计工二千五百人。三百六十步，计工九千人。率一里，则百里可知也。

○防城第五十八

城上一步（一作里）一甲卒，十步加五人，以备杂供之要。五步有五长，十步有十长，五十步、百步皆有将长。文武相兼，量才授任，而统领精锐骁勇，或十队，或二十队，三十队。大将、副将各（一作为）领队巡城，晓谕激劝赴役。城上分四队，别立四表以为攻城之候焉。若敌欲攻之处，去城五六十步，即举一表；撞梯逼城，举二表；敌若登梯，举三表；欲攀女墙，举四表。夜则举火如表法。城上四队之间，各（一作为）置八旗。若须水、枋板，举苍旗；须灰炭、铜铁，举赤旗；须田木、樵苇，举黄旗；须砂石、砖瓦，举白旗；须水汤不洁之物，举黑旗；须毛毡、麻索、车铁、锹镬、斧凿，举双兔旗；须战士锐卒，举熊虎旗；须戈戟矢弓刀剑，举鹞旗。当主之官，随色而供。城内老少妇女除营食外，皆令应役于城上，分为八队，使识文字者点检常旗物与八部也。

○反浸第五十九

我城若居卑下之地，敌人拥水灌城，速筑墙壅诸门及陷处。更于城内促为周匝，视水高下狭阔，筑墙，外取土高一丈以上。城立，于墙外取土而薄筑之。精兵备守，不得容杂色人。如有泄水之处，则十步为一井，井内潜通引泄漏。城中速造船一二十只，募解舟楫者，载以弓弩锹钁，每三十人自暗门穴衔枚而出，决其堤堰。敌觉，即急于城上鼓噪，以精锐急出助之。

○弩台第六十

高下与城等，去城百步，每台相去亦如之。下阔四丈，高五丈，上阔二丈。上建女墙，内通暗道，安屈膝梯，人上便卷收之。中设毡幕，置弩手五人，备粮水火。

○烽火台第六十一

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，无山亦于孤回平地置之。筑羊马城，高低便常以三十五为堆。台高五丈，下阔二丈，上阔一丈，形圆。上建圆屋覆之。屋径有六尺，一面跳出三尺，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。上置突灶三所，台下亦置三所，并以石灰饰其表里。复置柴笼三所，流火绳三条，在台侧近。上下用屈膝梯，上讫收之。屋四壁开睹贼孔及安视火筒。置旗二口，鼓一面，弩两张，炮石，田木，停水瓮，干粮，麻力，火钻，火箭，蒿艾，狼粪。每晨及夜平安，举一火；闻警觉，举二火；见烟尘，举三火。见贼，烧柴笼。如每晨及夜平安，火不来，即烽子为人所捉。一烽六人，五人为烽子，递知更刻，观视动静；一人为烽师，知文书符牒转递。

○望楼第六十二

牙帐前立百尺竿，上置板屋，四面开门，状如斗。令人上望贼，贼有所攻，随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。众贼往来，聚散远近，皆审而观之，以告于下。

○马铺第六十三

每铺相去三十里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，设游奕计会。有事警急，烟尘入境，即报探。设土河于山谷口，当贼路横断，阔二丈，深二尺，以细沙土填平。每日检行迹，扫令净平。人马入境，即知足迹多少。

○游奕第六十四

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之，常与土河、烽、铺计会交牌。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，捉生事问。其军中虚实体用，勿使游奕人知。其副使子将并用久在军中行人（一作善）骑射者充之。

○守城具第六十五

杂物，守城之时，其什物、五谷、糗、鱼盐、布帛、医药、工巧戎具、锻冶、秸稿、菲、芦苇、灰炭、柴薪、松桦、蒿艾、脂、麻皮、毡毯、荆棘、篋、釜、釜、盆瓮、田木、槌、凿刀、锯、长斧、长刀（一作矛）、长锥、长梯、短梯、大钩、连锁，但人所用之物，一一预备。仍令修缉，不得损坏。杂备，上八队之间安转关小炮（一作仇）二，机关大炮一。云梯撞炮等间。先从城身用木跳出为重女墙，高于土女墙五寸以上，以板覆之，随事缓急而开闭之。敌若以大石击墙楼，石下之处，出跳空中，悬生牛皮或毡毯等袋，以乘其石。城内人家，咸令置水防火，先约（先一作但）失火者斩。火发之处，多恐奸人放火，但令近便主当八部官人领老少妇女救之。火起所部，急白大将，大将亲领信人、左右救火。城中有卒警及杂人，城上不得辄离职掌，乱走街巷。违者斩之。敌若推轮排来攻，先以手炮打，手炮既众，所中伤必多。来者被伤，则力不齐矣。悬门，悬板为门也。铁甘之如栈板，用之悬钟，板绕城于敌栅上，上皆悬板。受敌之时，则板起发矢。突门，于城中对敌营自凿内为暗道，多少临时，入五六寸，力穿。或于中夜，于敌初来营则未定，精骑从突门跃出，击其不意。涂扇，以泥涂城门，可厚三尺，备火。凿门，为敌所逼，先自凿门扇十数孔，出弩射之，长矛刺之，敌且不得近。门栈涂，以泥涂门上大栈，可厚五寸，备火。篋、釜战格，

于女墙上跳出，椽去墙三尺，横者检。椽安辖，以荆柳编之，长二尺，阔五尺，悬椽端，以遮矢石。布幔，以复布为幔，用弱竿悬倒于女墙外，去墙七八尺，柔石之势，则矢石不复近墙矣。连槌，如打禾连枷状，打女墙上人。叉竿，如枪刃，为两歧，用叉飞梯及人。钩竿，如枪刃，偏有曲，可以钩人。长柄钩，城上以木为棚，客兵一队，作长柄铁钩，随安便以为之备。若敌攀女墙踊身，待其身出，众钩齐拾，掣入城中，百刀锥斧助之。若敌以木驴攻城，我用铁蒺藜而入之。其法：以熟铁为之，阔径一尺，四条纵横如蒺藜形，以生铁汁灌其中央，重五十斤，上安鼻索锁直下敦讫，以辘轳拗上。若木驴有牛皮并泥，敦著即速放火炬，灌油烧之。铁菱，状似小铁蒺藜，要路撒之。串环，敌若推撞车攻城，我以粗铁环，并屋乘子为之，用索相连。遇撞头适到，我速以环串撞头，于其次便处，将士牵索则撞车翻倒，弓弩齐射，自然败走。眯敌，石炭、糠比，回风（一作罗）于城上以眯敌人目，因以金汁洒之。转关桥，一梁为桥梁，端著横栝。拔去栝（一作横），桥转关，人马不得渡，皆倾水中。转关墙，凡攻城之兵，御捍矢石，头戴蠡帽，倾视而不便；衣甲重厚，进退又难；前既不得上城，退则师逼迫，人众烦闹。我作转关女墙，腾出城外，辘轳坠铁索，索头安鸱脚，当聚闹处掷下。拨大木弩，以黄杨、桑、柘为弓，长一丈二尺，中径七寸，两梢三寸，绞车张之，大矢一发，声如雷吼。积木备田木，径一尺小，头六七寸，长五尺，候敌人上城，则掷下田之。积石备炮石，大小随身，下从敌人。地探，于城西隅穿井，各深二丈，令覆新瓮于井上，坐而听之，城外贼到，有孔城地道，并闻瓮中，辨远近矣。天井，于城内八方穿井，各深二丈，以新瓮薄皮皮口如鼓，令聪耳者于井中枕瓮而听，则去城五百步悉知之。既审其处，我则随地凿穴近之，以干艾一石，烧令烟出，乃用板于穴下封之，而令烟泄。更以鞴鼓之，则敌人焦灼矣。警火，每城四面，夜间设有警火。油囊，盛水，于城上掷安火上，囊败火灭。救火，用水筒。敌若纵火焚楼堞，以瓮竹长一丈，搜去节，以生薄皮为袋，令贮水二、三石，将筒纳于袋内，急缚如唧筒，令将士三五人撮水口，急注之救火。每门常置两具。无竹，即以木合筒，漆之而用。井水践筒二十（一作百）具助之，门内常以瓮贮。火炬，用燕尾炬缚苇草为炬，分为两歧，如燕尾状，以油蜡灌之，加火纵坠城下，使骑木驴而烧之。松明炬，以松木为之，烧令明，直坠下随城照之，恐敌人乘暗上城。脂油烛炬，燃脂秉烛于城四隅、要路门下，晨夜不得绝明，用备非常。行轱，熔铁汁轱，舁行于城上以洒敌。游火，铁箱盛火加脂蜡，[TX07]锤下，烧穴孔中人。毒井，守城之时，城外有井先沈以毒药。陷马坑，孔长五尺，阔一丈，深三尺。坑中埋鹿枪、竹戟，沈（一作坑）十字相连，状如钩[TX07]，覆以刍草、茆禾，加土种草，令生苗蒙覆其上。军城、田壁、要路皆设之。拒马枪，以木径二尺，长短随时，十字凿孔，纵横安栝，长一丈，锐其端，可用塞城门，要路。木栅，为敌所逼，不及筑城田，或因山河险隘，多石少土，不任板筑，则建立木为棚，方圆高下随时。深埋木棍，弥缝其疏阔。内重柱为阁道，外重柱长出女墙，皆入泥七八寸。又立阁道，内柱上布板为栈，立阑干，行于栅上悬门。拥墙、濠堑、拒马，一如守城法。

○攻城具第六十六

贵せ车，四轮车，上以绳为脊，犀革蒙之，下可藏十人。填隍推之，直抵城下，可以攻掘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石所（一作俱）不能败。飞云梯，一大木为床，床下置六轮，上立双牙，牙有栝，梯长一丈二尺，有四栝，栝相去三尺，势微曲递相栝。飞于云间，以窥城中。其上城，首冠双辘轳，枕城而上。炮车，以大木为床，床下安四轮，上建双陛，陛间横栝，中立独竿，竿首如桔槔状。其竿高下、长短、大小，以城为准。竿首以窠盛石，大小多少，随竿力所制。人挽其端而投之。其车推轮，逐便而用之，亦可埋脚著地而用之。其旋风四脚，亦随事而用。车弩，为轴转车，车上定十四石弩弓，以铁钩绳连轴，车行轴转，引弩弓持满弦挂牙上。弩为七衢，中衢大箭一，簇刃长七寸广五寸，长三尺围五寸，以铁叶为羽。左、右各三箭，次小于中箭。其牙一发，诸箭皆起，及七百步，所中城田罔（一作无）不崩溃，槽以便颠坠。尖头木驴，以木为脊，长一丈，径一尺五寸，下安六脚。下阔而上尖，头高

七尺，内可容六人，用湿牛皮蒙之。蔽人其下，共舁至敌城下，木、石、铁、火皆不能败，用攻其城。土山，于城外起土为山，乘城而上。地道，凿地为道，行于城下，因以攻城。往往建柱，积薪于柱，闲而焚之，柱折而城崩。板屋，以八轮车，上树高竿，竿下安轱辘，以绳挽板屋，上竿首以窥城中。板屋方四尺，高五尺，有十二孔，四面列布。车可进退，围城而行，于营中远望，谓之巢车，言如鸟巢也。木幔，以板为幔，立桔槔于四轮车上，悬帐逼城其间，使士卒蔽之，蚁附而上，矢石亦不能及。发火箭，以小瓢盛油灌矢端，射城楼榭板上，瓢败油散，因以火箭射油散处，火立燃，复以油瓢续之，则楼榭尽焚。雀杏，磨杏子中空，以艾实之，系雀足上，加火，于薄莫群飞入城垒中栖宿，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。蜀铁车瞿锄，蜀车瞿短柄，著钢铁釜，以锄其城。将军炮，置四柱，长短为之，其下四面著横枱，半之则前及左右著枱后，其下著其顶上，左右亦顶转轮致卒其竿，随其架所宜为之。其力索之类，随其炮大小增减。竿稍悬其绳置窠，中盛炮，其架编全竹为衣，以御敌矢石。狗蹲炮，前置两长柱，中著横竿，如前炮状，与衣亦然。旋风炮，左右著二方木，亦如之凿一孔通贯下柱，左右前后皆可运转，埋之于地，其顶转轮著竿如前状。此炮不用衣。

○地听第六十七

令少睡者枕空葫芦卧，有人行，四十里外，东西南北皆知之。

○失道第六十八

夜失道，以北斗建为正，以四时定之，然后知四方之路矣。如本路，则放老马以从之。

●卷七

○旗帜第六十九

旗帜者，军中之标表也。以门旗为首，竿上置金铜珠，大纛深红八幅，树大将牙帐前，鼓坐其下，五方旗各按方面。将有事旗战阵，大将斋戒，洁心净服，俟天清星皎，中营立坛，率诸将校宣祝文，随方面祭之。大将之行，先以五色旗导引之。冲向方位：甲乙日青旗，丙丁日红旗，戊己日黄旗，庚辛日白旗，壬癸日黑旗（五方旗所向在后）。或前后林藪险隘，下斧车瞿斫伐开道，举青旗。前有山峡高峰深溪，无避贼寇处，复风火相逼，即抽兵要逐风烧草以避贼，举红旗。前遇敌列阵，即排列辎重，引兵结阵，择高胜地守隘以拒贼，举白旗。前值山川地濡卑湿，溪涧不平，举皂旗。前平原大泽，无他患害，举黄旗。五色牙帐旗，随天地（一作气）四时云色举之。见青云举青旗，他皆同此。厌土以青旗，厌火以皂旗，厌金以红旗，厌水以黄旗，厌木以白旗。厌旌旗之上，文以熊虎者，象其猛也；文以力鸡者，象其斗也；文以日月星辰者，法天文也；文以鬼神云气者，如其变也。坐罪人于白旗之下，杀之于黑纛之下也。初得敌人，刳其心以祭旗，涂其血以衅鼓。为我之号者，随我所主焉。故《春秋传》曰：昼施旌旗以威其目，夜施火鼓以威其心。是故旗帜之用，大军之本也。

○大将旗鼓第七十

纛六口，枪二根，以豹尾为，居门旗后。前五方旗，随所六纛在，营亦在纛后。严敬鼓一十二面，居大将前。左右列六纛，下用一十二具旗鼓，前列代金旗队二百五十口，尚色图禽，与诸队同。每一旗五幡，认旗二百五十口，尚色图禽，与诸队不同。各因为认，出居队后，恐卒伍交错。

○阵将旗鼓第七十一

门旗不得用红色，嫌乱。大将鼓一百二十五面，恐疑惊敌人用之。甲五分，七千五百领。战袍四分，五千领。枪十分，一万二千五百根，缚（一作傅）筏。牛肋脾二分，二千五百面；马军以围伐牌一伐，分支。弩二分（弦三付），兵一分，二千五百张。弩七千五百条，弦二十五万只。箭弓十分（弦三付），矢二十六万只，一万三千五百粮，弓二万七千五百条，弦三十七万五千。射甲、箭、弓、袋、胡禄并张弓袋，并十分，一万三千五百副。佩刀八分，一万口。陌刀二分，三千五百口。二分，三千五百条。马军及陌刀，并付以锤钺斧（一作）四支。

○金鼓第七十二

《周礼》六鼓，乐人掌教六鼓，以节乐和军旅。一曰铜鼓，二曰铙鼓。凡在军中，金之制有四。《司马法》曰：卒长执铙，两司马长执铎，进军鸣铎，退军鸣铙。大战之时，击鼓以进，击金以退（一作止）。三曰■，《周礼》曰：以金■和鼓。四曰镛，以节鼓。郑玄曰：镛，钲也，军行鸣之，以节鼓也。五曰铎，《周礼》曰：以金铎通鼓。铎，铃也。刁斗，按《黄帝大传》曰：与■尤战，击之以警夜也。六曰钲，《乐志》曰：钲形如半钟，旁有小柄，乐师持之以和乐节制。钲者，进退用之，有征之义也。

○蠡角第七十三

黄帝战蚩尤，吹角，长六尺，声甚鸣。后有涿鹿之败，帝问曰：所吹何物？蚩尤曰：角也，吹之则风雾俱集。后以六尺曰角，五尺曰蠡。近世列阵，金鼓之外，余无他声号。或阵形长为山谷所掩映，虑不能照，宜于阵两稍为蠡角（随牌大小增之）。值敌攻稍，则吹之为号，中军吹而应焉。

○鼓角第七十四

鼓角者，大将之威德。十万兵已上，大角二十四具，大鼓六十四面；五万兵已上，大角一十六具，大鼓四十二面；三万兵已上，大角八具，大鼓二十四面；一万兵已上，大角六具，大鼓一十四面。或深入敌境，欲敌人畏，谓我师旅大盛，但多著之，不用此法也。动鼓角之时，日没前二刻先吹小角，次吹大角，一会十六声，三会计四十八声，为一曲毕。暮 击鼓，三会计，第一会五十六声六迭一间。三间毕，吹大角一十六声，引第二会鼓五十六声六迭一间。三间毕，发钲一百五十声毕，军门掣锁，诸将各按部静，吏士无敢喧哗，传刁斗，报更漏，谨巡警。晚起角在四更二点，吹小角毕（一作吹），四更三点过吹大角，引第一会鼓四十五声六迭一间，三间毕吹（一作叫）。四更四点过吹大角，引第二会鼓四十五声六迭一间，三间毕吹（一作叫）。四更五点过吹大角，引第三会鼓四十五声六迭一间，三间毕叫。五更一点过吹泊，五更四点转鼓，至天晓一十八转叫，五更五点过击钲一百五十声。绝声，击鼓三百。声绝，军门锁开，大将军严装坐牙帐之上，引诸将以次朝。

○漏法第七十五

木柜一枚，八角，高二尺四寸，阔二尺三寸。杂色，装画金铜环纫及盖水匱三片，共阔二尺四寸，厚一寸五分，布黑漆。贮水生铜车 瞿一口，阔一尺九寸，深一尺五寸，重七十斤。金铜引水龙一条，长二尺六寸。前脚踏虚云朵一枝，重二十斤。龙腹中熟铜饮水渴乌一条，内空长四尺八寸，围一寸五分。力士柱二枚，各长六尺，围一尺二寸五分。并脚下卷荷坐水离狮子四个装褫尽，力士柱头镀金宝珠二枚。及铁涉一松（一作枚），阔二寸五分，长三尺六寸。金铜钉铰水秤一梁，身長五尺六寸，径一寸五分。金铜环连锁，长一尺四寸。金铜象锤一枚，连锁九寸，共重七斤半（一作平）。准杆一条，长六尺，竿身八楞，围八寸五分。向本上雕一只脚踏莲花坐，向下卷云座。金铜环纫，及曲尺金铜工正一枚，长一尺五寸。熟铜镀金壶一枚，面阔一尺一寸，深七尺。金铜连锁三条，各长二尺二寸。及连金铜小盖一枚，阔三寸五分，共重一十四斤四两。铜觜一枚，重十八铢。大鼓一面，阔一尺一寸，深七寸。蟠龙绕腔彩画钲一面，厚四分。铜水斗一枚，平准竿一条。皆以约漏刻数之。

○传箭第七十六

每时有八刻十二分，一刻六十分，一日二十时，合一百刻。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，昼四十刻（日出辰时一刻），夜六十刻（日入申时八刻），每更一十二刻，每点二刻二十四分。后三日改第二箭，昼四十一刻（日出辰时半刻），夜五十九刻（日入酉时半刻），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二刻二十二分。小寒初日改第三箭，昼四十二刻（日出卯时八刻），夜五十八刻（日入酉时一刻），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，每点二刻一十八（一作九）分。后九日改第四箭，昼四十三刻（日出卯时七刻半），夜五十七刻（日入酉时一刻半），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二刻一十六分。大寒后三日改第五箭，昼四十四刻（日出卯时七刻），夜五十

六刻（日入酉时二刻），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，每点二刻一十四分。立春前三日改第六箭，昼四十五刻（日出卯时六刻半），夜五十五刻（日入酉时二刻半），每更一十一刻，每点二刻一十二分。后六日改第七箭，昼四十六刻（日出卯时六刻），夜五十四刻（日入酉时三刻），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二刻九分。雨水初日改第八箭，昼四十七刻（日出卯时五刻半），夜五十三刻（日入酉时三刻半），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，每点二刻七分。后九日改第九箭，昼四十八刻（日出卯时五刻），夜五十二刻（日入酉时四刻），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二刻四分。惊蛰后三日改第十箭，昼四十九刻（日出卯时四刻半），夜五十一刻（日入酉时四刻半），每更一十刻十分，每点二刻二分。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，昼五十刻（日出卯时四刻），夜五十刻（日入酉时五刻），每更一十刻，每点二刻。后六日改第十二箭，昼五十一刻（日出卯时三刻半），夜四十九刻（日入酉时五刻半），每更九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一刻五十七分。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，昼五十二刻（日出卯时三刻），夜四十八刻（日入酉时六刻），每更九刻三十六分，每点一刻五十五分。后九日改第十四箭，昼五十三刻（日出卯时二刻半），夜四十七刻（日入酉时六刻半），每更九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一刻五十二分。谷雨后三日改第十五箭，昼五十四刻（日出卯时二刻），夜四十六刻（日入酉时七刻），每更九刻一十二分，每点一刻五十分。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，昼五十五刻（日出卯时一刻半），夜四十五刻（日入酉时七刻半），每更九刻，每点一刻四十八分。后六日改第十七箭，昼五十六刻（日出卯时一刻），夜四十四刻（日入酉时八刻），每更八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一刻四十五分。小满初日改第十八箭，昼五十七刻（日出寅时半刻），夜四十三刻（日入戌时半刻），每更八刻三十六分，每点一刻四十二分。后九日改第十九箭，昼五十八刻（日出寅时八刻），夜四十二刻（日入酉时一刻），每更八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一刻四十分。芒种后三日改第二十箭，昼五十九刻（日出寅时七刻半），夜四十一刻（日入戌时一刻半），每更八刻一十二分，每点一刻三十分。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，昼六十刻（日出寅时七刻），夜四十刻（日入戌时二刻），每更八刻，每点一刻三十六分。后六日改第二箭，昼五十九刻（日出寅时七刻半），夜四十一刻（日入戌时一刻半），每更八刻一十二分，每点一刻三十八分。小暑初日改第三箭，昼五十八刻（日出寅时八刻），夜四十二刻（日入戌时一刻），每更八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一刻四十分。后九日改第四箭，昼五十七刻（日出卯时半刻），夜四十三刻（日入戌时半刻），每更八刻三十六分，每点一刻四十三分。大暑后三日改第五箭，昼五十六刻（日出卯时一刻），夜四十四刻（日入酉时八刻），每更八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一刻四十五分。立秋前三日改第六箭，昼五十五刻（日出卯时一刻半），夜四十五刻（日入酉时七刻半），每更九刻，每点一刻四十八分。后六日改第七箭，昼五十四刻（日出卯时二刻），夜四十六刻（日入酉时七刻），每更九刻一十二分，每点一刻五十分。处暑初日改第八箭，昼五十三刻（日出卯时二刻半），夜四十七刻（日入酉时六刻半），每更九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一刻五十二分。后三日改第九箭，昼五十二刻（日出卯时三刻），夜四十八刻（日入酉时六刻），每更九刻三十六分，每点一刻五十五分。白露后三日改第十箭，昼五十一刻（日出卯时三刻半），夜四十九刻（日入酉时五刻半），每更九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一刻五十七分。秋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，昼五十刻（日出卯时四刻），夜五十刻（日入酉时五刻），每更十刻，每点二刻。后六日改第十二箭，昼四十九刻（日出卯时四刻半），夜五十一刻（日入酉时四刻半），每更十刻一十二分，每点二刻二分。寒露初日改第十三箭，昼四十八刻（日出卯时五刻），夜五十二刻（日入酉时四刻），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二刻四分。后九日改第十四箭，昼四十七刻（日出卯时五刻半），夜五十三刻（日入酉时三刻半），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，每点二刻七分。霜降后三日改第十五箭，昼四十六刻（日出卯时六刻），夜五十四刻（日入酉时三刻），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二刻九分。立冬前三日改第十六箭，昼四十五刻（日出卯时六刻半），夜五十五刻（日入酉时二刻半），每更一十一刻，每点二刻一十二分。后六日改第十七箭，昼四十四刻（日出卯时七刻），夜五十六刻（日入酉时二刻），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，每点二刻一十四分。小雪初日改第十

八箭，昼四十三刻（日出卯时七刻半），夜五十七刻（日入酉时一刻半），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，每点二刻一十六分。后九日改第十九箭，昼四十二刻（日出卯时八刻），夜五十八刻（日入酉时一刻），每更一十一刻五十六分，每点二刻一十八分。大雪三日改第二十箭，昼四十一刻（日出辰时半刻），夜五十九刻（日入酉时半刻），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，每点二刻二十一分。

○测影第七十七

先定南北使正，树八尺表竿为勾，卧一丈四尺为股。中节气，日中视影之尺寸，若与历合则吉，不合则凶。冬至十一月中气，律中黄钟，管长九寸径三分，影长一丈三尺。小寒十二月节，影长一丈二尺四寸三分。大寒十二月中气，律中大吕，管长八寸三分，影长一丈一尺二寸。立春正月节，影长九尺八寸。雨水正月中气，律中大蕤，管长八寸，影长八尺一寸七分。惊蛰二月节，影长六尺六寸七分。春分二月中气，律中夹钟，管长七寸四分，影长五尺三寸七分。清明三月节，影长四尺二寸五分。谷雨三月中气，律中姑洗，管长七寸一分，影长三尺二寸六分。立夏四月节，影长二尺五寸三分。小满四月中气，律中仲吕，管长六寸五分，影长一尺九寸九分。芒种五月节，影长一尺六寸九分。夏至五月中气，律中蕤宾，管长六寸二分，影长一尺五寸。小暑六月节，影长一尺六寸九分。大暑六月中气，律中林钟，管长五寸九分，影长一尺九寸一分（一作九）。立秋七月节，影长二尺五寸三分。处暑七月中气，律中夷则，管长五寸六分，影长五尺三寸七分。白露八月节，影长五尺七寸。秋分八月中气，律中南吕，管长五寸三分，影长六尺二寸三分。寒露九月节，影长六尺（一作八）六寸七分。霜降九月中气，律中无射，管长四寸九分，影长八尺一寸七分。立冬十月节，影长八尺九寸。小雪十月中气，律中应钟，管长四寸七分，影长一丈二尺二寸。大雪十一月节，影长一丈二尺四寸三分。夫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，为十二次，华夷共同，以至十二国王侯之所度。日一日行一度，月一日行十三度，月节迟疾，平行九道，故二十八日行三百六十度，余日逐日度入朔。一岁十二月行十三周天，与日同。夏至日在井，去极近。冬至日在斗，去极远。日阳用事，则进北而影短。月阴用事，则退南而影长。测法极远近以影，而知以定南北也。

●卷八

○结营统论第七十八

立营之法，按八宫阴阳数置（一作至）之。营居阳卦之上，以九为法（九十步、九百步、九里、九十里，量人数加之）；阴卦之上，以六为法（如九之法）。营门向阳以受生气，不饮死水，不处死地（死地，丘墓间也），不居地柱（地柱者，四下中之高也），不居地狱（地狱者，四高中之下也），不居天灶（天灶者，谷口也），不居龙首（龙首者，山之端也）。大将军居九天之上，顿泊玉帐（九天，青龙也。玉帐者，进前之三辰也。假令正月，当居巳地是也）。已下类此推之。如随六甲所居，则将军居青龙，旗鼓居蓬星，士卒居明堂，伏兵居大阴，军门居天门，小将居地户，斩杀居天狱，军粮居天牢，治罪居天庭，军器居华盖。此所谓立营居天地也。

○六甲第七十九

甲为青龙大将住，出呼门户解领行，门神名号徐仪直，户神孙齐甲子神，乙下蓬星鼓角过，丙下明堂士卒亨，丁下大阴伏兵利，戊下天门师入行，己下神户小将位，齐众斩断天狱庚，治罪判断天庭卒，囚系粮储天牢壬，癸下天仓安库藏，又为华盖敌避兵。

（图B）

○地势第八十

凡立营之地，非生气不旺，非山不固。营垒之法，欲北据连山，南凭高岗，左右襟带地水东流。故自乾山伏下，旁连子丑寅卯之地，入于巽宫。未申酉戌地欲高，前欲有迎生平稳，

地势欲支条脉散，气候欲郁，茂林丛耸，四维阜隴欲如鸡笼映起。巽上欲水顺流，地欲顺东南。凡造垒之时，先从戊己上起板筑。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则去之，鸟兽不集则去之，古城古社则去之，窑灶古墓则去之，焦石砂砾则去之，河水逆流则去之。此六者，营垒之大忌也。

○山势第八十一

山如蟠龙，旺案数重，宛转斜曲，首尾相从。山如凤凰，翅翼开张，群队十万，带挟陇岗，前御印绶，后有回翔。山如飞龙，支翼远通，或惊或跃，官横乍从，台岭池间，舞鹤连鸿。山如母狗，头拳尾就，腹内乳见，项上连首。山如生蛇，或曲或斜，后岗前合，隐为藏车。山如麒麟，乍立乍蹲，群从数万，朝者数人。山如卧牛，屈膝拳头，三光照覆，两水分流，属带林隴，依附土丘。山如伏鳖，四方无缺，清泉东流，亢阳下歇，三门起高，一户双阙。山如游龙，倚伏数重，华盖隐隐，美草茸茸，前如雀跃，后如鸡笼，刚柔顺俯，八卦皆通。山如舞鹤，翅翼仰搏，开拓胸臆，首尾盘礴。如此者，皆可以居之也。

○四兽第八十二

南有污池为朱雀，北有堆阜为玄武，东有丛林为青龙，西有大道为白虎。四兽既具，八卦既列，乃立表测影，以定子午之位（立表法在前）。若夫朱雀无顶，不可居也；玄武折足，不可居也；白虎衔刀，不可居也；青龙悲哭，不可居也。强居之者，军覆将死。

○握奇营第八十三

外垒，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，以十人为火，一千二百五十火。幕数一如是。幕长一丈六尺，舍十人，守地一尺六寸。以三为奇，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数，余人八千七百五十人为八阵。阵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铢，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。八阵积尺，守地一万四千尺。积步二千三百七十二步，余二尺。积里六里，余一百七十三步二尺。以垒四面乘之，一面得地一里，余二百二十三步。垒内得地十四顷十七亩，余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，以为外垒。天阵居乾为天门，地阵居坤为地门，风阵居巽为风门，云阵居坎为云门，飞龙阵居震为飞龙门，虎翼阵居兑为虎翼门，鸟翔阵居离为鸟翔门，蛇盘阵居艮为蛇盘门。天地风云为四正，龙虎鸟蛇为四奇。乾坤艮巽为阖门，离坎兑震为开门。有牙旗游队列左右偏，将军居垒，门禁出入。外有游军，两端前有冲，后有轴，四隅有铺。中垒，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，守地六千尺，积步得二里，余二百八十步。以垒四面乘之，一面得二百五十步。垒内地二顷六十亩，余一百步。六纛、旗鼓、五麾、金鼓、府藏，皆在中垒。

○偃月营第八十四

背山岗，面坡泽，前后险阻，其地狭窄之营也。凡偃月外营，以四六分，幕一万人，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，积得前一千六百步，积得四里，余一百六十步为营。转以六千四百尺，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为弦。弦置三门，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。营内有地一十五顷八十五亩五十八步四尺。右置上弦门，中偃月门，左下弦门。偃月中营，营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，积得六百六十步余四尺，积步得一里，余三百步四尺。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。每幕营中两厢置土马一十二匹，大小如常马，被其鞍。令士卒披甲胄，囊弓矢，佩刀剑，持矛盾，左右上下，以便习事。

○教弩第八十五

凡弩，古有黄连、百竹、八担、双弓之号。今有绞车弩，中七百步，攻城拔垒用之；蹶张弩，中三百步，骑用之。凡临敌用不过一二发，故战阵不便于弩用也。弩不可离于短兵，常别为队攒箭注射，则前无立兵，对无横阵。复以阵中张阵外射，番次轮回，张而复出，射而复入。如是则弩无绝声，敌无薄我矣。夫置弩必处其高，争夺山川守隘塞之口者，非弩不克焉。欲教之时，乃下命曰：张弩后左厢丁字立，当弩八字立。高揜手，垂衫襟，左手承撞，右手迎上，当心开张，张有阔狭，在腔右膊，还复当心，安箭高举射敌。敌远，抬头放；敌

近，平身放；敌左右，回身放；敌在高，掣脚放。箭讫唱杀，却掣拗蝎尾，覆弩在地焉。此教弩之法也。

○教弓第八十六

凡射必中席而坐，一膝正当梁，一膝前坚按席，稍吐下，稍向左，微令上倾向右。然后取箭，覆其手微拳第二，令节齐。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，加弓，手亦三分之一。以左手头指受，不则转弓。令弦稍离身，即易见箭之高下，取其平直。然后抬弓离席，目视其地，按手颐下引之，令满持其弓。手与控指及右臂肘平如水准，令其肘可措杯水。故曰端身如干，执臂如枝。直臂者，非初直也。驾弦毕，使引之，比及满，使臂直是也。引去不得急，急则失威仪而不主皮；不得缓，缓则力难为而箭去迟。惟善者能之。箭与弓地齐为满，地平之中为盈，胄信矣而术准。要令大指知簇到，然后发箭。故曰簇无（一作不）上指必无中理，指不知簇同于无目。试之到也，或以目视簇，马上与暗中则乖。此为无术矣。故矢在弓右，视在弓左，箭发则靡其肖，厌其肘，仰其腕，目以注之，手以注之，心以趣之，其不中何为其易。矢量其弓，弓量其力。无动容，无作色，和其肢体，调其气息，一其心志，谓之指式。知此五者为上德。故曰莫患弓软，复当自远；莫患力羸，当常引之。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，发无不中。故始学者先学持满，虽能制弓定其体，然后射之。初去地一丈，百发百中。寸以加之，渐到于百步，亦百发百中，乃为之术成。或升其的于高，或致其的于下，或以禽兽为的也。凡弓恶左（一作右）倾，箭恶直懦（音溥），颐恶旁引，头恶脚垂（一作既），胸恶前亚，背恶后偃，皆射之骨髓病也。故身前竦为猛虎方腾，额前临为捧儿欲斗，出弓如怀中吐月，平箭如弦上悬衡，此皆有容仪之善也。控弦者二法：无名指压小指，令中指压大指，头指当弦直立，中国法也；屈大指，以头指压勾指，此胡法也。胡法力少利马上，汉法力多利步用。然其特妙在头指间，世人皆以其指末靛弦，致箭曲又伤羽。但令指面随弦直竖，则脆而易中，其致远乃过常数步。古人以为神而秘之。故法不使大指过头指，亦为妙尔。其执弓于便把箭入厄后，当四节指本节，平其大指成（即承）簇，却其头指使不碍，则和美有声而后快也。射之道备矣。

○教旗第八十七

凡教旗帜，平原旷野登高远视处，大将居其上，南向。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，各树五色旗，六纛居前，列旗帜次之。监军使御史裨副次，左右衙官队如偃月形为后骑。下临平野，使士卒目见旌旗，耳闻鼓角，心存号令。乃命十将左右决胜将总一十二将一万二千人去。兵刃以精新，甲冑幡帜分为左右厢，各以兵马使为长，班布其次。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，曲间容曲。以长参短，以短参长。回军转队，以后为前，以前为后。进无奔迸，退无遽走（孙子所谓“纷纷纍纍，斗乱而不可乱；浑浑沌沌，形圆而不可败”者，此之谓也）。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听音视麾，乍合而乍动之便也。每一阵分校（四校皆有立校），五校各立将军校尉，以准于古。每校亦各自阵数，其分布队伍皆准图之（逐部兵器率以枪战）。戈钲居首队而包于弓弩焉（包于弓弩，一作包弓弩于十）。左校以青龙旗表之，右校以白虎旗表之，中校轩辕大将所处。左鼓右旗，四阵普同。谓之一队者，三十五人。一部者，二十队也。每一校不常其部，各列阵数应敌之势，贵战斗之际前后不相交乱也。飞鹞阵，前校出首骑者，所以为重也。前出一部为觜，次四部为面，余五部包之于首。左右校出骑兵者，内以副身，外以副项及首也。夫鹞以搏击为俊，故阵欲觜爪之利焉。重霞阵，卫其不动，即分两穗从旁击焉。敌若惊乱，前校骑兵两穗进击。步士则不可轻进，但在本处受战。若前冲骑退即前校骑兵进，前校骑兵退即前冲骑兵进。夫云霞以开阖进退不常其法，故前校骑兵往来氤氲以象之也。长虹阵及八卦阵，皆有冲实。外以安敌之不意，内以卫大阵也。夫长虹以为名者，取阵形弯前扼敌之势。八卦以名之者，取八面受敌之象也。凡四阵逐步结阵之法，横七队为首，横七队为身，横六队为尾。部兵每一部横七十步，首横七十步，厚十步，身亦如之，尾横六十步，

厚十步。身去首二步，前后并同。骑兵每一步横一百四十步，厚六十步八步，首横一百二十步，厚二步，身亦如之，尾横一百二十步。身去首四步亦如之。受战之时，大阵不可辄动，敌众未薄则大敌离。于是三令五申：白旗点，鼓音动，则左右厢齐合；朱旗点，角声动，则左右厢齐离。合与离皆不离中央之地。左厢阳回而旋，右厢阴回而旋，左右各复本位。白旗掉，鼓音动，左右各云蒸鸟散，弥川络野，然而不失部伍之疏密；朱旗掉，角声动，左右各复本位。前后左右，无差尺寸。散则法天，聚则法地。如此则三合三离，三聚三散。不如法者，吏士罪之，务从军令。于是大将出五彩旗十二口，各树于左右厢阵前。每旗用壮勇士五十人，夺旗者胜，失旗者负，胜赏而负罚。离合之势，聚散之形，胜负之理，赏罚之信，因是而教之。

○校猎第八十八

校猎，一人守围地三尺，量其人多少，以左右两将为校头，其次左右将，各主士伍为行列，皆以金鼓旗为节制。其初起围张翼，随山林地势远近部分。其合围地，虞候先择定讫，以善弧矢者为围中骑。其步卒枪幡守围，有漏兽者，坐守围吏。大兽公之，小兽私之，以观进止之节。亦教之一端也。

○军乐第八十九

夫军中作乐，所以激扬壮气，和其心，适其忧而已，故其乐但清厉峭拔雄壮之音。至于弹弦鼓簧柔靡之音，使人悲感怨怼者，皆不可取焉。其戏亦取壮猛而可观者，乐鼓、杖笛、篥、钲拍多少，随部伍用戏板、角抵、马骑、飞石、剑斗、斫刀、抢牌（师子）。

○军赐第九十

锦袍、金带、银带、银壶瓶、金壶瓶、金钱、银钱，每一文重一两。所得敌人财帛，所得敌人妇女、酒食、鞍马、弓箭、玩好等，皆充军赐之物。

○大将军员第九十一

大将军一人，智信义勇贤明者任。副将二人，一主军粮，一主支粮，智信仁勇忠义平直者任。总管四人，严勇谙识军容者任，二主虞候，二主押衙。子将八人，明行阵金鼓晓部署者任。大将别奏八人，兼十六人，副大将总管别奏并同大将，忠勇有才者任。判官二人，深厚密谋者任。偏辟腐儒，不堪令礼仪宾客祭祀，与四人兵会骑曹。

○阵将军员第九十二

偏将一人，勇猛果敢、挥戈掉剑、力敌百夫、好勇者任。副偏将二人，子将四人，明旌旗金鼓节令者任。虞候二人，多机谋能擒奸摘伏者任。承局二人，点平更漏，无失纠举。偏将别奏六人，兼一十二人。副将奏同兼，判官一人，虞候兼、充子虞候八人，典二人。

○队将军员第九十三

押官一人，经军阵习战斗。队头二人，副队二人，主文书名目点簿，酬功行赏，知劳苦，明部队行列。秉旗一人，副旗二人，勇者用。抱鼓一人，主昏明，警进止。吹角一人，主收军。司兵一人，主五兵利钝。提辖承局一人，主杂差科恶，口舌无人情者即任。火长五人，主持采等。

○征马第九十四

征马副一人，副大将择能养者（已下并同）。总管二人，副将子将八人，军队子将押官五十人，群头五百人，善骑马奔走者任。马子一千人，军外差能者御之。

○牧放第九十五

诸营各作异旗一，放马，每队作认旗。放驴于外，其马中央，令四面援马。放驴马子并宜于驴群四面，围达驴群知更。如狂贼偷马，例须（一作到倾）奔走，驴在外，驱趁稍难。以次防闲亦甚，尤便营别。即令别放，诸群不得相交。非直发引之不难，忽有不虞追唤亦易。诸将军立营，驴马各于所管地界放牧。如营侧草恶，使择好处放。仍与虞候计会，不使交杂，

各执本营认旗。如须追唤，见旗疾知驴马处。所谓诸军驴马牧放不得连系。每军营，令定一官专检校逐水草，合群牧放，仍定一虞候果毅专巡诸营水草。令各分界牧放，不使参杂。

●卷九

○四阵统论第九十六

四阵图者，非古阵也。臣切见李筌纂聚诸家阵图，但有形势而已。其部位行列，精微尺寸，则莫能释然。其名既多，其要则寡。臣因辨古阵之法，创造新意，别为四阵之施，可御而变。因著论以明之。论曰：臣闻兵阵战场，立功之所，不能规度以固法，何以取功决胜而定天下乎？是故结阵之术不可疏，疏则难应；不可密，密则难用。首欲栖，翼欲轻，腹欲实，尾欲正。栖者不可使过，轻者不可使凌，实者不可使不应机，正者不可使不知便（即变）。今之所定四阵者，十万人之正阵也（人数之多少临时增减，此非执盖此十万人之准则焉）。每一阵，步兵七万，骑兵七万，以为常准。但四阵更变，各随所便而用之尔。每步兵一人占地两步，骑兵一人占地四步，取其出入轻各受敌。夫四阵我应之法：若敌为弯阵，我以飞鸢阵应之；敌为直阵，我以重覆阵当之；敌为突阵，我以长虹阵当之；敌用兵四面围我，我以八卦阵当之。此所谓应敌者也。其逐校所动，各因敌之去就焉。善结阵者，先结人心。何谓先结人心？赏罚明也。欲士伍应变之精熟，在日月数习之。不能教阵者，是举其师伍与敌也。夫孔子云：以不教人战，是谓弃之。此之谓也。虽万变之机，不能精于阵战之事，与愚者同也。然善战者不阵。骑兵也，一部谓之五百；步兵也，部如骑之数。

○飞鸢阵第九十七

前校首骑三阵一十部，合成五千骑。一阵一部，长一百四十步；第二阵四部（左右各只一队，大阵中并同），长一里二百步（计五百六十步）；第三阵五部，长一里三百四十步（计七百步）。前校项兵三阵，步兵二十七步，合一万三千五百人。第一阵九部，长一里二百七十步（计六百三十步）；第二阵并第三阵亦如之。中校五阵，步兵九十二步，合四万六千人。第一阵二十一（即部），长四里三十步（计一千四百七十步）；第二阵、第三阵、第四阵亦如之；第五阵八部，长一里二百步（计五百七十步）。后校尾兵一直阵，步兵二十一步，合（留计一千四百七十步）。左校爪骑二阵五步，合二千五百骑。第一阵二部，长一里六十步（计四百二十步）；第二阵长一百八十步。右校爪骑亦如之。左校翼骑四阵，二十步，一万骑。第一阵五部，长一里三百四十步（计七百步）；第二阵、第三阵、第四阵亦如之。右校翼阵亦如之。前校首骑三阵之中，两处各虚六十八步，计一百三十六步，在内虚实都厚三百四十步。前校项兵三阵之中，两处各虚三、四步，计六十八步（一作一百三十步），虚实都厚三百七十步。中校五阵之中，四处各虚三十四步，计一百三十六步，虚实共厚三百六步。后校一阵，厚三十四步。右校爪骑二阵之中，一处虚六十八步，计二百四步，虚实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。左校翼骑亦如之。前校之项前去首骑之末三百四十步，中校之首去前校项兵之末一百七十步。后校之首去中校之末，自前校首共之，到后校之并虚在内，共厚四里二百二十步（计一千六百七十步）。左校爪骑居中校左校相接之地，中校稍前一三百三十步。右校爪骑所居之地亦如之。左右校低于中校第二阵一队，与中校相去各一里四十步，统成一大阵，虚实共长八里二百七十步，计三千一百五十步。

○长虹阵第九十八

前校三阵，步兵三十七部，合一万三千五百人。第一阵九步，长一里二百七十步（计六百三十步）；第二、第三阵亦如之。中校五阵，步兵九十二部，合一万六千（作千）人。第一阵一十九部，长三里二百五十步，计一千三百三十步；第二阵二十一部，长四里三十步（计一千四百七十步）；第三、第四阵亦如之；第五阵一十部，一里三百四十步（计百七十步）。后校一阵步兵二十一部，合一万五百人，长四里三十步（计一千四百七十步）。右校冲骑二阵八部，合四十骑。第一阵五步，左右各抵队，长一里三百四十步（计一千步）；第二阵亦如

之。第三阵六部，长二里一百二十步（计八百四十步）；第四阵亦如之。左校四阵，与左校同法。前校三阵之中，二处各虚三十四步（计六十八步），左内都厚一百七十步。中校五阵之中，四处各虚三十四步，计一百三十六步，虚实都厚二百六步。后校一阵，都厚三十四步。左校冲骑亦如之。中一处虚六十八步，虚实都厚二百四步。右校冲骑亦如之。左校四阵之中，三处各虚五十八步，计二百四十步，虚实都一里一百二十二步（计四百七十二步）。右校亦如之。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，后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。自前校之首到后校之末，虚实共厚二里六十步（计七百八十步）。自后校之首，左右校冲骑之末一百五十步。自左校冲骑之首到右校之末，虚实共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（计六百七十六步）。右校冲骑到左校之末亦如之。左右校角，各去中校角一十步，计二十步在内。左右校第一阵、第二阵，与中校齐头（以向中校巡各一部为准，外府高于中校六十步），左右校角第三、第四阵，皆掩一百在中之后。统成一大阵，弯长七里二百三十步，计二千七百五十步。

○重覆阵第九十九

前校冲骑三阵，一十二部，合六十骑。第一阵六部，左右各抵一队，长二里一百二十步（计八百四十步）。第二阵亦如之。前校四阵，步兵三十五步，骑兵八部，兵四十三步，计步、骑各二万一千五百人。第一阵步兵九部，步骑兵左右各二部，计一十三部，长五里一百一十三步（计一千一百九十八之地各虚步，并步骑二处相接四步在内）；第二阵步兵九步，长一里二百七十步，计六百三十步；第三阵与第四阵同法。第四阵步兵八步，长一里二百步（计五百六十步）。中校四阵，步兵八十四部，合一万二千人。第一阵二十一队，四里三十步（计一千一百七十步）。第二阵、第三阵、第四阵亦如之。后校一阵二十一步，合一万五百人，长四里三十步（计一千四百七十步）。右校四阵，骑兵二十部，合一万骑。第一阵五部，长一里三百四十步（计七百步）。第二阵、第三阵、第四阵亦如之。右校四阵，与左校同法。前校冲骑二阵之中，一处虚六十八步，虚实都厚二百四步。前校四阵之中，三处各虚三十步，计一百二步，虚实都厚二百三十八步。骑兵即虚六十八步，厚薄同数。中校四阵之中，厚薄之数与前校同法，无骑兵数。后校一阵，后三十四步。左校四阵之中，三处各虚六十八步（计二百四十步），虚实都厚一里一十六步（计四百七十六步）。右校亦如之。前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二百步。自冲之首到后校之末，并虚在内，共厚二里二百三十四步（计一千三百一十四部）。左右校于中校平头，各相去四步，计八步。在内统成一大阵，长七里三百五十八步，计三千八百七十八步。

○八卦阵第一百

冲骑四穗各五部，每穗一部居中，中部则居于左右前各二处，各相去二十步，虚实弯长二里二十步（计七百四十步，每穗各二千五百，计四穗并同）。居大阵角前，披掩左右，去大阵三十步，不系大阵厚薄之数。四阵并同法。前校四阵，步兵二十部，骑六部，共计六十四步，步、骑合一万七千人。第一阵步兵七部，骑兵左右各二部，计一十一部，长二里三里五十八步（计一千五百八步，并部骑三处相接之地，各虚四步）；第二阵步兵七部，长一里一百三十步（计四百九十步）；第三阵步兵七部，骑兵左右各一部，计九部，长二里五十八步（计七百七十八步，虚法同前）；第四阵与第二阵同法。右左后校并同前校法。中校七阵，步兵二十八部，骑兵八部，共三十六部（部骑合一万八千人）。第一阵步兵五部，骑兵右各一部，共七部，长一里二百七十八步（计六百八十六步，并步骑二处相接之地，各处四步）；第二阵步兵五部，长三百五十步；第三阵、第五阵与第一阵同；第四阵与二阵同法；第六阵步兵三部，长二百一十一部；第七阵步兵二部，长二百八十步。前校四阵之中，三处各虚三十四部，计一百二部，虚实都厚二百三十八步。骑兵即虚六十八步，厚薄同数。左右后校并同前校法。中校七阵之中，六处各虚三十四步，虚实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（计四百七十六

步)。中校不常其地，观四面敌人力攻之处则应之。别出骑兵八部，居大阵四角之内。每二部，第二阵后一部两哨，指大阵相去五步，第三阵后一部同前部法（四面并同）。统成一大阵，每角前虚一百步，计四百步。在内径三里一百八十步，计一千三百六十步。四方并同。外环一十二里三百一十三步（计四千六百三十二步）。如敌兵四面俱以冲骑力战，大阵不可辄动。冲敌之进退，令无反自蹂践我阵焉。

○飞辕阵第一百一

飞辕阵者，非古阵也。臣切谓戎马以冲突为利，因此寨以御之。每一束，竿四条，每四条长六尺五寸，径方一寸五分。前间一尺为枪头侧立（枪头以好铁为之），一尺为干过竿，方八尺二寸五分。笋中间二尺近钻，方一寸五分。笋后间八寸为干，三寸为钻（钻亦以铁为之）。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，凿圆窍以扇之。其方两头，各露六寸三分。枪头四条，每条长二尺五寸。内一尺为枪头，一尺为干（同前法），二寸五分入枪头。方笋二寸五分，五分通过后以拴之。脚四度，每只长四尺，径方一寸五分。搭脑笋入一寸，上间一尺通竿，方入二寸五分。笋中间一尺一寸，置枪头，方入二寸五分。笋下间一尺一寸，陷云头笋二寸。令透底脚，各居竿高中安置。两畔间各阔七寸一分，中阔一尺五寸七分。方二条，每条长四尺，径二寸五分。穿脚两头，各露二寸，凿窍各阔一寸五分，以脚穿之。近钻，方一条，长四尺二寸五分，阔一寸五分。搭脑，方一条，长四尺，径方以一尺五寸。云头，自四角起伏如车辘而起，阔一寸五分，厚三寸二分，弯长七寸一分。车通竿上用铁钩二，左右各一也。一照内而一垂下，以牛车挽之。如有所用，则众车相钩联，周环如城，以拒冲突。欲战则旋，拆开为门，内钻强弯为守。行则剖之，止则联之。每一车用步士一人御之。其用兵器者，不限其数。或立营或据险，皆可用之也。

●卷十

○相人第一百二

凡欲擢用，先须辨人形神肌骨之贵贱。且人神隐于中，形藏于身，气发于外，先观其形。夫山有美玉，草木滋茂；人有贵相，气色丰润。人虽处下品，颜色、形神、器度、动止与众殊也。相有七等也：一曰看骨，二曰看神气，三曰看肉，四曰看色，五曰看文理、黑子、赤子，六曰看毛发，七曰看星文。人相有十成：一曰神气清，二曰五岳齐，三曰笑语美媚，四曰声色深沉，五曰须发无间，六曰词语稳重，七曰接对无伪，八曰不欺信行，九曰为事正直，十曰风骨合度。此谓十成之相也。十成之人，其可信乎。经曰：七成八成，臣中（一作子）尊贵，位极人臣也。凡欲相人，先视其头。头者，五脏之主，四体之父，百体之母。头面之间有五狱，有四渎，有四骨。四渎：鼻江，口河，目淮，耳济。四骨：龙骨，神龟，驿马，伏犀。平满为颊，高成为岳。入耳曰龙骨，入鬓曰驿马。耳济为将军，左目后骨为日角，右目后骨为月角，圆为龙宫。鼻上天中曰伏犀，次两边沟，外神龟。额间后为中子，中子下高为龙角骨，主三公台辅之骨。脑后为玉枕。此骨一十六般，并应头面之主。且玉枕之相，自两耳上中平为百岁。前头后脑，前为星堂，后为玉枕也。其一○，卒轴枕。其二，六字枕。其三，连珠枕。其四，仰月枕。其五，覆日枕。其六，两背日枕。其七，上下相背月枕。其八，如环日枕。其九，十字枕。其十，一字枕。其十一，左稍枕。其十二，右稍枕。其十三，垂露枕。其十四，鸡子枕。其十五□，犀口枕。其十六，悬枕。如此者，皆公侯之相也。又若人之形也，魂居肝，魄居肺，志居脾，精居命，神居心。故心有五轮，则目亦有五轮，五行各以居其位。且（一作低）观其目，则知其心矣。是以心圆者上也，铃次之，破地者主奸诈。夫心如月形者为盗，如弓形者主非命，圆者主事不虚妄之情。目多正视，主忠孝慈惠。心铃形者属火，能辩明礼义。目视重大回顾有常，聪明智慧。心破梯者，目视瞬息高下，主多作盗，言词虚妄无信。心月形者，目视百回，高下属水，水流急不还，少信行不忠孝，贬

流在外而死。心如弓形者，目视左右高下方回，兼露白睛，必逐远方，为子杀父，为臣杀君。至若解后如鬼神，有形而无骨，莽苍无色，黄色乱翳，口叶舌尖，肠浅语薄，似欢不欢，似颠不颠，面毛半茸若有尘灰，脑发倒垂，鹤头露结，忽行后视，神采昏茸，骨法不正如是者，皆极贱人也。

○金疮统论第一百三

人为兵器所伤出血者，必甚渴。不可即与饮食，恐簇毛在吻，须干食。食肥膩之物，无所妨害，贵解渴而已。不可多食粥，则血沸出，人必死矣。所忌者有八焉：一曰嗔怒，二曰喜笑，三曰大言，四曰劳力，五曰妄想，六曰热羹粥，七曰饮酒，八曰咸酸。此八者犯之，未有不死者矣。夫金疮不可治之者有九焉：一曰伤脑户，二曰伤天窗，三曰伤臂中跳脉，四曰伤髀中阴股，五曰伤心，六曰伤乳，七曰伤鸠尾，八曰伤小肠，九曰伤五脏。此九者，皆死处也。又曰金疮不可治之者有四焉：一曰脑髓出；二曰脑破，而咽喉中沸声哑，目直视；三曰痛不在疮处者，此谓伤经也矣；四曰出血不止，前赤后黑，或自肌肉腐臭，寒冷坚忍，其疮难愈。此四者，皆不可疗矣。除此之外，复诊其脉：脉虚细者生，数实者死，沉小者生，浮大者死。其所伤在阳处，出血过度，而脉微缓者生，急疾者死矣。

○治金疮第一百四

金疮方，右五月五日平旦，使四人出四方，于五里采一方草木茎叶，每种各半把，勿令脱漏一事。日午时，切碓捣，令极烂，仍先拣好石灰一斗同杵之。复选大实树三两株，凿作十窍，令可受药。然后实于窍中，紧筑之毕，即以麻皮系之。用麻捣石灰，密泥，不令泄气。更以皮缠定，令牢。到九月九日子时取出，阴干百日，药成。捣之，曝，令极干，更捣，用绢罗之。凡有金疮伤所出血，用药封裹，勿令转动，十日即瘥矣，不脓不肿不畏风。若伤后数日始得药，须先用温水洗，令血出即敷之。此药大验如神，预多合之，金疮之要无出之者。治金疮中风瘖口不语方：赤箭一两，桂心三分，防风三分，去芦头巴豆二分，去皮及心，然后研之极烂，用纸裹压。又法：用吴茱萸半两，汤浸七遍，焙干微炒；天南星三分，炮令烈；白附子半两，泡烈；朱砂一两，水飞过；干姜一分，泡烈；附子三分，去皮尖脐，泡干烈；蝎半两。主用右件捣罗为末，用醪醋三升熬成膏丸，如桐子大。每服三丸，不计时候，熬葱酒下服后汗出为效。金疮辟风止痛方：当归半两，锉微炒；川椒半两，去蒂及开口者，微炒出汗；泽泻半两；芎 一两，附子一两，去皮脐。右件捣药罗为末，若金疮有出瘀血，以温酒调下一钱，日三服。止金疮出血不止方：龙骨一两，锉微炒；芎 一两；熟干地黄一两；鹿茸半两，涂酥灸，令微黄色，先须去毛；乌樟根三两；突厥白一两。右件捣罗为末，敷在疮上，血即止。如服以温酒调下二钱，日三服。金疮内漏方：金疮通内血者为内漏，而肋胀者不能食死。瘀血搏在于腹内，脉牢大者生，沉细者死。其方：以虻虫三十枚，去翅及足，微炒；桃仁一两，汤沉去皮尖双心麸微炒；黄桂心一两半；川大黄三两，锉碎微炒；水蛭三十枚，微炒黄。右件为末，每服二钱，用童子小便一钟煎至五分温，和滓服。日五服，夜三服。如卒无小便，用水并酒代之。服讫，然后以胡粉散敷上疮。胡粉方：粉二两，干姜二两，生栗子二枚，阴干去皮，为末敷疮上，即瘥矣。出箭头方：蜚螂自死者一枚，土狗子三枚，妇人发灰少许。右将蜚螂去壳，取其白肉，与二味同研如泥，用生油涂中箭处，则如膏药。俟肉做痒，即以两手蹙之，其箭自出。出骨中箭头方：雄黄一分；蜚螂一分，研石灰末一分，牛粪火烧之，令赤色；葳灵仙一分；朝牡鼠一枚，去头取血。右为末，入鼠血，并炼蜜和丸，如黄米大，内疮口中，其箭镞不拘远年自出。出肉中箭头方：巴头一枚，去皮；膩粉一分；砒霜少许；磁石半两，细研；蜚螂一枚。右为末，以鸡子清和丸，如菜豆大。先以针拨开疮疥，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，拨在破处上，用醋面纸封贴。常痒，痒极不可忍，其镞自出也。多年者两上，当年者一上即出。箭镞出后服食方：牡丹皮半两，盐半两，白敛半两。右为末，每于食前以温酒调下二分。中毒箭方：芦根一两；蓝叶一两；紫檀半两；石灰末二两，以牛粪火烧令赤。右为末，不拘时候，以蓝叶叶汁调下一钱粥饮下，亦得。中毒前后皮肉瘀肿方：

梨母子一斤，烂研去核；盐麸子五两，捣之，曝干更捣，用绢罗之，去粗滓；绿豆三两，炒熟；石灰末三两，牛粪火烧令赤；蓝子五两；黄连三两，去须独颗；栗子三两，生用；黑豆三两，炒熟；大黄五两；赤芍药三两。右为末，炼蜜调为膏。每服以温酒下一茶匙，日三四服。刀枪破腹肠胃突出方：磁石三两，烧红醋，淬七次，捣碎研如粉；滑石三两；铁锈三两。右为末，敷枪肠胃上。后别以磁石末用粥饮调下一钱，一日三四服。腹破缝补方：又若皮肉断裂，剥取新桑白皮作线缝之，以新桑白皮裹之，又以新桑白皮汁涂之，极妙。小疔但以桑白皮裹，便如筋断后，亦封于上可以续之。傅毒箭及马汁方：虻虫大者去翼，于端午日收之，阴干为末，每服一钱，拨破疮口，以药傅之；然后醋面糊纸靛子贴之，即出毒也。又方：石灰末二两，以牛粪火烧令赤色；密佗僧一两，黄柏半两，锉；膩粉一分。右为末。每用，先以盐水洗疮，后用药敷之，日一换之。

○疫气统论第一百五

结营须避山川卑湿之地。其湿燥毒气袭人口鼻者，则山瘴之虐疠生焉。又若寒暑之气不节，夏寒冬燥，或夏伤于大暑，热气盛藏于皮腹之间，加以士卒之众气相蒸为温臭，则时疫生焉。抑又所营之地，士卒不便水土之性、温凉之气，致阴阳二气紊乱于肠胃间，则霍乱吐泻生焉。斯之三者，众气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。故临戎之际，得不预备之乎？

○治疫气第一百六

时气疫方：用茵陈二两；大麻仁五两，研如膏；豉五分，炒干；常山三两；梔子二两；芒硝三两，细研；鳖甲二两，涂醋汁，令去裙■；杏仁二两，汤浸去皮尖双仁面炒，微黄色；巴豆一两，去皮心炒，令黄纸裹压去油，细研。右为末，合匀炼蜜和捣五六百杵，丸如桐子大。每服粥饮下三丸，或吐或痢或汗。或不吐痢或不汗，再饵之。若更不吐痢，以热粥饮投之。观其症候加减。霍乱吐泻方：桑叶一握，褊（一作篇）竹一握。右细锉末，用水一大盏服。山瘴虐方：常山三两，乌梅二十七枚，甌带三寸，独颗蒜一枚，以酒二大盏作二服。初一服先未发时吃，次一服临欲发时服。如不发即止。温虐方：麻黄一两，去根节；牡蛎粉一合（一作分）；蜀漆、甘草、犀角屑、知母，各半两。右为末，用水两大盏，慢火煎一盏半去粗。分为三服，早起午初夜服之。

○治鞞瘡第一百七

士卒涉水蹈冰，蒙犯霜雪寒风，一切凌冻所苦，或失于饮食，肌体虚劳，故头目手足鞞瘡也。治手足鞞瘡血出方：猪胰洗之立止。手足鞞瘡方：右取川椒四合，以水煮之，去滓倾出，令燥。须臾复浸干，即涂羊猪脑髓尤妙。涉水冒霜，手足冻裂方：又取菱叶浓煎汁热，洗之即愈。手足冻裂成疮方：右以羊髓熬成膏油，入炒，黄丹搅匀，令搽涂之，三五次即愈。手足指节鞞裂欲坠落方：莱州青石作器物者，以刀子细刮取末，欲落指节尚柱文缕微连，便以石灰末厚覆其上，以帛子系缠之，其痛即止，其指十日即复安矣。

○禳厌第一百八

厌敌兵法：中夜设于北斗，不致酒脯，焚香为祭，藉用白茅，用五色彩为币。大将北面再拜祷祝，以所祈之事三奠而止。伐阴木之枝为六甲符，符中书六甲名。祭罢以为六囊，各盛一符。即以本旬符囊系于旗纛内，勿令人觉之。遂举而止，敌人当自骇走矣。厌疫法：大疫，当取虏获首级不计多少，于上风焚之。人疫大盛，则有用此法，疫少亦假用之。令其烟气冲袭（一作疫）者经时撤去，可以辟厉气矣。厌王气法：敌之王气久而不衰者，观其气王于何方，当六甲旬首正子时，于营中月空上环三九步，以朱画八卦坛位，成三界，其内画十二辰及月将之名，东西南北相去数步。取苍狗白鸡各一只，大将披素服，右手仗剑，左手按二畜，北面立，默诵敌将名氏，即斩之，埋于气旺之方，深三尺，气衰则去之。厌敌将法：敌将之命厌于我（命者，谓五行细人密构其敌将之命也，当合生年月日时也），我即以所旺相之色可以克彼者，随所旺月日及时，密制克之（所旺日时，假令敌将火命王，我则择火日水时为黑道休省之，勿令他人见）。战阵当以皂旗为冲（它者仿此。）厌鸟伏兵法：夜伏兵于

林薄，虑禽鸟惊啼者，当以朱书十干之号，有十二辰之名、十二月之号、十二岁之号，有二十八宿之号，悬于巢上林上，则禽自不惊啼，而兵可伏矣（干谓从甲到癸，辰谓从子到亥，月从陬到涂，岁从摄提格到赤奋若，星从角到轸也）。

○相马统论第一百九

夫马之初生无毛者，能行千里；先举一足者，行五百里。但数其筋得十，即凡马也；十一、十二者，五百；十三者，千里；过十三者，天马也（一作枝）。毛起腕上者，六百里。腹脊上下平者，百里。五项圆者，五百里。眼中如童儿并坐者，二百里。腹下有黄筋者，五百里。耳根下生角，长一寸者，三百里；二寸者，五百里；三寸者，一千里。尿射过前脚者，五百里。项如渴鸟者，一千里。如初生而七日不能行，才行便能饮水者，千里之驹也。放尿举足者亦然（一作前）。腹下毛逆生者同。芝兰孔中有毛长一寸，此弩马也。鼻中金字者（金一作人）十八岁，四字者八岁，八字者四岁。鼻上赤者二十岁，鼻上青者三十岁。鼻上如有公王字者，二十五岁。眼圆有旋毛者，三十岁。目下不满而白精多者，此多惊也。目白不深，唇不覆齿，口小又浅，不健食。齿参差不相当，难驭。齿欲得上钩者好也。凡马头欲如侧转，耳欲得厚小。左耳却，害主；右耳却，不入阵。眼圆欲得满睛，弩肉满身，额前锥毛欲得浓盛，鼻欲得大，唇欲得缓，上唇欲得下中，口欲得红并方大，舌欲得（一作如）悬钩，面欲藏，骨 住欲宽，胸欲广，双肋欲得分明，蹄欲得厚，膝欲得开，腹欲得垂，阴欲得小，肚欲得方， 肉垂足，足后欲得无毛，尾欲得毛散，尾核欲得长齐于梁骨，尾林欲得粗，汗沟欲得深，膊际横文欲得分明，脊欲得平，身欲得短，毛欲得细而突（一作笑）。如是者，马之要相也。

○马忌第一百一十

石灰泥槽损马，不得系马于门上。令落驹养猕猴于坊内，辟患并去疥癣。戊寅日及庚寅时，不得作厩，作之者不及一年凶。丙寅日不可出入马，三年人马俱死。申日不宜取马，必死。戊午、庚子之日不取，并忌入厩，大败。凡养马作厩之法，当择时日之良，而知所忌之凶矣。

○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

若马或白点入口者，名的卢。目下有横毛者，名死泣旋。毛在吻后者，名御褐。白马黑鬃，鞍下有回毛者，名负尸。腋下回毛者，名挟尸。左肋下有白毛直上者，名曰带剑。汗沟过尾根者，踏杀人。腮上有旋毛者，名目围。或后足左右白者，或马浑身白而四蹄黑者，或从前膊外从项去到夹腮应有毛旋者，或毛旋在项者，或爪黑面白者，已上马毛病者，不利主也。或马前两甲膊后近低处毛旋者，能行五百里；后膊近前低处毛旋者，行七百里；后膊到喉中间有旋毛者，名印绶，能行千里，无益主也。

○治马金疮药第一百一十二

马中金疮，肠胃突出方：芍药、黄耆、当归、芎 、白芷、续断、鹿茸、黄芩、细辛、干姜、附子。已上各三两，右为末，先将酒令醉服五分，七日三服，稍加到方寸立愈。

○治马杂病第一百一十三

灌马方：春夏用白矾，秋冬用郁金、芎 、当归、大黄、升麻、黄连、细辛、干姜。已上各一两，右为末，入汤中，以酒调灌之。啖马方：郁金、大黄、甘草、山梔子、贝母、白芍药、黄芩、秦胶（一作芩）黄柏、黄连、款冬花、知母、桔梗、藁本等，分为末，右用油并蜜和啖之，每足二两。治马瘟方：右以獭肝肚肉去粪煮汁灌之。治马肚热结寒颤不食方：黄连末二两，白藓皮末一两，油五合，以腊猪脂四两、白水一升半调下，牵行抛粪立效。治马卒热肚结欲死方：以蓝汁二升，并水二升同灌之，立效。治马迨起方：又取壁上多年石灰细研罗，又用油调二两灌之，立效。治马黑方：忽卧不起，汗流如珠，肉颤气喘者，尝汗淡不死，汗咸即死。以人脚下汗袜，以水二升洗，取汁灌之，立瘥。治马不进水草方：芒硝一两、人乳半升。已上和郁金散灌之，并刺带血出一升。治马伤水方：又以葱盐油相和，搓成

团子，纳鼻中以捉马鼻，令不通气，又待眼中泪出，即止。治马伤食方：右以生萝卜三五个，切作片子啖之，立效。治马喉中肿方：软物裹刀子，露一刺咽喉，令便瘥。又方：以干马粪置瓶中，将头发盖之，以火烧烟出，薰马鼻中，立瘥。又方：以猪脊边脂，伴发烧薰鼻中，立效。治马草结方：以白矾末，分为二，两服。每服和水，饮后即啖之，神效。又方：以手捻令销，如不销，火烧扫帚柄筑之，效。点马眼方：青盐、黄{厂瓦}仁、马牙硝，已上各等分细研，用蜜煎，以磁瓶盛水，慢点之。治马疥疮方：臭黄腊月猪脂，煎令发销，及熟涂之，立效。治马疮方：以齿菟石灰同捣，令习捣作饼子。候晒干，复捣为末。先以口含水洗净，用药贴之。治驹儿肚泻方：以藁本为末，将大麻子研汁调三钱灌下，便效，次将黄连末、麻子解之。肠药方：菘蓂子、乌头、芫花、茱萸、扣脊、苍术、木鳖子、葶苈子，右等分为末，每咀用半两，以醋面椒蒜煎为膏治之。

●卷十一

○天时统论第一百一十四

天时者，兵家之主也。若夫星辰变见，云气聚散，六壬旺相，遁甲休咎，风露雷雨之所动作，阴阳晦明之所启闭，鞀鼓之震响，禽鸟之示情，通天地鬼神之心，开胜败休咎之兆者，其道何也？臣切谓天地之道，大正也。夫阳为实，阴为虚，实有常而虚不常也。法其实者，政令之谓也，政令一定之象也；法其虚者，权智之谓也，权智应变之象也。动以虚实为用者，天地之正（一作身）道也。是以知政令权智之所设，能应于天地者，此之谓大顺也。或天地示其灾变，我以顺应之；示其吉祥，亦以顺应之。是以顺应正也。如能以顺应正，行师岂有败乎？虽然，黑（一作云）气出垒，赤气临军，六穷起风，三形生雾，皆为败象。当其时，苟能观其凶变，修改谨身，卜地迁营，应天揆日，恭受谴戒（一作恕）而警省焉，此可以易凶为吉矣，斯乃以顺道应天者也。臣今所列时日云气历象之间，其占候既不一，在乎用兵者因其时择而用之也。若能善服人心，以顺天地之情，和阴阳之性，使灾咎不见，率由政令、权智之得其道也，又何暇审占天时以为候哉！

○出军日第一百五

月杀、月虚日，利命将出征。又曰：十二月中各有出军吉凶日。正月戊辰、丙子、庚午、辛卯、戊子、壬辰、丙辰、丙申，二月丁卯、辛卯，此是九丑日，它月皆不犯。三月甲子、乙丑、戊辰、己巳、丙辰、庚申，四月丁卯、己卯、辛卯、癸卯（一作丑），五月丙申、戊戌、庚戌、庚申、壬戌，六月辛未、己未、癸未、庚寅、丙申、辛卯、壬寅、庚申，七月乙丑、乙酉、己酉、丁巳、癸丑，八月庚午、癸酉、壬午、丙午、戊午，九月癸酉、乙酉、丙申、丁酉、壬寅、己酉、甲寅，十月己酉、甲寅，已上用皆吉。十一月、十二月九丑、八魁、无翹、大祸、反激、天贼、天门、四不出、六绝、血忌、大败诸日，今悉删而去之，不在此十二月吉日（一作月）中。唯犯九丑大凶。一说云，天乙绝气日，不可出军攻战：正月、六月、二月、七月、三月、八月，以次周十二月。一说云，六穷日不可出军：初九、十九、二十八。一说云，天门日亦谓之往亡，不可出军：正月初七日，二月十四日，三月二十一日，四月八日，五月十六日，六月二十四日，七月九日，八月十八日，九月二十七日，十月十四日，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十二月三十日。若有急难，择时吉辰而动，不用此日可也。

○四战图第一百十六

○孤虚第一百十七

一人已上用时孤虚，万人已上用日（一作月）孤虚。日内如或贼不在虚上，我已得其便地，即用旬孤虚。若复逼迫，不得用孤虚之位，背建向破。假令卯为建，则酉为破是也。用日孤虚：子日亥孤巳虚，丑日子孤午虚，寅日丑孤未虚，卯日寅孤申虚，辰日卯孤酉虚，巳日辰孤戌虚，午日巳孤亥虚，未日午孤子虚，申日未孤丑虚，酉日申孤寅虚，戌日酉孤卯虚，亥日戌孤辰虚。用时孤虚：以时为主，方位并同。用旬孤虚：甲子背戌亥击辰巳，甲戌背申

西击寅卯，甲申背午未击子丑，甲午背辰巳击戌亥，甲辰背寅卯击申酉，甲寅背子丑击午未。背者为孤，击者为虚也。用孤虚之时，须观年月所建（一作见），兵刃如山，何可为则。如或敌在虚，久战而不败者，切不可引退，但并力击之，必胜矣。故兵法曰：背孤击虚，一女子当五丈夫。此之谓也。

○九胜法第一百十八

黄帝曰：行兵要背天目，向地耳。甲子旬天目在庚午，地耳在戊辰。甲戌旬天目在庚辰，地耳在戊寅。甲申旬天目在庚寅，地耳在戊子。甲午旬天目在庚子，地耳在戊戌。甲辰旬天目在庚戌，地耳在戊申。甲寅旬天目在庚申，地耳在戊午。

○地兵法第一百十九（愚谓地兵者六丙耳，丙为天气，故不可触也）

太公曰：凡行兵向阵，勿可犯地兵，将军忌之。甲子旬地兵在寅，甲戌旬地兵在子，甲申旬地兵在戌，甲午旬地兵在申，甲辰旬地兵在午，甲寅旬地兵在辰。

○黄幡虎尾第一百二十

凡战背虎尾，向黄幡，吉。午戌岁黄幡在戌，虎尾在辰；子辰岁黄幡在辰，虎尾在戌；卯未岁黄幡在未，虎尾在丑；酉丑岁黄幡在丑，虎尾在未也。

○游门第一百二十一

出兵攻敌，常须游门。正月天门在申，百死在酉。二月天门在酉，百死在戌。三月天门在戌，百死在亥。四月天门在亥，百死在子。五月天门在子，百死在丑。六月天门在丑，百死在寅。七月天门在寅，百死在卯。八月天门在卯，百死在辰。九月天门在辰，百死在巳。十月天门在巳，百死在午。十一月天门在午，百死在未。十二月天门在未，百死在申。

○八卦第一百二十二

一日从艮击坤，二日从震击兑，三日从巽击乾，四日从离击坎，五日从坤击艮，六日从兑击震，七日从乾击巽，八日从坎击离。一日、十一、二十一日同前例击之，每到十日、二十、三十日，并军忌，不可用之。

○五姓第一百二十三

角德在巳，阳子阴午，生气卯，死酉，刑祸申。羽德在申，阳子阴午，生气子，死午，刑祸丑。徵德在未，阳午阴子，生气午，死子，刑祸未。商德在亥，阳子阴午，生气酉，死卯，刑祸午。宫德在巳，阳子阴午，生气子，死午，刑祸亥。以生气击死气，以阴击阳。

○天罡第一百二十四

旧说曰：天罡加孟神在内，加仲神在门，加季神在外。凡在所用，以天罡加地户，可以入山林，设伏兵。以天罡加天门，可以攻敌。以天罡加酉，随便伏匿，可以探敌事，他人不觉知。以天罡加子，天地所通，吉候也。天罡加丑，天地不（一作小）通，以为吉事，不可以私忿、兴兵、征伐、远行，三十里止舍吉（一作凶）。天罡加寅，天地庆悦，举小事吉。天罡加卯，天地开格，不可举众。天罡加辰，天地初呼，不可侵人国界，守己地则敌人不能攻之。天罡加巳，天地神佑，无忧患，但进兵入敌境逢敌则止营勿与即战。天罡加午，天地初起而纵横之时，凶。天罡加未，天地小通，宜小心，行赏赐，抚将校，慎兵马，如是吉，反是凶。天罡加申，天地不远扬兵，坚壁设备吉。天罡加酉，天地关无路，若出兵中道奔亡，遇敌即败，大凶，宜守营自备。天罡加戌，天地返逆，吏士谋杀主将，主将备之。天罡加亥，天地迫无路，行者止。占战斗：天罡加孟（孟谓寅申巳亥是也），利力战；加仲（仲谓子午卯酉是也），主客伤；加季（季谓辰戌丑未是也），利客，勿迎战，从去之。占卒闻敌出军：加孟不出，加仲半出，加季全出。占卒闻敌罢军：加孟不罢，加仲及季俱罢。占闻忧：加孟不足忧，加仲小忧，加季大忧。

○雷公第一百二十五

（雷公者六庚耳，庚为天刑，故不犯。又庚乃百神聚之方）

摄杀六律曰：雷公，将军在午游庚，领十二月将及风伯、雨师，其所在之处，群臣响应

而到。若出军布阵立营，则雷之所处，慎不可犯之，主败军杀将也。甲子旬六庚在午，甲戌旬六庚在辰，甲申旬六庚在寅，甲午旬六庚在子，甲辰旬六庚在戌，甲寅旬六庚在申。

○十二将第一百二十六

用起天一以将兵，大捷（一作楼），辟地千里，敌畏服。用起六合以将兵，主得子女玉帛。用起青龙以将兵，大胜，得敌之邦国府库。用起大阴以将兵，士卒怯怖。用起天后以将兵，不战自败。用起大常以将兵，无功。用起腾蛇以将兵，士卒惊骇，上下相克，多伤。用起朱雀以将兵，士卒惊恐，或妄作口舌。用起勾陈以将兵，士卒败，车马折伤。用起玄武以将兵，军多亡遁，战不利。用起白虎以将兵，师败无救援。用起天空以将兵，士卒死亡，为敌所欺诈。说曰：天一者，人皇之灵也，上潜精而为星，在紫微宫，下游十二次，则居己丑，主庆贺事。治大吉、小吉，临甲乙寅卯。假令天一治大吉、小吉，而临甲乙寅卯是也。馀皆例此。凶神将腾蛇者，飘风之精也，居大阳之丁巳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奉车都尉，凶神也（一作而），大小杀，并主忧惊。朱雀者（一作星），月之精也，居大阴之丙午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羽林下为霹雳，凶将也，主刑戮口舌。六合者，大阴之精也，居少阳之乙卯，吉将也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乙光禄大夫，主和合吉事。勾陈者，雷电之精也，居大阳之戊辰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大将军也，凶将也，主战斗多伤败。青龙者，大阳之精也，居少阳之甲寅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左丞相，吉将也，主喜庆事。天后者，水之精也，居大阳之癸亥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彩女也，吉将也，主蔽匿事。大阴者，金之精也，居少阳之辛酉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御史中丞，吉将也，主阴私事也。玄武者，北方七星之精也，居少阴之壬子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之后将也，凶将也，主逃亡、离别、盗贼，若与风伯、雨师二神并，必有盗贼。大常者，土之精也，居少阴之己未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大常卿，吉将也，主财帛。白虎者，西方七星之精也，居少阴之庚申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逆尉也，凶将也，主囚禁骸骨。天空者，斗魁之精也，居少阴之戊戌。雷公六律曰：天一宣师（一作日直），凶将也，主欺诈事。

○三九第一百二十七

一九、荣、衰、安、怨、成、坏（一作败）、友、亲，二九业、荣、衰、安、怨、成、坏（一作败）、友、亲，三九胎、荣、衰、安、怨、成、坏（一作败）、友、亲。大将军将有事，即预揆己所生之日，以月将推之为命宿（一室、二奎、三胃、四壁、五参、六鬼、七张、八角、九亢、十心、十一牛、十二虚）。第一命宿，次荣、衰、安、怨、成、坏、友、亲之类。一九之法，次以业宿为准，前三九周二十七宿而推之（假令大将生于五月五日，胃宿为第一命宿，三昴为荣，三毕为衰，四觜为安，五参为怨，六井为成，七鬼为坏，八柳为友，九星为亲。次为一九之法，十张为业宿，后起之为首，馀皆以类推之。然于三九，他皆仿此也）。设或值命、业宿值日，宜举号命（一作令），数习士马，建立营寨吉。荣宿值（一作吉）日，攻之取战吉。衰宿值日，所作凶。安宿值日，移兵迁寨吉，馀凶。怨宿值日，惟利结交于诸侯及延纳宾客，馀凶。成宿值日，设权诈及禳厌吉。坏宿值日，宜大举师旅讨伐叛逆，及镇厌咒咀皆吉。友宿及亲宿值日，备药饵，治军病，犒劳宴赏。此三九之用也。苟欲求其值日之法，即以二十八宿本值之日配于大将军命业胎宿之次，以定吉凶之后，以七元甲子起之。第一虚宿值大阳受日（房、星、昴值示大阳受日，他皆仿此），是谓天元甲子。第二奎宿值木星受日（斗、角、井所值同），是谓地元甲子。第三毕宿值大阴受日（危、心、张所值同），是谓人元甲子。第四鬼宿值金星受日（牛、亢、娄所值同），是谓鬼元甲子。第五翼宿值火星受日（尾、觜、室所值同），是谓江元甲子。第六氏宿值土星受日（女宿、柳、胃所值同），是谓河元甲子。第七箕宿值水星受日（轸、参、毕、壁所值同），是谓海元甲子。以二十八宿所值之内，足以见九宿之日。假令三月一日为五元甲子，即翼宿值火星受日，二日乙丑即轸宿值水星受日，三日丙寅即角宿值木星受日。以类推之，凡七元，起于天元，终于海元，周而复始。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资次，当以长历推之。凡见所值之宿可以配于三九也，行师者能以三九用日，五行用时，孤虚用地，运气星辰用天，沈机用人，未有不建拔世

之功者也。

●卷十二

○六壬传课第一百二十八

凡用六壬，若占利害之时，先以月将加正时。假令正月占，以正月合神登明为月将，卯时占以登明加卯。他皆例此。若占今日今时，而行四课之法。何谓四课？假令今甲子，先视甲上所见神为第一课，号曰日之阳。次视神本位上所见之神为第二课，号曰日之阴。次视子上所见之神为第三课，号曰辰之阳。次视此神本位上所见之神为第四课，号曰辰之阴。此谓四课。四课既毕，见有相克，取以发课。故《金匱经》曰：用兵当知刑克之忌。凡四课之内，上克下者，正月甲子日寅时用胜光是也。又有下克上者，二月丁巳日午时用从魁是也。两俱克者，皆下以克上为用，上以克下为体也。下克上者，用兵之家忧深；上克下者，忧浅。自两上克下以此为用，三月庚午日河魁是也。自有俱此以浅害深者为用，四月戊辰日丑时胜光是也。自有涉害俱深以先见者为用，五月己酉日戌时用胜光是也。自有上下俱不相克，以遥相克为用。《金匱经》曰：交俱不入当独立。此谓遥见相克也。假令正月甲辰日寅时，即以正月合神登明加甲上，甲日见登明，水木不相克，辰上见大吉，二土不相克，登明本位亥上见传送是金遥见，甲木即以传送。此谓遥见克。他皆仿此。自有俱遥见克以比者为用，自有俱比以遥先见用。自有日遥相克神，神克日两俱见，以神克时日为用，无神克者，乃用日克神为用。自有两遥克日，亦以比为用。自有俱比以此先见者为用。先见为先后辰课。四课者自有无遥相克者，当以仰伏视之，此法为用。何谓仰伏视之？说者曰：西方白虎宿有昴星，主天狱也。刚日当从地下星仰望天上，随所见神仍以为用；柔日当从天上昴星伏视地下，所见辰以此神本位为用；假令仰见大吉，即以大吉为用；假令伏视地下见午，以天上胜光。他皆仿此。所谓仰伏视为用也。昴星不可全信，以日辰上审之，刚日中传辰后传日，柔日中传日后传辰，自有八专日。唯有两课见有相克，亦涉害深为用。无克日，刚日从日上阳神顺数，柔日从辰上阴神逆数，皆及三神为用。何谓八专？甲寅、庚申、己未、丁未、癸丑辰同也。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时，以月将加时申上寅上见登明，此谓地上二神也，共见天下一神。假令正月甲寅日卯时，以月将加卯上寅上共见河魁，此谓一神临二神。河魁本位上见胜光不相克，即以河魁为用。无相克，乃用逆之之数焉。顺数法：假令正月庚申日戌时，庚与申共见从克，从河魁本位上见河魁，皆不相克，庚刚日当从庚申上起从魁顺数之，及三神到戌上登明，即以徵明为用也。逆数法：假令正月己未日戌时，以月将加戌巳未共见传送，传送本位申上起河魁皆不相克，柔日当从传送，传送本位申上起从魁为始，逆数到午上得小吉为用。自有伏吟时，刚日用日上神，柔日用辰上神，皆前刑而后克，前破而后冲，以为三传。《金匱经》曰：刚以日，柔以辰。不共言无相克也。刚日起日上神，柔日以辰上神为用。凡伏吟皆前刑后克，前破后冲。何谓刑？用寅刑巳，用子刑卯之属也。何谓破？午无刑破子就卯，亥无刑破寅刑申之属也。辰无刑破丑，酉无刑破子是也。自有反吟时，刚日以日（一作月）冲为用，柔日以辰冲为用，皆载冲而后刑，为三传。何谓四冲？假令甲子日甲冲辛，辛上见天罡以为用，天罡而又反冲河魁，此为战冲，然后刑未。何谓辰冲？假令乙丑日丑冲丙，丙上见登明为用，用登明而后破功曹，又辰冲太乙，此谓再冲，然后刑申。一云反吟犹有课课，发卦而后前冲后刑，《玉历》详之。凡加临四课式，反、伏二吟皆须知发课之神，即三传也。何谓三传？假令小吉临寅为用，即小吉为第一传；小吉本位见神后，神后即第二传；神后本位见太乙，太乙即为第三传。所以三者象三正，四者象四时。能于传课以求相克之神，斯足以见用兵之利害矣。《集（一作利）灵经》曰：用式之时，朝向南，暮向北，避岁月二建。说曰：甲乙日日入时，丙丁日夜半时，戊己日平旦时，庚申日巳时，壬癸日晡时（己上不可占也）。一云：正月、五月、九月卯，二月、六月、十月子，三月、七月、十一月酉，四月、八月、十二月丑。己上以天罡加之，增减式法。

○遁甲游都第一百二十九

《璧玉经》曰：玄女言：宁可与人妻孥，不可示人游都。欲知敌人，必决游都之法。甲己日大吉，乙庚日神后，丙辛日功曹，丁壬日太乙，戊癸日传送，皆以月将加时。闻贼时游都加日辰，敌即到临。一辰一日到临，二辰后二日到临，三辰已过矣。游都旺相克日辰，凶益甚，囚死不克日辰，无以患。说者曰：吏神、奸神，一名游都，吏在天一前，奸在天一后。奸在后，加日辰在我家年止谋我身。又说曰：以吏为游都，以贼为虏都。其法同加日，皆不可出军也。甲己之日，吏神申，贼神寅。乙庚之日，吏神子，贼神午。丙辛之日，吏神寅，贼神申（一作巳），盗神亥。丁壬之日，吏神巳，盗神申，贼神亥。戊癸之日，吏神申，盗神巳，贼神寅。说曰：申子辰功曹为天贼，亥卯未太乙为天贼，巳酉丑登明为天贼，寅午戌传送为天贼。说曰：游都将者，总获天贼、天杀诸将；若加临辰则立到；临好乡则不战，有降兵卒；临所畏，大战，父子不相亲，中外不相信；临东方，兵凶；西方，兵威不可加；南方，利临勒兵赐将士；加北方，利御敌。凡为将皆须知是游都，将不能知是者，与士位同耳。若欲都将之术，甲己之日大吉，乙庚之日神后，丙辛之日功曹，丁壬之日太乙，戊癸之日传送。说曰：都将凡临日辰而相克者，贼来疾速；加季，刺史，亦为来（一作求）；四孟神，不来（一作求）。若在天一，在一辰，一日来（一作求）；二辰，二日来（一作求）；三辰，三日来（一作求）；四辰，无贼来；后三辰，为过去。凡三都将所临，贼在其下。说曰：欲知贼消息，往天耳听之。天耳者，大吉、小吉是也。说曰：正时占大白入荧惑，贼来；荧惑入大白，贼不来。丙丁为荧惑，庚辛（一作申）为大白。说曰：天一加日，今到；天罡、小吉、太乙、神后加日辰，敌来至急。又曰：天罡加孟，言虚；加仲，贼来至半道；加季，即到。说曰：己在前贼不知处者，正时天目所临，贼在其下矣。天目者，春氏，氏乙下；夏柳，柳午下；秋胃，胃辛下；冬女，女癸下。一说：神后为玄武，加日时，敌急到。说曰：宵闻敌，三刑加日辰，到急。三刑者，天罡、大冲、太乙也。又占敌，以月将加时天罡，或如房屋，或临日辰，不可出军，当逢剽掠。说曰：白虎、勾陈加到己地，闻应有己即为盗。或甲日，必有敌扬兵见血。腾蛇、朱雀，但惊恐耳。传送加孟，敌肇发；加仲，半道；加季，即到。说曰：占闻前后有奸贼，欲知何所在者，以月将加时看大吉：大吉加子午，贼在大冲下；加丑未，在太乙下；加寅申，在传送下；加卯酉，在从魁下；加辰戌，在登明下；加巳亥，在大吉下。勿避此等，必有伤害。闻有贼，用月将加时，便看大吉前在也。正时大冲、神后、太乙加日，贼在前；加辰，贼在后。说曰：甲己之日子为吏，亥为贼；乙庚之日亥为吏，酉为贼；丙辛之日寅为吏，巳为贼；丁壬之日巳为吏，申为贼；戊癸之日申为吏，卯为贼。占贼有气，其贼必来；占死气，贼不到。又此时言吉凶，以意消息之可也。

○五行胜负第一百三十

五行者，顺五行所值之时日，以定主客之利害也。金日金时，无所害也，行师不遇敌，旗色上白；报兵马事来（一作求），虚声也。金日水时，若值申子辰日，忌申子辰时，当避之，行师不遇敌，旗色上黑；报兵事，事来则不到，见贼亦无战，自相休解。金日火时，若寅午戌日，忌寅午戌时，避之，行师宜客，为我利乘敌未动，亟引兵击之，旗色上赤；若敌先来攻，我不与战；报兵马事凶，急备之。金日木时，宜主，我不可往，旗色上白；敌来，坚阵待之，与战必胜；报兵事，大吉。金日土时，不遇敌，亦无战阵，旗色上黄；报兵事来，勿忧；若值子日子时，避之。火日火时，无所害也，不遇敌，遇亦不战，旗色上赤；报兵事来，虚声也。火日水时，宜客；报兵事凶，急避之；见敌若未动，则我先引兵赴战，并力击之，旗色上黑；若敌先来攻我，我则坚壁固守，不可应之。火日金时，宜主，不利往；敌来攻我，我举赤旗，反往击之，必胜矣。火日土时，亡所害也，见敌亦无害，旗色上黄；报兵事来，虚声也。火日木时，亦相生不相克也，更观时之衰旺如何：宜主，敌来攻我，则举赤旗击之，报兵事（一作来）。木日水时，亡所害也，不宜动作，事多不就，亦无战阵；报兵事，虚声也。木日火时，宜客，利速引兵赴敌，旗色上赤（一作黑）；若敌先来，不可应战；报兵事凶，亦观时之衰旺如何。值巳酉丑日，当忌巳酉丑时，避之。

木日金时，宜客，利我速引兵击之，旗色上白；若敌先来攻，利固守，勿与战。木日水时，不遇敌，遇亦自退；旗色上黑；报兵马来，虚声也。木日土时，宜主，若敌来攻，举青旗击之；报兵马来，虚声也。水日水时，无所害也，不遇亦自散，旗色上黑；报兵马来，虚声也。水日火时，宜主，慎勿先动；若敌先来攻，当举黑旗，放兵大击之；报兵马来，大吉。水日金时，见敌不为害，旗色上白；报兵马来，虚声也。水日木时，旗色上青；报兵马来，虚声也。水日土时，不可动众，报兵马来，安静勿忧。夫土能克水，水又能决土也，更审时之衰旺如何：若敌来乘土，土旺，勿与战；土衰，则又举黑旗击之。土日土时，无所害也，不可动众，旗色上黄；报兵马来，虚声也。土日木时，宜客，利敌先动而击之，旗色上青；若敌固守，勿与战；报兵马来，凶。土日金时，不遇敌，遇亦无害；报兵马来，虚声也。土日火时，主不可动，敌来攻勿与战，战者少衰；报兵马来，小有焚烧惊恐。土日水时，先观时之衰旺何如，然后动静焉：土旺宜主，水旺宜客，敌来气旺勿与战，衰则击之；报兵马来，凶。甲子、甲午金日，甲子、乙丑金时，丙寅、丁卯火时，戊辰、己巳木时，庚午、辛未土时，壬申、癸酉金时，甲戌、乙亥火时。乙丑、乙未金日，丙子、丁丑水时，戊寅、己卯土时，庚辰、辛巳金时，壬午、癸未木时，甲申、乙酉水时，丙戌、丁亥土时。丙寅、丙申火日，戊子、己丑火时，庚寅、辛卯木时，壬辰、癸巳水时，甲午、乙未金时，丙申、丁酉火时，戊戌、己亥木时。丁卯、丁酉火日，庚子、辛丑土时，壬寅、癸卯金时，甲辰、乙巳火时，丙午、丁未水时，戊申、己酉土时，庚戌、辛亥金时。戊辰、戊戌木日，壬子、癸丑木时，甲寅、乙卯水时，丙辰、丁巳土时，戊午、己未火时，庚申、辛酉木时，壬戌、癸亥水时。己巳、己亥木日，甲子、乙丑金时，丙寅、丁卯火时，戊辰、己巳木时，庚午、辛未土时，壬申、癸酉金时，甲戌、乙亥火时。庚午、庚子土日，丙子、丁丑水时，戊寅、己卯土时，庚辰、辛巳金时，壬午、癸未木时，甲申、乙酉水时，丙戌、丁亥土时。辛丑、辛未土日，戊子、己丑火时，庚寅、辛卯木时，壬辰、癸巳水时，甲午、乙未金时，丙申、丁酉火时，戊戌、己亥木时。壬寅、壬申金日，庚子、辛丑土时，壬寅、癸卯金时，甲辰、乙巳火时，丙午、丁未水时，戊申、己酉土时，庚戌、辛亥金时。癸酉、癸卯金日，壬子、癸丑木时，甲寅、乙卯水时，丙辰、丁巳土时，戊午、己未火时，庚申、辛酉木时，壬戌、癸亥水时。甲戌、甲辰火日，甲子、乙丑金时，丙寅、丁卯火时，戊辰、己巳木时，庚午、辛未土时，壬申、癸酉金时，甲戌、乙亥火时。乙亥、乙巳火日，丙子、丁丑水时，戊寅、己卯土时，庚辰、辛巳金时，壬午、癸未木时，甲申、乙酉水时，丙戌、丁亥土时。丙子、丙午水日，戊子、己丑火时，庚寅、辛卯木时，壬辰、癸巳水时，甲午、乙未金时，丙申、丁酉火时，戊戌、己亥木时。丁未、丁丑水日，庚子、辛丑土时，壬寅、癸卯金时，甲辰、乙巳火时，丙午、丁未水时，戊申、己酉土时，庚戌、辛亥金时。戊寅、戊申土日，壬子、癸丑木时，甲寅、乙卯水时，丙辰、丁巳土时，戊午、己未火时，庚申、辛酉木时，壬戌、癸亥水时。己卯、己酉土日，甲子、乙丑金时，丙寅、丁卯火时，戊辰、己巳木时，庚午、辛未土时，壬申、癸酉金时，甲戌、乙亥火时。庚辰、庚戌金日，丙子、丁丑水时，戊寅、己卯土时，庚辰、辛巳金时，壬午、癸未木时，甲申、乙酉水时，丙戌、丁亥土时。辛巳、辛亥金日，戊子、己丑火时，庚寅、辛卯木时，壬辰、癸巳水时，甲午、乙未金时，丙申、丁酉火时，戊戌、己亥木时。壬午、壬子木日，庚子、辛丑土时，壬寅、癸卯金时，甲辰、乙巳火时，丙午、丁未水时，戊申、己酉土时，庚戌、辛亥金时。癸未、癸丑木日，壬子、癸丑木时，甲寅、乙卯水时，丙辰、丁巳土时，戊午、己未火时，庚申、辛酉木时，壬戌、癸亥水时。甲申、甲寅水日，甲子、乙丑金时，丙寅、丁卯火时，戊辰、己巳木时，庚午、辛未土时，壬申、癸酉金时，甲戌、乙亥火时。乙酉、乙卯水日，丙子、丁丑水时，戊寅、己卯土时，庚辰、辛巳金时，壬午、癸未木时，甲申、乙酉水时，丙戌、丁亥土时。丙戌、丁亥土日，戊子、己丑火时，庚寅、辛卯木时，壬辰、癸巳水时，甲午、乙未金时，丙申、丁酉火时，戊戌、己亥木时。丁亥、丁巳土日，庚子、辛丑土时，壬寅、癸卯金时，甲辰、

乙巳火时，丙午、丁未水时，戊申、己酉土时，庚戌、辛亥金时。戊子、戊午火日，壬子、癸丑木时，甲寅、乙卯水时，丙辰、丁巳土时，戊午、己未火时，庚申、辛酉木时，壬戌、癸亥水时。己丑、己未火日，甲子、乙丑金时，丙寅、丁卯火时，戊辰、己巳木时，庚午、辛未土时，壬申、癸酉金时，甲戌、乙亥火时。庚寅、庚申木日，丙子、丁丑水时，戊寅、己卯土时，庚辰、辛巳金时，壬午、癸未木时，甲申、乙酉水时，丙戌、丁亥土时。辛卯、辛酉木日，戊子、己丑火时，庚寅、辛卯木时，壬辰、癸巳水时，甲午、乙未金时，丙申、丁酉火时，戊戌、己亥木时。壬辰、壬戌水日，庚子、辛丑土时，壬寅、癸卯金时，甲辰、乙巳火时，丙午、丁未水时，戊申、己酉土时，庚戌、辛亥金时。癸巳、癸亥水日，壬子、癸丑木时，甲寅、乙卯水时，丙辰、丁巳土时，戊午、己未火时，庚申、辛酉木时，壬戌、癸亥水时。

○战位第一百三十一

《龙首经》曰：将欲出兵，初以木日闻事。谓四方举兵及仇怨，皆是不利，我欲攻之日，必以火日火时行。火日出，出必火门。此谓父母与子除害，子为父母报仇。故以火日火时出行火门，慎勿出金门，勿合金神加年上（谓大将年也），言金木也。假令三月甲子从魁加戌，闻警事，甲木日也，到其行时，以丙丁日己午时往，为火时出，胜光太乙火门也，太乙又火时也。假令大将年加木，传送加之，为（一作如）金神克其年也。西南抵申，又况从魁加之，为出金门也，则运不可金，大凶。太乙胜光加人年上，吉也。《龙首经》曰：诸欲（一作求）陈兵，必伺（一作同）向白虎。六甲为青龙，六丙为朱雀，六戊为勾陈，六庚为白虎，六癸为玄武。假令甲子旬，青龙在子，朱雀在寅，勾陈在辰，白虎在午，玄武在酉。大将处青龙，执法行刑，抵朱雀；将往来，抵勾陈；以白虎加敌人，伏勾陈，抵玄武。他皆仿此。白虎不以克大将军年上之神。假令大将年立从魁，传送加之，而甲子旬白虎在胜光，此克年上之神也。奎、娄向左，角、亢向右，北斗向柳，张权衡而从斗魁，阴攻阳。以河魁到大冲，阴也；以天罡到从魁，阳也。大吉攻小吉，是其当日加四仲，以阳攻阴，往攻大吉，是逆兵也。又不令青抵白，甲乙不可西行向攻，丧也。黑不可抵黄，言壬癸不可向四季乡，可向罗攻。他皆仿此。又言春庚辛不可向南攻战也，春戊己不可东攻也。立今日之神，起其后攻其前面，甲寅日后二在子也。又言天乙吉将加所攻之处也。今年上神往制所攻之神，及其上神，即擒敌矣。又不可攻有气之神，后自为患。子攻父母，大逆天道，威不能强，必主折兵自伤。甲乙日北向攻焉，父母也，逆天之理，兵不成威，将受戮。南攻者，攻其类，众人莫贵，还受其屈。西南攻者，其不胜，是自穷。东南攻者，此谓自攻也。攻四维，攻其所胜，大吉，有福。他皆仿此。首察于死生之理，谓神之后二通神。又重之以天乙之道，谓六壬癸之吉将也。故曰通于三天者，顺斗行，一也；攻所胜，二也；其后二之辰攻其前面，三也。十二月甲子将加壬，从戌攻辰，是后二也。大将年五十立卯，功曹临之。甲子旬，白虎在胜光，不与将年上神相克也。东西攻辰地，攻所胜也。又有四将勾陈攻所胜之辰。年上之神，勾陈神，皆制所攻之乡。若上之辰克下辰，是谓敌降。此又背胃、昴，攻房、心，随斗击乃行政，一当百矣。诸欲战斗者，必以先为客，后为主人。先起者令下克上，后起者无令上贼下，谓勾陈所临之辰也。若辰胜将则主人胜，客将胜辰则客胜主人。反此，兵虽强，上将必不勇也。

○八宫第一百三十二

八宫之地，结阵立营必居一焉，以顺阴阳动静之用。师之屯，致于东方。东方，震宫也，震之象，一阳在内，二阴在外，以阳为主将之位也。牙帐宜深，军中利作乐，利先震其威声，大将不可使敌见其刑爵（一作雀）杀罚，以甲乙日祭青旗，合战之时大将不可暴露于外。师之屯，致东南方。东南，巽宫之象，一阴在内，二阳在外也，以阴为主将之位。牙帐宜深，大将宜（一作利）先宣明号令，慎其声闻，以直以正，自近及远，主将深隐，令出必行。师之屯，致于南方离宫也。离宫之象，一阴得中，二阳在外，以阴为主将之位。牙帐宜居中，大将利外严威号令，不可与人狎，使人望而畏之，内则虚以待贤者，利多礼明视为务，以丙

丁日祭赤旗，出战利处中不宜深隐，亦宜显扬。师之屯，致西南坤宫也。坤之象，三位皆阴也。牙帐利于西南，战将宜严厚宽顺，以色容善驭为务，动不妄，顺则吉，以戊己日祭黄旗，出战及在营不利暴露于外。师之屯，致西方兑宫也。兑之象，一阴在外，二阳在内，以阴为主将之位也。牙帐宜近外，大将宜刚严肃政，多所决罚制断，以顺布泽，以庚辛日祭白旗，出战宜近外，按部伍不宜深隐。师之屯，致西北方乾宫也。乾之象，三位皆阳也。牙帐利不常立其地，大将宜刚正圆转，任其智虑，应变不穷，出战之时不可使人知处，麾军运动左右顺用之。师屯，致于北方坎宫也。坎之象，二阴在外，一阳居中，主将之位也。牙帐利得中，大将宜柔容貌以礼接宾客，中多刚断，运动不惑，以壬癸日祭黑旗，出战之时利得中，不利暴露于外，亦不利深匿（一作慝）。师之屯，致于东北方艮宫也。艮之象，一阳居外，二阴在内，以阳为主将之位也。牙帐利近外，大将宜慎重敦厚，游言勿听，敌言勿惊挠妄动，出战之时利近外指挥吏士。如是者，居其方而顺性者善也。动静与天地鬼神合，加之以不私于心，斯谓之善矣。

●卷十三

○占相兵临利害第一百三十三

《金匱经》曰：战不战，视勾陈。勾陈克日则战，与刑克必战。甲子日刑在东方，传送与从魁为勾陈临甲，又相克，必战斗。勾陈上下相克，亦斗。又曰：军出时，大吉、小吉临日辰，两解不战。他皆仿此。神皆合，战。又说曰：斗加孟，神在内，宜止；加仲，神在门，两相伤；加季，神在外，宜出战，必大胜。

○占兵已交胜负第一百三十四

《金匱经》曰：败不败，视六害。说者曰：酉戌相害，子未相害，午丑相害，巳寅相害，辰卯相害。假令本命在子，而小吉为白虎加之，此为见六害。以此将兵，今日战将能此者，可校之战矣。《龙首经》曰：先起为客，后起为主。先起不可下克上，后起不可上克下，谓初辰（一作阵）也。辰胜神将，主人胜；神将胜辰，客胜。说曰（一作假令）：三传终始，见前三五后二四（一作之）有气，天一之神临主帅行年本命，或用起天一而治（一作值）有气之乡，玄武（一作都）立四死之地，则战胜矣。若玄武临日辰面遥光时，勿战，必不利矣。用战起雄，吉：春寅，夏巳，秋申，冬亥。用战起雌，凶：春申，夏亥，秋寅，冬巳。一云：都将旺相而临死，贼胜；都将囚死而临旺相，讨贼者胜。审察之。说曰：决胜败者，勾陈克都将，官军胜；都将克勾陈，贼军胜；都将三相加临囚死，亦贼胜。说曰：将军年克勾陈白虎，大胜；不胜者，勾陈克玄武，以攻之必克。说曰：将勾陈所军神，往攻所制之神，胜。所攻之胜神与勾陈并气，自下制其所临之辰，是为敌降，必有大攻。说曰：初起者，欲勾陈下克上；后起者，欲勾陈上克下。辰胜将，将胜神，主人胜；神克将，将克辰，客人胜。干克支，客胜；支克干，主人胜。

○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

卯子申巳临日辰，必有伏兵。此神旺相，与杀并，大凶，必血战，伏兵发；必不与杀并，伏兵不敢发也。说曰：以闻事时斗加季，有伏兵。说曰：干伤者有伏兵；支伤者无伏兵；支干俱伤必有伏兵，战必不胜，大凶。

○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

若疑贼有伏兵在左右近地，欲知所在者，于斗下求之。说曰：大吉过日辰，贼已出界；不过，未出界。

○占偷城及掳掠第一百三十七

说曰：以月将加时胜光、玄武，不可行袭人城垒、掳掠之事。以玄武所畏为厄会，木神为玄武，则庚申、辛酉勿须行。

○占疑有人谋己第一百三十八

《正时说》曰：日上神为己身，辰上神为他人，日上克辰上神，有怨恨。又言：辰上克

日上神，将见腾蛇、白虎、魁罡，或在辰上见者，事成；非辰上见者，不成，但有意。说曰：欲知他人有所谋，假令七月时加寅，七月甲死于申，今复遇庚二生（一作王）金，逢一死木，是二人欲杀一人。他皆仿此。

○占灾危第一百三十九

吉辰与良将并临日辰及行年，勾陈制所欲出之辰之用，起阴传出阳者，可出，必克，免难。《金匱经》曰：伤不伤，观阴阳。说曰：今日是乙丑加一为不伤，将得天后为重，不伤。若神后加丑，从（一作可）魁加一，为伤人，为前二重伤，皆凶也。

○占野地立营止宿第一百四十

《金匱经》曰：怖不怖，视五墓。怖惧，墓加日辰，亦不宁。说曰：闻有敌兵，士卒行疲，日晚欲停此宿，运式占之。遇三刑加日辰，必不可停，敌欲来攻。三刑者，卯辰巳也。说曰：绛宫时宜止，登明勿留也。已止宿未定而心动眼，若吏士虚惊者，以月建此三字住。一云：将加时，魁罡加日辰，急去之，夜必有贼来攻。一云：大吉日急去不可止。一云：辰上见大冲，有风雨；见神后、太乙，有盗贼。说曰：绛宫时宿，利在中；徵明时，利在前；玉堂时，利在后也。一云：大吉干日，急去，不可宿。说曰：辰巳见卯，夜有风雨。子巳加卯，有盗贼。带旺相气，即来；带囚死气，即不来。说曰：安营止宿，以月将加时，魁罡加日，军夜惊，腾蛇、白虎临日辰，军载惊。一云：魁罡加日，大将死。

○占渡关梁探贼第一百四十一

《金匱经》曰：凶不凶，视破冲。说曰：行年在岁月日时破冲下，皆凶也。日辰上神上相生，宜进。反此，宜止。说曰：命在一处日辰上罡光明，急去勿住也。说曰：闻此贼干伤，或支伤，勿度或吉，度支干俱吉。说曰：欲入贼营，视二门天罡、六合、大常、大冲、胜光临之，可行。若出入见勾陈、朱雀、腾蛇、白虎，勿行，必为贼所擒。

●卷十四

○占星统论第一百四十二

臣谨按星经及诸传记，凡诸星宿中外罗列周天，盖隐见变化，下应人事，七曜往来，以为经纬，灾变之作，实在于兹。凡为大将，不可不详察星位，以占休咎焉。或兴受命之术，或起败亡之兆，鲜不由此矣。中宫太极，其一明者，大乙常居也，旁三星曰三公，或曰子属。后四星，末（一作未）大星曰正妃，馀三星后宫之属也。环之十二星，藩臣也，皆曰紫宫。前列直斗口三星，随此（斗）斗柄，微，曰阴阳，或曰天一。紫宫左三星天枪，右三星天（斗），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，曰阁（一作闾）道。北斗七星，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。杓携龙角（杓，斗柄也。龙角，东方也。携，连也），衡中南北，魁抗参首。用昏建者杓，杓自华盖以西北（斗第七星法，太白主杓者，斗之尾为阴。又其用昏，昏阴位在西方，故主西南也）。夜半建者衡，衡正中州河济之间（假令杓昏建寅，衡夜半亦建寅也）。平旦建者魁，魁海岱以东北也（斗魁第一星法，为日主齐，魁斗之首，首阳也，其用在明，阳为明，德在东方，故主东北方也）。斗为帝车，运于中央，临利（一作制）四海（一作极）。分阴分阳，建四时，均五行，移（一作利）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。斗魁戴筐六星，曰文昌：一曰上将，二曰次将，三曰贵相，四曰司命，五曰司中，六曰司禄。在魁中，贵人之牢（魁中四星曰天理四星，在斗魁中，贵人牢曰天理）。魁下六星两两而比者，曰三台。三台色齐，君臣和；不齐，为乖戾。辅星明近，主辅臣亲强；暗小，主疏弱。杓端有两星：一内为矛，招摇（近北斗者，天子星也，招摇更河三星，天矛、天锋、天（斗）、招摇，一星也）；一外为（斗），天锋（远北斗也，在招摇第一星也，名曰天锋）。有勾圆（一作图）十五星，曰贼人之牢。牢中星实则囚多，虚则开出也。若夫天一、天枪、天矛、天（斗）动摇，其芒角，则天下之兵戈大起也。东宫苍龙，房、心（谓房、心戴角曳尾若龙也）。心为明堂，大星天王，前后星子属。不欲直，直，王失计。房为天府，曰天驷。其阴，右驂。旁二星（旁一作房）钤，钤北星曰牵。东北曲十二星曰旗，旗中四星曰天市。天市中星众者曰实，虚则耗。房南众星曰骑官。左角，理

(一作李);右角,将;大角,天王帝廷。其两旁各有三星,鼎足勾之,曰摄提者,直斗柄所指,以建时节,故曰摄提格。亢为宗庙,主疾。其南北两大星,曰南门。氐为天根,主疫。尾为九子,曰君臣斥绝,不和。箕为傲客,后妃之府,曰口舌。火犯守角,则有阵战。犯房、心,王者恶之。南宫朱雀,权、衡。轩辕为权,太微为衡。衡、太微,三光之庭。卫十二星,藩臣:西,将;东,相;南四星,曰执法;中,端门;左右,掖门;内六星,诸侯。其内五星,五帝座。后聚一十五星,曰哀乌郎位。旁一大星,将位也。五星顺入轨道,司其出所守,天子所诛也。其逆入,若不顺轨道,以所犯名之。中座,成形。中座者,犯帝坐也;成形者,成祸福之形也,群下之从谋也。金、火尤甚。廷藩西有隋星四,曰少微,士大夫。权、轩辕,黄龙体如腾蛇也。前大星,女主象。旁小星,御者后宫属。月、五星守犯者,如衡占。东井为水事,火入之,一星居其左右,天子且以火为败。东井曲星曰戊;北,北河;南,南河;两河、天阙间为关梁。舆鬼,则鬼祠事;中白者为质(舆鬼五星中白者为质)。火守南、北河者,兵起之象也,谷不登。故德成衡,观成潢(日月五星不轨道也,衡太微廷也,观占也,潢五潢五帝车舍也);伤成戊(败伤之先占成刑于戊也),诛成质(荧惑入舆鬼天质者,占曰大臣有诛也),祸成井(东方水事,火入一星居其旁,天子且以火败,故曰祸)。柳为鸟喙,主草木。七星,颈,为圆宫,主急事。张,嗉,为厨,主觞客。翼为羽翮,主远客。轸为车,主风。其旁有一星,曰长沙星,星不欲明;明与四星等。若五星入轸,兵大起也。轸南众星曰天库,库有五车。车星角,若益众及不具,亡处车马。西宫咸池,天五潢,五帝车舍。火入,旱;金入,兵起;水,滂。水中有二柱,柱不具者,兵起。奎曰封豕,为沟渎。娄为聚众,胃为天仓,其南众星<彗>积。昴曰旄头,胡星也,为白衣会。毕曰罕车,为边兵,主弋猎。其大星旁曰小星附耳,摇动有谗乱之臣在侧。毕、昴间为天街,其阴,阴国;其阳,阳国。阴,胡也;阳,中夏也。参为白虎,三星直者,是为衡石。参三星白虎宿中,东西直有以称衡也。下有三星锐,曰罚,在参间之星也,上小下大(故曰锐,说曰:罚三星小邪列,无锐形),为斩艾事。其外四星,左右肩股(一作暇)也。小三星隅置,曰觜 Δ ,为虎首,主葆旅事(葆守也,旅军众,言佐忝伐芟除凶匿也)。其南有四星曰天厕,厕下一星曰天矢。矢黄则吉,白及青则凶。其西有勾曲九星,三处罗列:一曰天旗,二曰天苑,三曰九游。其东有一大星曰狼,狼角变色,则多盗贼。下有四星曰弧,直狼。狼比地有大星,曰南极老人:星见,则天下治平;不见,兵起。常以秋分候之南郊。附耳星入毕中,天下兵起。北宫玄武,虚、危。危为盖屋(危上一星高,傍二下,似盖屋也),虚为哭位之事。东(一作其)南有众星,曰羽林天军(虚危一作营室。阴阳始终之处,际会之间常多奸邪,故设羽林为兵卫)。天军之西曰垒,或曰钺。旁一大星,曰北落,若微天(一作亡),军星动角益稀,及五星犯北落,入天库(一作军),兵火起。火、金、水、犯之,尤甚。火犯,多忧兵事;水犯,忧水患;木、土犯之,军吉。危东六星,两两而比,曰司寇(一作空)。营室为宗(一作清)庙,四(一作曰)离宫阁(一作闾)道。汉中四星,曰天驷。旁一星,曰王良,策马,车骑满野。旁有八星,绝汉,曰潢星。旁,江星,动,人涉水。杵、臼四星,在危南。瓠瓜,有青黑守之,鱼盐贵。南斗为庙,其北建星。建星者,旗也。牵牛为牺牲,其北河鼓。河鼓大星,为上将;左右者,为左右将。婺女,其北为织女。织女者,天孙也。是以圣人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,日食三十六,彗星三见,夜明常星不见,夜中星殒如雨,皆书之。当时祸乱辄应,上下交怨,诸侯奔走,战伐并兴(一作与),不保其社稷者,不可胜数。是知玄象示变,吉凶之征也。凡为将者,不可不详之也。

○日第一百四十三

无云而日色昏晦者,主将不明也。或日月阴沉无光,不雨,或十昼夜不见日月者,此时不可妄委兵于人,大将不忠之象也。日色青,军令削弱,吏士多陵正也。或日边云气文成五色者,破军杀将之象也,其大祸在二年之内。或赤云截日如杵形者,兵将大战血气,先动者败。或日月旁有物如枯树,起兵者胜。或云气如青衣人垂手在日西立者,所见之军当有帝王,

此胜候也。两军相当，日晕等者力均，曰杀将。抱且戴者，有喜，围在于中者内兵胜，围在于外者外兵胜。日珥（一作珥），拜大将，有兵在野。日有足白者，所临破军杀将。有背气青赤色，曲而向外者，为背叛之象也，其将有二心。日背有缺，气被直向外如山字者，两军相当，所临者败。军两相当，日有冠缨者，和解；抱截（一作戴），大喜。日外青内赤，则两军以和相去；日外赤内青，则两军以恶相去。日之气晕，先至而后去，居军胜。若先至先去，前有利后有病；后至后去，前病后利；后至先去，前后皆病，居军不胜。见而去，其后发病，小胜，必亡功；见半日，上有功。晕（一作而）缺，两军相当，随缺击之，缺方败。抱晕者随抱晕，克。日背晕而珥外，军凶。晕有青气在外者，所临克。日月背晕，兵阵不合。七日晕不解者，不可起军。晕而背抱珥，及值而实之者，顺从击之，克。晕而两珥，一在外，一在内，并有聚云，不出三日，两军和解之，又有他军围城。凡有日晕制胜，近期三十日，远期六十日。日下有云气如龙形蜿蜒者，凶。日斗，有大战，天下乱。日失行，凶。日月扬光，重轮，日五色，当之大吉利。日无光而赤晕，主将忧；黑晕，败；白晕，惊。子日日食，兵起魏分；丑日日食，兵起赵分，忌六月、十二月兵动；寅日日食，兵起燕分，忌正月、七月；卯日日食，兵起鲁分，忌二月、八月；辰日日食，兵起楚分，忌三月、九月；巳日日食，兵起宋分，忌四月、十月。午日日食，兵起韩分，忌正月、七月。未日日食，兵起齐分，忌六月、十二月；申日日食，兵起魏分，其祸最深，忌五月、十一月；酉日日食，兵起郑分，忌二月、八月；戌日日食，兵起宋分，忌正月、七月；亥日日食，兵起秦分，忌四月、十月。夫日食之食向上者，不出九十日征伐；日食从下向者，百姓更有侵夺；日从旁食者，兵动邻国。

○月第一百四十四

黄虹贯月者，兵起。月旁气渐渐大者，不可攻城叩阵，宜屯兵以自守，敌来勿与战。月旁气细细从外侵轮，但攻城小战，胜。月旁气远之，不得攻城，切宜坚自守备。或气绕月而光明者，主人吉，但守勿忧外贼。或星在月背，城中兵欲败走；星在月角，军内有智谋之士，勿轻敌。月之下角有星，敌人潜入我军，宜精守四门，详别诈伪。或三星上下，在月之上下角，及在月背，用兵不利，攻城不拔。或三星俱在月背，攻战（一作城）皆不利，军中亦有失叛之事，宜精慎明察，恤抚三军。或三星俱在月上者，攻战不利。或三星俱在月形中，敌中兵乱，三日内降（月形中者，谓弯月之虚气也）。三星俱在月中，敌中当有诈降，大造战具，欲乘间大战。月入太微出北座，若犯北座，则下谋上。月出房户北，为兵乱；出房户南，为兵败丧。月晕七重在参、毕之间，兵大战。辰星在翼，月犯之，大将死。太白入月，胡兵退。月晕，先起兵者胜。抱戴（一作负载）赤色，在外外克，在内内克。月晕之时，岁星、镇星色暗则主克，若明胜。月晕太白，色暗主胜，色明客胜。月起房、箕，大风起。晕于参、毕，大兵起。军出之时，卯食即凶。大星入月，色暗恶客败，色明客胜。月晕赤色，客胜。月垂四珥，敌来攻。月带四彗而出，密备奸人谋，主将不忠，兵大起。月在天狱中，吏士多犯禁。星贯月中，主将多淫乱之事，亦防奸人乱军。两月相重，吏士争乱（争一作大）。日月并见，将弱士强。月食，谋者不明。入井中者，兵起。月逼近太微者，大臣谋乱。月临天狱者，从四边周回食心者，大乱。食于八月九月者，敌兵胜。苟欲详日月星辰之变，当以二十八宿之分野验之，则知在于彼我也。

○杂星第一百四十五

福庆之星，其化者何？积天地淳（一作纯）粹之气也，精气动而化之也。飞流之星，其化者何？五星之精气也。五星有变，则精气散而为妖星。是故《汉书》曰：天晴而景星见（晴者有赤方与青方相连，赤方气连中有两黄星，青方气中有一黄星明也，三星相合而明则为景星者也）。景星也者，黄而润泽，其伏无常，常出有道之国。苟或见于君上，此乃应天之兵，大庆之兆也。若在，当速自退军，不可与抗也。或流星长四五丈，如龙蛇动摇者，大将凶。或白云如车轮，下有流星旋入北斗者，主人当走。星有勃于招摇者，夷狄将乱。或流交于天

心者，敌盛。或流衡、太白而过者，大将凶。或流星贯日而灭，敌凶。或流星贯于紫宫，备奸贼下谋上。流星前赤后青黑者，客军败。流星从敌上来立吾营上者，当有奸谋来说吾军。流星尾长三尺辉然者，人主使也；赤色者，将军使也。凡用兵攻其星见之所，则克也。流星色苍白者为使，赤则有兵，黑则丧。星有曳光如匹练坠军中者，星有色如血，及星有光奕奕，细碎坠军中者，敌兵阴到，多杀伤。或星无尾，形色如橘，或有拖光如剑形坠军中者，敌兵则猛，我必败。或大星无尾状如斗，及火星状如橘大而色黑，昼坠军中者，主大杀害。星有五色曳尾，或有圆光大如斗，内赤黄而外青，及有头如血而尾白坠军中者，败兆也。

○客星第一百四十六

客星者，非主座之星也，故曰客星。色白如气勃勃以絮，所过之宿必有灾害。出营室，无兵，亦不罢。入奎，破兵，杀将。犯娄，胡乱。入昴，胡入犯塞。入毕，边有急兵（一作水）。犯觜，堡虚，军储少，饥。犯柳，兵起。守张，将有阴计，兵起。入招摇，胡兵起。入天枪，兵起。入天，兵起。犯文昌星，苍色，将有忧；色多赤，将惊；色黄，将喜；色黑，将死。守传曰，胡入中国。守天鸡，天下兵马惊。守天街，胡王死。入娄库，兵起。守南河，兵起。守骑宫，将忧，士卒疫。守北落师门，虜入寨，兵起。守天仓，粟贵。入天苑，兵作马死。入天宫，天下弓弩皆张。出天宫，匈奴兵起。守库骑，西羌来降。守九洲殊口，负海丕安。

○妖星第一百四十七

天雁星，将军之精华也，色青赤有光，尾长三四丈。天猗星者，飞星忽作为云者也，所以兆地者流血积骨之象也。颡颥星，如大瓮，前卑后高，见则大将死。烛星者，状如太白，其出也不行，才见而灭，所烛之地城邑拔、兵破乱也。天狗星者，状如大流星，有声，其下止地，其形类狗，远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而下，圆如数顷田，而上锐，黄色，见则千里破军死将也（一曰有尾如狗形也）。蚩尤旗，类彗而尾曲，象旗，见则王者征伐四方。天蓬者，类十小星绵联如絮，所见之野当有兵起。虎头星者，其落如大月著地（一作贼），则光星类黑，大声如雷，所坠之地兵火起。旬始星，出于北斗旁，状如雄鸡，怒则青黑象伏鳖，见则兵乱。格泽星者，如炎火之状，黄白色起地，上锐（一作钝）而下大也，其见也不种而获，不有土功必有大客。枉矢星者，类大流星，蛇行，色苍黑如有毛，目长如一匹布著天，此星见则天下兵起。昭明星者，白而无角，乍上乍下，所见之地兵多变动也。五残星者，出正东，东方之星也，其状如辰星，去地可六丈，大而黄。六贼星者，出正南，南方之星也，去地（一作行）六丈，大而数动，有光焰。司诡星者，出正西，西方之星也，去地六丈，其状如太白，大而白。咸汉星者，出正北，北方之星也，去地可六丈，而赤，数动，察之则中青。此四星所出非其方，其下当起兵为乱，冲击者不利焉。四镇星者，出四隅之地，去地可四丈。城维藏光星者，亦出四隅，去地可二丈，若月之初出，所见则下有乱兵兴动，有德者昌。或二赤星有月背者，利宫姓为将。或三赤星从西北向东南者，利徵姓为将。或一赤星从西向东者，利角姓为将。或二赤星共尾一处从东向西者，利商姓为将。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，利羽姓为将。夫星象所见，兵家祸福之本，不可不详之。

○流星第一百四十八

流星者，天使也。自下而上者曰飞，自上而下者曰流也。飞大曰奔星，小曰流星。大使大星，小使小星，谓紫微大微宫也，徐行渐进，经于列宿之次，或于他星之座为使也。声大者怒象也，疾出迟出者并为妖星。入角，四夷兵起。前黑后赤，兵败将亡。入参不出，先起者胜，后发者败。犯七星，兵起。色青，兵起。入河鼓，大将亡。一云，河鼓兵起。入王良，兵起。入将军及羽林，兵大起。抵北落，兵起。使星出入天库，匈奴兵起。抵天市垣，大将亡。抵天狗，犯弧矢，将有千里之行。使星出厖，兵马起。

○彗星第一百四十九

彗星长而亘天，兵大起也。引尾入城，城将拔，近则八日，远则十二日有应。彗直垂入

军营者凶，宜（一作远）拔之，否则士卒俱死。若在敌，宜急击之。彗出于月之左右者，不出三十日有兵起。抵触月者，暴兵起。若色白者，有大丧也；苍黄者，臣下谋也；黑者，兵大起也。从中天出曳尾向西者，奸人害主将；从南曳尾向北者，妄杀害；从天中出身尾向东者，士民多饥；曳尾向东者，民凶；从北出曳尾向南者，士人凶。彗形如宝，寇来疾速。形如幢节者，寇强不可妄动。色如血者，敌兵阴到。光焰灿烂而尾长阔者，敌盛。凡彗所指处，皆凶地也。

●卷十五

○五星统论第一百五十

岁星之行也，大阴在四仲，则岁行三宿；大阴在四孟及四季，则岁行二宿。二八十六，三四十二，行二十八宿，十二岁而周天也。荧惑之行，常十月入大微，受制而出，行列宿，同无道，出于无常也。太白之行，常以正月甲寅见营室，与荧惑俱晨出东方，二百三十日而入，入二十日而复出西方，二百三十日而入，入二十五日而复出东方，出以辰戌，入以丑未也。辰星之行也，常以二月春分见奎、娄，五月夏至见东井（一作西），八月秋分见角、亢，十一月冬至见牵牛，出以辰戌，入以丑未，二旬而入。辰候之东方也，戌候之西方也。镇星之行也，常以甲辰元始建斗，岁镇一宿，二十八宿（一作岁）而周天也。凡四星与镇星合，则为内乱。与星辰合，则为变谋，为饥，为旱。与太白会，则为白衣之会，及为水。荧惑、太白合，则为死丧，用兵者凶。与镇星合，则忧。与辰星合，则军困，先举兵者大败。镇星与辰星合，则有覆军亡师。与太白合，则为疾病，为内乱（一作兵）。辰星与太白合，则为变谋，为兵忧矣。凡岁星、荧惑、镇星、太白与辰星斗，皆大战之象，兵不在外与（一作兴）内，兵构乱。一曰：火与水合为淬，与金合为铄（一作灿），不可举事用兵。土与金合国亡，与木合国饥，与水合为壅沮，不可举事用兵。木与金合斗，国有内乱（同舍为合，相陵为斗）。二星相近者其殃大，二星相远者无伤也（犯者七寸以内光芒相及也，陵者相过也）。凡五宿所聚之宿，其国当亡于下。从岁星以义，从荧惑以礼，从镇星以重（重者，以威重者也），从太白以兵，从辰星以法。二星若合，是为警立绝行，其国内外皆举兵，人民饥谨，改立王公。四星若合，是谓大荡（大荡者，荡涤也），其国兵丧并起。五星若合，是谓易行，有德受庆（一作立），王（一作正）者奄有天下，主持泰平。五星大，其事立；五星小，其事不立。凡五星色皆圆白，为丧为兵；赤，为旱；青，为忧，为水；黑，为多疾；黄，吉。五星皆角而赤，兵大起；黄，有争地之役；角白，丧；角青，亦兴兵；黑，潦。五星同色，天下偃兵，百姓安乐。夫太白主中国，而辰星主胡貉也。凡五星早出为盈，晚为缩。盈为客，缩为主人。五星盈，必有天应。五星入大将军，兴兵吉。五星犯毕，兵起。用兵之道，不能先备五星之休咎，是举其师（一作兵）与敌也。

○木星第一百五十一

木星者，东方之宿也，木之精也。所临之地，必有（一作施）福。天子布德，人君之象也。其下为太和之神，以逆行为不轨，为贼殃。其木星小则多病，大则喜（一作嘉）。以作之宿为有礼，有福。苟无礼，则无福。所见之分野，不依位而见，其色光芒动摇，谓之怒。此则无礼也，故有殃。其精所居之地，或为妇人或为近臣，扬其殃祸，乱其人民，歌谣异语，兴动盛衰。凡木星出，若非常之处，青黄之色勃勃然有光芒三角者，名曰摄提，亦名应星，亦名重华。若角边见者名重华，久住有灾，过则无灾，兵丧应之。木星所临之国不可伐，伐者受祸；可以征（一作往）伐人。凡木星之行也，进舍为盈，退舍为缩。盈则其国有兵无伤，缩则其国有忧而将死军败。设有所去焉，则失地；所到焉，则得地。亦曰：当居不居国亡，所居（一作到）之国昌。已居之而东西去者凶，不可举事用兵，以安静中度吉。凡木星守亢，则天下兵起。乘昴，阴国有忧，胡王死。入毕，边兵起。犯及附耳，兵亦起。犯参伐，兵起。经柳，兵起。守轸，兵起。入五车，兵起。守羽林，兵起。犯参、旗，兵起。

○火星第一百五十二

火星者，南方之宿，火之精也，为执法之星，岁一周天。其形焰，其行速，与诸星迟逆不同。所临之地，主兵饥丧乱，妖孽。常以十月入紫微宫受制，取无道之国，出入常以勾芒为凶。一云，东西南北无有常定，其位下为风伯神，一名罚。罚者，其形类留彗，勃勃赤焰如火，见于分野有忧，国人饥乱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甲兵起，征伐不息。其精在无道之国，化为童儿，著赤衣在于厘（一作芦）里，教为歌谣，使国人相惑；或为异鸟，飞入军营。皆有灾异。此星者，五星中最为妖恶，灾异甚于诸星。或逆行一舍、二舍，为不祥。居之三月，所临之分国有灾。五月受兵，七月国叛亡地，九月大败亡。且夫火星之精气也，为乱，为贼，为饥，为丧，为兵，所居之国受殃。角而动者绕环之，及乍前乍后，乍左乍右者，灾愈甚。若火星临敌，我利之，可以力攻之；临我则勿妄动。荧惑出则有兵，入则兵散。周旋止散，乃为死丧寇盗也。临其地则亡地，以战则不胜。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，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，其南为丈夫丧，其北为女子丧。火星，天子理也。故曰虽有明天子，必视火星所在。凡鹑火之时，宜背午地。他皆仿此。火犯土、木，主大战。金星搏之，亡偏将。火环金星，偏将死。与金星相违而斗，破军杀将。入金中土出者，破军杀将，客胜。火出所在，不利先起。犯左右角及守亢，兵起。入房，马贵。入糠，兵起。犯南斗星，破军杀将。火入女及入危，兵起。守昴，胡人不宁，匈奴破在三年。犯毕左角，大战；右角，小战。犯附耳及角，兵起。犯参，兵起。犯东井一星，将军野战死。犯鬼，兵起。守七星，有外兵起。火乘张及与张合，兵大凶。守张合，大将惊。犯翼，边兵起。入轸，兵起。火行河南界，边兵起。犯大微宫门之右，大将亡；左，小将亡。

○金星第一百五十三

金星者，西方之宿，金之精也。岁行分方，主义，主将策，主奸谋，主诛伐，将军之象也。其精下为风伯、雨师，所在之宿，止其分野。其芒色摇动，可以随形见灾，以出入不时为凶。其星日不依状，若没色大（一作木）甚光（一作火）。大者，表帝王之德正也。若合伏不伏，合见不见，不以常道者，此主君之失政臣下用权之兆也。或见非常之处，芒角七锋，色多似赤者，名曰七公，亦曰殷公，亦名太公（一作心），表帝王革政大丧之兆也。或出东方，不依伏没，其精名启明，亦名天相，乃在左右大臣不赴（一作附）君心也，万姓苍皇（一作黄），流移异国，兵革伏起。其星凡（一作九）锋色白晕，其精伏于昴西四十五日。若依位而见，则灾消，名更。见于非常，其名大器，亦曰大泽，亦曰爽星。芒角所临之国，其大灾有七：一曰大水，二曰大火，三曰亡散，四曰兵聚，五曰大兵，六曰大饥，七曰诸侯死境、虫兽食人、天下大乱。日南方，金星居其北者曰盈，王侯不宁，用兵进吉退凶；日北方，金星居其南者曰缩，王侯有忧，用兵退吉进凶。当出不出，当入不入为失舍，不有破军必有死亡之兆。一曰：天下偃兵，野有兵者，所当之国大凶。当出不出，未当入而入，天下偃兵，兵在外则入。未当入而入，未当出而出，天下举兵，所当之国亡。当期（一作斯）而出，其国昌。出青（一作东）为东方，入黑为北方，出白为西方，入赤为南方。所居久，其国利。疾过，其乡凶。入七日而后复出，将军战死。入十日而后复出，相死。入又复出，王者恶之。已出三日而复微（一作没没），入三日而乃复盛出，是谓Й（一作央）伏，其下国有军将死。已入三日又复微出，三日乃复盛入，其下国有忧师。师虽众，敌食其粮，用其兵，虏其帅。出西方失行，夷狄兵败；出东方失行，中国兵败。一曰：出早为月食，出晚为天矢为彗星，将发于无道之国。金星出而留桑榆间，病其下国（行迟而下也，正出举目，平正出桑榆上，余二千里焉）。上而疾，未尽期日过参天，病其对国。分天为三，在戌酉过其一也。金星经天，天下革主。日，阳也；金星，阴星也。日出则星亡。昼见于午，上于经天，是谓乱纪。金星昼与日争明，强国弱，女主昌。金星者，兵象也。出而高，用兵吉；浅，凶。金星庠浅，吉；深，凶。行疾，用兵疾，吉；迟，凶。行迟，用兵迟，吉；疾，凶。有芒角，敢战，吉；不敢战，凶。击角所指，吉；逆，凶。进退左右，用兵进退左右，吉；静，凶。圜以静，用兵静吉；躁，凶。金星出则兵出，入则兵入。顺之吉，反之凶。赤角，有战。金星者，犹军

也；而荧惑，忧也。故火星从金星，军忧；离之，军舒。出金星之阴，有分军；出金星之阳，有偏将之战当其行。金星还之，破军杀将也。辰星者，杀伐之气，战斗之象也。与金星俱出东方，皆赤而角，夷狄败，中国胜。与金星俱出西方，皆赤而角，中国败，夷狄胜。五星分天之中，积于东方，中国大；积于西方，夷狄用兵者利。辰星不出则金星为客，辰星出则金星为主。辰星与金星不相从，虽有军不战。若辰星出东方金星出西方，辰星出西方金星出东方为格，野虽有兵不战。辰星入金中五日乃出，及入而上出者，破军杀将，客胜；下出者，客亡地。辰星抵金不去者，将死军败。正其上出，破军杀将，客胜；下出，客亡地。视其所指，以名破军。水星绕环金星若斗，大战，客胜，主人吏士死。水星与金斗，可咸剑（咸剑者，其间可容一剑也），小战，客胜。居金星前，三日军罢。出金星左，小战。历金星右，数万人战，主人吏士死。出金右去三尺许，军急约战。凡金星所出、所直之辰，其国为得位，得位者战胜。所直之辰，顺其色而角者胜，其色害者败，随地而败向也（郑色黄而未苍小败，宋色黄而赤黑者小败，楚色赤黑小败，燕色黑黄小败，移却则胜之）。金星白，比狼；赤，比心；黄，比参；右肩青，左肩黑，比奎。大星色胜位、行胜色（大白行得其度，则胜色也），行其度尽，胜之。凡金星与月相夹，有兵，拔城，偏将战。与月俱出，守城者败。与列宿相犯，小战。与五星相犯，大战。金星在南，南军胜；在北，北军胜；出东方，背之吉，逆之凶。西、南亦如之。金星守南斗，三十日夷狄来侵。入羽林，兵起。食昴及食毕，胡王死。金星之光暗，战败将死。金星变色，随方色战，吉。若青则东克，余亦如之。入月，客兵败将死。色白而角，可与战。金星之出也，初大后小，兵弱；初小后大，兵强。金星与木星一东一西，害王侯；一南一北，刀兵伏藏。犯毕左角，左将死；右角，大战，将死。陵房色赤，兵起。勾己，大战，不胜，将诛。金星出入而留守于尾，兵起于野，将士满道。入南斗，将战死。犯河鼓，败军杀将。犯牵牛，将失众，守兵作。犯房（一作危），亦兵起。入室，暴兵满道，将死。犯东壁，大兵起。守奎，外国兵入犯塞。守娄，征无功。守胃，兵起，胡王死，四夷多忧惊。犯毕，边兵欲毁。入毕口，马贵，军伤。犯觜，兵起。犯参，边兵起，左右厢大将忧。犯参、伐，兵起。犯井，将军恶之。入井，兵起。犯舆鬼，兵起。入柳，兵起，益地。守柳，大将死。犯星，大将入塞。入翼，天下兵起。犯轸，其国兵大起。

○水星第一百五十四

水星者，北方之宿，水之精也。出于仲月，天下和平。若仲月不见，则灾变生，大饥，阴阳错乱，国家倾危，冬温夏凉，害人伤物。主制五刑，偏将军之象也。其精下为先农之神，以不效为凶。一名纽（一作丑）极。变色出己所见不常之处，其光青白辉辉然者，此帝王之为德及（一作正）也。如此星见，多夜雨昼晴者，臣下用阴谋其上也。至于偏裨地，皆放此。其星若不见四仲见于四孟之月者，其神明名勾星。光芒勃勃然如片云，大如景星灿烂，九月所见，分野人多流亡，迭相啮食，白衣聚会，兵起，吞并九州，十年大荒。其变如此，审详候之。其久而不没，光聚两角，变彗勃勃然者，象海鲸鱼死，易王迎新之象。其神又名彗星，芒急辉辉然，其芒角五锋状如励剑，形于万物者也。早为月食，晚为彗星。一时不出，其时不和；四时不出，天下大饥。失其时而出（一作为），当寒反温，当温反寒。当出不出，是谓（一作以）击，卒兵大起也。与他星遇而斗，天下大乱。凡水星入月，主败兵。与金星合而出，破军杀将，客胜。视旗所指，以命破军。环金星，大战，客胜。守房，胡败。守娄，兵起。犯毕，夷伤主人，客胜。出昴北，胡主死。守毕、昴，边兵起。守参、伐南，胡人入塞。入井，则兵进；出井，则兵退。犯鬼，兵起。入娄，兵起。守柳，牛马贵。守张，兵起。入翼，兵大起。犯五车，兵起。留心，兵起四方。

○土星第一百五十五

土星者，中央之宿，土之精也。若见于四季，表主之盛衰也。其神隐于大微，或下于人间，为妖异，为艳女起乱，亡破国家，为妖言惑乱人心；或为近臣，间斗忠良。若其星光润

鲜明，见井、鬼之间，伏没依常道，则正道不失；不依常道，则三纲错乱。夫此星之色本黄而光明独锋在上，如火焚（一作炎）之状，四面象光细而附上毳然，即土星之本体。土星所居国，吉。未当居而居之，若已去而复还，居之国得土地。当居不居，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，国失土。居其宿久则福（一作祸）厚，居其宿易则福薄。当居不居为失镇，其下国可伐，得者不可伐。其盈为王不宁，缩有军不复。一曰：既已居之，又东西去之，其国凶，兵将乱，不可举事用兵。失次二舍、三舍，有王命不成，不然将有大水。凡犯左角，大将战死。守右角，兵起。守糠，兵大起。入天庙，兵大起。守虚，有客兵至，不过五日自去。守奎，入奎，有边兵起。入娄亦如之。入胃，客兵败，主兵不用。入昴，胡主死。入毕，臣下为乱。入觜，兵起逆行。守参，胡兵起。守井，越兵起。入胃，舍七星，兵起，负海大饥。守张，多盗贼，兴土工，兵起。入軫，兵发事自败。入天庠，兵起。守河南界，蛮夷兵起。出东掖门，为将军宝事。出西掖门，为将军受事，西出受刑。

●卷十六

○分野统论第一百五十六

《易》曰：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又曰：仰以观乎天文，俯以察乎地理。此皆前圣人洞吉凶兴亡之道，然而天文、地理、兵象之要略，得不审而用之哉？行师之际，五星伏没、迟顺两曜、盈亏薄食、飞流示变、孛彗为妖，既知之矣，必审必详所居躔度焉。其躔度既详之矣，必审所管分野焉。苟如是，方可以精别灾异，顺其举动而已矣。今臣辄上据天文，下推地理，以别十二分野。外以观星辰之变，内以备山川之用，天地之间，灿然在目。其图其状，以示于来者焉。

○老人星第一百五十七

○大火第一百五十八

○析木第一百五十九

○星纪第一百六十

○元枵第一百六十一

○觜瞥第一百六十二

○降娄第一百六十三

○大梁第一百六十四

○实沈第一百六十五

（原缺）

○鹑首第一百六十六

（原缺）

○鹑火第一百六十七

（原缺）

○鹑尾第一百六十八

（原缺）

●卷十七

○云气统论第一百六十九

臣闻百人已上，胜败之气必具焉。是以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天地无言，吉凶以象占；云气有异，必契灾变。占气之时，观气之初出如甑上云勃郁上腾，气积而为雾气，阴气结为虹霓、晕珥之属；不积不结，散漫一方，不能为灾。必须知杂杀气森森然疾起者，乃可占。常以平明、下晡、日出处时候之。其内有风雨为解者，不成灾也。若出军之日，天气漠漠，云彩阴沉而寒者，必战之象也。若晴阳荡和，风雨不动者，不战也。如或有青气见君王相上者，大胜。青屈旋留注者，下流血。大雾五十日不散者，其境当有兵马。雾色苍黄者，亦有灾变也。白云如匹练经丑未者，兵之象也。或云如人行，排列如阵，或壬子日四面无云，独见出云如旌旗，皆兵象也。或云三道，如雾非雾，如尘非尘者，敌人发军之征，随其起处防之。或白云如匹布起于东方者，大兵起也，色赤者尤甚，青者大丧，黑者亦如之也。或黑云三道，首尾锐而中裂者，其下将有大战。或云气赤而其缘黄者，大臣专权之兆也，不早除之，将有大变。于军上往来，则往者败，来者胜。或云气散如锦文者，当有赦书行天下。天下若无庆贺事，必见流血。或云气如虎头者，暴乱之象也（象一作众）。或云气如弩弓之状者，天子之气。或云气长数十百丈者，猛将之气也。或云气无故如虎行云中者，当暴兵至也。或云如人字在空者，所发之处（一作地）必有人来告急，一人则气一条。云如方一红者，暴兵至也。或望无云，独见赤气如旦暮之霞，或见黑云极天，或白云如仙人衣，十万联结，部队相逐，罢而复起，或白云广大七丈，东西极天，如此者皆起兵之象。或有黑云如人持刀盾者，暴兵之气也。如见之国，当严号令，肃士伍以备之。

○杂云气第一百七十

凡占气三四百里，平目望在桑榆上千馀里，登高望之下属地者居三二千里。云气有如兽踞上者，战。自华而南，气下黑上赤；嵩高三河之郊，气正赤；常山已北，气下黑上青；渤海海岱之间，气皆黑；江淮之间，气皆白。徒气白，土功气黄，车气乍高乍下、往往而聚，骑气卓而（卓一作卑）布，卒气搏。前卑而后高疾，前方而后高者锐，后锐而卑者却。其气平者徐行，前高后卑者不至而反。气相遇者，卑胜高，锐胜方。来卑而修速者，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。气来高七八尺者，不过五、六日十余里、二十里见。来高又余二十丈者，不过三十日去之五、六十里见。和云精白者，其将悍，其士怯。其大根而前绝远者，当战。精白而前低者，战胜。其前末两昂者，战不胜。阵云如立垣，杼云如杼，轴云搏而端锐，钩云如城者亘天其半，云霓者类阙。其故剑云钩曲者，此云见，以五色占而泽搏密，其见动人，乃有占，兵必起，必战斗。其旦五朔所候，次于日旁云气。人主人象皆如其形，故北狄之气如群畜穹庐，南夷之气类舟航幡旆（一作旗）。若冬至之后夜明者，阳气之动也，不足占。

○胜兵云气第一百七十一

处营临阵之时，紫气出于军上者，大庆之兆也，即日有喜。或军上云气如覆堤前赤后白者，胜气，利进兵攻击，在敌则胜。或军上气凝成云，中天而住（一作往）坚固不变者，名曰刚气，在敌则勿攻之。或军上云气作盘踞之状者，此之谓天威也，宜用精兵固以渐进战。或军上云气如华盖先动者，或云气上赤下黑临军者，此弱彼强，然终破强，小能击大，大战大胜，小战小胜。或云气如黑人在赤云中，谓之捷（一作梅）气。或云气如十五童子，气中赤气在前者，强兵之气也。或云气如山堤林木；或白气粉（一作分）泽如楼，绕以赤气；或云气烂如火光或涌如火烟；或云气如山盖分为（一作高）两穗蓬蓬然，又类草烟之状，此得天势也；或云气凝日而成五色；或云气十五五如赤鸟蹲黑气中；或气如黑烟；或云气如马头高尾低；或云气如人持斧向敌；或云气如二匹练：此十者，劲兵之气也，在敌则宜避之，在我则所向皆克矣。黄云气黄白厚润而重者；或云气动，广如三匹皂帛，前大后狭，军行其中，有云如斗鸡，赤白相随在气中；或阵上有五色气连天；或云气连天如乌衣人在赤云中；或黄气亘天：此五者，应天之兵也，击之大凶。或军上气如蛇举头向敌；或赤黄气干天；或云气如日月而赤气绕之；或云气如日晕有光著（一作者）；或气凝聚而不散；或赤云如龙，

彩色郁郁冲天；或云相绕又如凤凰之状；或云气光润如城门隐隐在白云中；或气内赤外黄：此九者，强兵之胜气，一曰王者之气也。云气如是者，在我军上则出击敌，若在敌上则慎勿妄动。又若在我军上，及敌人军气如常者，亦胜兆也。

○城上云气第一百七十二

进兵攻城，及敌来围我，亦审云气之吉凶。或城上或营上有气如人十五五，皆叉手低头者，军人愿降也（此章一缘胜败之气杂论之，又多言城中之事，故别立此章。若于营塞及阵上吉凶亦同）。或云气上黄下白，名曰善气，所临之军欲相和解。或城中气如白旗者，不可拔。或黄云临城者，城中有大喜庆。或青色气如牛头触人者，城中不可屠（一作图）。或城中气出东方色黄者，此天钺，不可伐，伐者大祸。或城上气如火烟分涌者，主人欲出战也。其气无极，不可击。诸色但出而无极者，不可屠。或赤色或黑气如杵形从城内向外者，内兵突出，主人大胜。或城上云气分为两穗火之状者，不可攻。或蒙气绕城而不入者，外兵不得入。凡攻城寨有诸气从城中出入吾军者，胜气也，谨备之。或攻城赤气在城上，黄气在四面绕之者，城中大将死，城降。或城上赤气如飞鸟者，急攻之，立可破矣。或气出入于城中者，城中居（一作军）民欲逃散，无斗志，急攻之。或气如死灰而覆其城寨者，吏士（一作使）病，城可屠。或城全无云气者，士卒心散。或城上赤气如众人头向下者，其下多死丧血流。或白气绕城而入者，急攻之，可拔。或白气光如剑形，长百余丈，自敌上起而横城上者，攻之者受祸，城不可屠，八十一日内应。或黑云高起，以黄为缘，长凝于阵前，横列如跪，其状如手相牵，三三五五低头拱手营阵之上者，人必降。或云气如鸡雉及走兔者，贼当来攻城，急备之。或云气三条五条横列成阵，文如虎斑者，所临之军必拔城杀将，见之急攻之。或云如龙行于城上者，必有大水。凡城上胜败之气如是者，胜在敌，不可攻之；败在敌，可攻之。胜在我，则利出兵进击；败在我，则坚壁清野，严以守之。云气所见，天地心也，可不慎哉！

○将军云气第一百七十三

欲知敌将之贤愚，亦以云气占之。夫军上青云带赤中黄白，自旦日至夜不散者，其主弱臣强，大将军骄恣，法令颠倒，可急攻之。或军上云气昏昏暗浊者，主将不明，贤良不附也。或军上云气如蛟龙者，主将军神魂散乱，可击之。或出自白日没之后，有青气西亘天者，经十日不雨，大将当失位，强在三年之内也。已而变赤者，大败之兆也。或军上青气渐黑者，大将军死。或云气黄白而润泽者，将有威德也。或军上气渐渐如云变作山形者，将有深识也。或云外黑而中赤向前者，或两军相当云气如仓者，或赤气如山者，此三者将悍精骁勇也。或云上与天连者，将有智也。或云气如龙虎在煞气中，或如火烟奋奋，或如火光变变，或如林木あだ者，或如尘埃头大而卑者，或色紫黑状如门上楼者，或如紫粉（一作粉素）霏拂者，或如龙游黑雾中者，或如日月有赤气起绕者，或状如门上黑下赤者，或如皂旗者，或如弓形，或蜿蜒如蛟蛇者，此十三者猛将之气也。或云气青而疏散者，将怯弱也。或前大后小者，将不明也。或内黑缘以白气者，将懦而无谋也。如此者，可以诈动，可以事惑，可以威，可以强逼决胜矣。

○伏兵云气第一百七十四

进兵之时，先于山川四面望其云气。浑浑圆长，赤气在其中者，或如赤杵在黑云中者，其下有伏兵。或气青黑色掩北斗者，敌将设伏兵以待我也。或两军相当，赤气在阵后者，亦有伏兵随气所在之方。或云绞绞绵绵者，此以车骑为伏也。或云气耸然类山丘形者，此皆精猛之伏兵也。或云气成布席状者，此以步卒为伏也，所见之地急防之。

○奸贼云气第一百七十五

白气群行，徘徊结阵往来者，他国人来欲图乱我，不可应之。视其所往，随而击之，可得也。或有黑气临我军上，如车轮行，敌人深入，谋袭营栅。或有黑气游行，中含五色，临我军上，必谋合诸侯而伐我，诸侯必谋反敌军，敌军当自败。或有黑气如幢节之状出于营中，上黑下黄，敌人来求战，无诚实言信相，及九日内必觉，备之吉。凡云气如是者，敌之密谋

也。

○败兵云气第一百七十六

军上气如死灰，或如马肝，或如偃盖，或如群羊，或如惊鹿，或如卧人无手，皆败征也。或黑如坏山（坏一作败），随军，军败将死；随我，亦（一作移）当避之。或云气白黄昏发连夜袭敌者，军士散乱，击之吉。或军上气卑而一绝一败，在东发白气者，灾深。或云气五色而东西南北不定者，军欲败。或赤气炎隆于天者，大将军死而众军溃乱。或黑气如牛马从雾中渐渐入军者，名曰天狗下食血，必营于远处避之。或云气盖道蒙蔽而昼冥者，立败之征也，爨不暇熟，急避之。若云气或青或碎如瓦砾，所临之军即败也。若云气或赤或白，如人无头，如人卧匍地低头，所临之军败也，当流血百馀里。在吾而欲禳之者，大将移营他处即吉也，士卒令其欢心上腾，可以解福。或云气如水破堤，士伍溃之兆也，敌将潜兵袭我之后。或夜云气长如引索垂下，所临之军败也。或夜半云气浓黑者，多阴谋。色青白及苍黑者，皆反戾之兆也。或黑云如车轮转入军者，小人谋逆，急察备之。或云气状如犬者，其下多流血。或云气黑色而黄色在上者，士卒怯懦，内亦有反乱之计也。或黑云如幡幢在气中者，或赤气如血，飞鸟在黑气中者，皆败兆也。或黑杂碎如群豕，或如群牛马，或如群惊鸟者，皆败兆也。或云气如浮尘散漫者，士卒谋反逆。或赤如火之猛焰烛天而起者，大败流血。或赤云如人三三两两或行或坐者，暴兵将至也。或云气如焚生草烟，所临之军大败也。或云气如焚生草烟，所临之军虽前勇，后当自退。能以岁月候而击，可胜。或赤云气而漫漫如垂盖者，军当自乱。或赤云两向状如八字，各有首尾，锐而复大者，大战血流，先动者败。言先动而败者，谓有两军交刃之时之兆也。或云气如悬衣，败兆也。云气如转蓬者，败兆也。或两相当，敌上全无云气者，击之可破也。或两军相当，敌上云气极天如阵者，此之谓横海气，力攻之可破也。或两军相当，望彼军上有火照人者，此失将士之心，攻之可败也。或云气如群鸟乱飞者，败兆也。或云气氤氲如虎尾垂于军上者，军欲降。不然，将有奸人为敌应。或两军相当，去十里内望见彼军上气白又高，后有青云者，立败之兆也，宜速鼓行而击。或云气苍黑者，败兆也。或云气如行牛，或如鼓车，或如群蛇乱走，或黑云如人牵牛，皆败兆也。或云如坏屋之状，兵乱将死。或淡黑云中有深黑云，黯黯而如星者，谓之败军之气，兵大灾。夫兴师动众，天以胜败之气告人者有以也。当胜气者不可恃之，当修军政、精智虑、严号令、正赏罚，此可以答天地之贶也。苟或恃胜气而军政不修，荒怠败度，此可以反胜为败也。遇败气者能必败也？当以严教令、谨智虑，责躬罪己、恭答天谴，此可变败为胜也。大将得不以胜败之象，立修德之方乎！

●卷十八

○天第一百七十七

天裂（一作制）于敌上者，敌人自乱之兆也。天色如血，兵战之兆也。天雨甘露，所雨之地兵大胜也。雨虽在敌，敌败也；在我，当避之。天雨鱼鳖，在敌，敌败也；在我，亦当避之。天雨血，在敌，急击之，可胜也；在我，避之；或在我彼两界者，将大血战，吏士俱伤。天雨絮及粟，在敌，敌凶；在我，避之。天雨海岛毛，大乱之兆也。天雨毛，所雨之地大将信任邪谋也。若烟非烟，庆云也，云开有德。若星非星，归邪也，归邪有人。若雾非雾，泣军也，泣军多杀将。若雷非雷，天鼓也，天鼓多败军。不云而雨，天泣也，天泣多覆国。凡天下之事变异于人者，急慎之。

○地第一百七十八

地裂者，兵戈之兆也。营中地生钱者，下谋叛也，急备之。营中地上生毛者，吏士多亡敌，严令防之。军在野，营地震者，有灾星到也。营地生五谷者，将士有喜庆，大将封邑。营中地色忽变黄者，大庆之兆也。营中地忽拆裂，有败军将死也，急移营避之。地忽陷者，主将破点之兆也。营中地忽生血者，贼来，急速避之。城中与营内山忽有夜崩者，吏士有分散，移营避之。屯兵之城，山春崩者，敌来伐城；山夏崩者，有大水至；山秋崩者，有暴兵

至；山冬崩者，军民饥。结营之地吼如雷者，敌来，急速备之。流水无故绝者，设伏兵至。水忽赤如血者，军士欲自乱，急备之。

○虹霓第一百七十九

攻敌人之城，有虹霓屈曲从外入者，三日内城屠。五色虹霓饮军井者，大凶，移营避之。虹霓垂营中者，亦败兆也。五色虹霓绕城，城中将乱，急攻之。白虹见于军上者，军败流血。白霓贯中，师不可出。白虹绕城而不匝者，从不匝处攻之，必拔矣。绕城而匝者，即俟从渐错处攻之。赤虹从天直垂地者，所垂之地敌兵至。十一月屈虹出，破军败将。天有白虹如雾者，营中防奸，将及兵将反。黑虹所见之地，大水到其处，利于高处置营。赤虹半隐云上，有火灾，亦当败。黄虹在营上，吏士多惊挠。青虹亦如之，不为灾。

○雷霆第一百八十

营中雷折木者，大将凶，利修军政：春三月内甲子、乙丑、戊寅、辛卯、戊午。有雷及霹雳下石杀人者，军在野营，将有大战，一月内应之。雷一声而止者，将军有重命行。将战之时，雷声自我阵后起渐渐入敌者，必胜也。随其声而击之，吉。从敌震迅而来者，凶也，急抽兵避之。天阴不雨，雷霆在我军上，随而击之者，大胜也。合战之时，大雷一声而止，先动者胜。浑浑圆长者，从来处吉。声四起东西南北不定者，军有大血战，两军伤。大雷疾速自我入敌者，胜也；自敌来，凶。霹雳当牙帐，急搜检（一作验）之，营中有奸人为贼应，亦虑暴兵至。或夜半无云而雷者，吏士不从军令也，火急施恩布惠（一作讲我）以禳其祸。

○战候第一百八十一

交战之时，五色采旗掣拽不动者，大胜候也，敌强力战，慎不可追之。临战之时，鼙鼓之音鸣于常者，胜候也。角声清激者，胜候也。风不起而旌旗悠扬，前指敌阵者，胜候也。马骄嘶而喜跃欲进者，胜候也。牙帐无故倒折者，败候也。鼙鼓之音重浊不清彻者，败候也。角声洪浊不清洁者，败候也。焦而四乱者，败候也。横而不圆者，内乱将发。旌旗撩乱不整者，败候也。马亦多惊嘶退缩者，败候也。临阵之际，胜败之候，能详慎者善矣。

○杂占第一百八十二

结营之地，天火焚其林野者，贼兵疾到。火无故自发，焚其帐幕者，有大水到。溪涧中水忽出，主有阴贼到，其地凶，移营避之。或出军之时，或将战之际，有兔及麋鹿之类走过者，勿杀之，胜兆也。营中黄龙见者，大胜也。营中山池沼溪涧忽自然自外而入者，士卒陵主将。龙斗营中及左右者，贼大至，亦防大水。群蛇集营前道上者，有急兵至。营中竹树忽然有血者，大将有重忧。营中不雨而树湿者，贼兵起。营中忽得五色鱼者，勿杀之，杀则大水立至，不然暴兵。或有鱼上下于树者，水亦至，急移营高处避之。鸡有重距重翼飞来营内者，胜兆也，杀则大凶。两军相当，遥见敌上有龙者，不出一月敌当大败。犬尿溺营前大道者，移营避之，有灾至。营中马忽惊嘶者，即起卒兵，立具兵器备之，恐贼潜到。马前营生角者，多杀伤。马毛无故而赤，主将灾也。将帅之马夜无故嘶者，其主凶。城忽出水者，贼兵相侵。鼠啮（一作）甲冑及兵器者，损吏士也。鼠群行，即有大水。鼠频出军中，防叛逆。虎狼入营者，贼兵至，伤人，大凶。

○占风统论第一百八十三

凡灾风之来，多有杀气克日，浊尘飞埃蓬勃四起也。凡祥风之来，多与佳气并，而日色晴朗，天气凉索，令条长去地少高，不动尘而过也。

○五音占风第一百八十四

宫风声如雷吼空中（一作风），商风声如驱群羊，微风声如奔马，羽风声如击湿鼓，角风声如千人语。子午为宫，丑未寅申为徵，卯酉为羽，辰戌为商，巳亥为角。宫风发屋折木，米贵，来年兵起。徵风发屋折木，四方有急。羽风发屋折木，米贵（一作情勇）。商风发屋折木，主兵。角风发屋折木，急斗战。

○刑杀占风第一百八十五

岁月日時，陽德自處，陰德在天干。歲月日時，子刑卯，卯刑子，丑刑戌，戌刑未，未刑丑，丑刑巳，巳刑寅（一作申），辰午酉亥各自相刑。子丑寅巳申為上刑，卯寅巳為下刑。大風從三刑上來，官軍克，大寒大克，小寒小克。風從刑下來禍，從刑上來福。從三刑為上，從自刑為下。

○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

申子為貪狼，主欺給不信，強奪橫取，盜賊攻劫。巳酉為寬大，主福祿賞賜，眾宴酒食，貴人君子。亥卯為陰賊，主戰鬥杀伤，謀反大逆，殺人之事。寅午為廉宜（一作貞），主賓客禮樂，娶嫁，國議，誠信。丑戌為公正，主執仇怨兵誅。辰未為奸邪，主欺慢人。貪狼之日，風從寬大來，仍以貪狼參說吉凶。他皆仿此。有杀气從三刑上來，或五墓上來，有伏兵，不戰必克。

○逆風第一百八十七

蓬勃四方起，或上來觸地，此逆風也，暴兵至。寅時發，主人逆；辰時發，客逆；午時發，親戚逆；申時發，左右逆；黃昏發，外賊逆。宮日風從角上來，卒急有兵圍。至月中折木者，城陷。羽日風喧喧，日無光深霧，兵圍城，客克。商日風從四季上來，關梁不通路絕。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，大寒日（一作賊）日相殺。

○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

攻城圍邑，經句不雷雨者，城中有輔，疾去之。征去之日，細雨沐，兵捷之征也。若大風雷雨不見日，辰午戌亥自刑之日，兵家大忌也。臨戎之際，忽來陰氣旁勃，牙杠折陰不見日，旌旗抑揚，此敗征也。慢風與氣從敵所俱來，我勝，急擊之。反是則凶。旌旗暈暈順風搖曳，舉向賊者，即擊之，勝也。大將牙旗之日，風勢順動，旌旗前指，擊鼓之音清亮，此勝兆也。持此，可以勝定安三軍之心。風旋塵如穗如蛇形，屈屈來漾者，凶，急備之。風來卑而掃地者，敵兵至，速高則來緩。營中大風折木者，大將失位。風無常而無定者，賊即至。合戰之際，大風昏揚塵沖敵，大勝。反是凶。兵初至，所伐之城天色陰翳，又無風而細雨空蒙者，軍將敗。若初臨敵而大雷雨隱而至者，大勝之兆也。有旋風入營，折絕旗幟干戈，吹壞帳幕，必有盜賊入營，將死。

○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

候風之次（一作發），常於其節寅時候之。立春之日，位應艮宮，本宮綽綽然和風徐徐而至者，此之謂條風也。風自人門起者，軍民不利也。春分之日，位應震宮，本宮風來，抑之非低，之非高，習然得風者，此之謂明庶風也。明庶風應候，軍民寧泰之兆也。風自金門起者，軍民不利也。立夏之日，位應巽宮，本宮風至，陶陶然圓緩而不散亂者，此之謂清明風者也。清明風應候，軍民寧泰之兆也。風自天門起者，軍民不利也。夏至之日，位應離宮，本宮風薰然融和而普者，此謂景風者也。景風應候，軍民寧泰之兆也。風自水門起者，軍民不利也。立秋之日，位應坤宮，本宮風來宣暢而淪（一作渝）者，此之謂涼風者也。涼風應候，軍民寧泰之兆也。風自鬼門起（一作來）者，軍民不利也。秋分之日，位應兌宮，本宮風來肅然者，此謂闐闐風也。闐闐風應候，軍民寧泰之兆也。風自木門起者，軍民不利也。立冬之日，位應乾宮，本宮風潔清瑩爽而至者，此謂不周風者也。不周風應候，軍民寧泰之兆也。風自土門起者，軍民不利也。冬至之日，位應坎宮，本宮風來淒涼不怒者，此謂廣漠風者也。廣漠風應候，軍民寧泰之兆也。風自火門起者，軍民不利也。風之來也，順者為祥，逆者為妖。皆人志正邪也，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。是以節之首日而占之，可以知其吉凶矣。行師者能以順正之道應乎天，欲風之不祥也，其可得乎！

●卷十九

○時加占鳥情第一百九十

巳酉為寬大之日，時加巳酉，鳥鳴其上，有酒食；時加寅午，鳥鳴其上，有酒食、禮讓；時加丑戌，鳥鳴其上，有酒食、詞訟、口舌；時加卯亥，鳥鳴其上，有酒食；時加辰未，鳥

鸣其上，有酒食，妇人口舌；时加申子，乌鸣其上，有酒食。寅午为廉贞日，时加廉贞，乌鸣其上，有王相长吏休废，有谏诤责让（一作酿）；时加巳酉，乌鸣其上，有宾主；时加申子，乌鸣其上，有酒食，相杀；时加丑未，乌鸣其上，有宾主；时加丑戌，乌鸣其上，与上同；时加亥卯，乌鸣其上，有酒食。丑戌为公正日，时加公正，乌鸣其上，有王相当其吉，长吏公事休废，囚死者有来慰问事；时加巳酉，乌鸣其上，有公正，酒食相遗；时加寅午，乌鸣其上，有公正庆贺事；时加辰未，乌鸣其上，有使（一作吏）士来说阴私事；时加申子，乌鸣其上有吏（一作人）来作公正事；时加亥卯，乌鸣其上，有士来说贼相杀事。辰未为奸邪日，时加辰未，乌鸣其上，有王相来，长吏奸诈，休废囚死口舌事；时加寅午，乌鸣其上，谦让人说奸讼事；时加巳酉，乌鸣其上，有酒食、阴贼事；时加丑戌，乌鸣其上，有吏捕奸邪私事，阴谋斗争劫杀盗事；时加亥卯，乌鸣其上，除贼兵劫。申子为贪狼日，时加申子，乌鸣其上，有言群盗攻劫，休废囚死，有盗贼事；时加巳酉，乌鸣其上，有酒食、攻战事；时加寅午，乌鸣其上，有善人说攻劫事；时加丑戌辰未，乌鸣其上，有妇人说群贼事；时加亥卯，乌鸣其上，有群贼攻夺事。亥卯为阴贼日，时加亥卯，乌鸣其上，有王相说群臣大义，休废囚死斗伤事；时加巳酉，乌鸣其上，有酒食相伤；时加丑戌，乌鸣其上，有使逐贼相伤；时加寅午，乌鸣其上，有妇人奸私相伤事；时加辰未，乌鸣其上，亦如之；时加申子，乌鸣其上，贼攻讨事。诸阴日有乌鸣，若群飞狩飘风门从四季上，时加四季，有攻夺，皆为开闭之事。

○运加占乌情第一百九十一

乌从子上来，大将不可震威武，敌来勿与战，必不利。丑上来者，不宜出战，兵进战，内有阴谋将发，细察备之。寅上来者，吉音至。卯上来者，利进战，大将有利庆之事。辰上来者，有吉信至，营中忽见牛羊大吉，见死物凶。巳上来者，不利战阵，两军俱伤。午上来，不利出兵。未上来，战斗主吉，客凶。申上来，不利出兵。酉上来，利出兵，有喜。戌上来，吏士有异心，潜备之。亥上来，不利战。此十二辰位占乌之情也。常以怪字居甲上占之。假令甲子旬，即在子上是也。又若乌从四散并来到营上居，恶声而止住之者，贼兵已入境矣。急飞过者，贼勇锐，疾如雷电，速为之备，但疾与战，我可以胜。鸷鸟飞来将军牙帐上搏击者，有贼，不可出战。三足鸟飞来营前后，谓之灾饮鸟也，贼将来至营中者凶，急备之。赤鸟入营者，防奸人刺客。群鸟三三五五营上往来，无声而四散者，吏士有逃溃之心。鸛雀忽来营上作巢而鸣，速移营避之，大水至。乌至营栖于牙帐者，吏士谋，大将即有祸，速避之。乌鹊忽来炮上作巢者，吏士谋，大将潜验之。方战之时，有白鸟状如鹰，飞赴敌者，并力击之，大胜兆也；自敌来赴我者凶，急退军勿战。

○杂占乌情第一百九十二

出师之日，乌于军前逆飞者，征无功；在左则吉；在右则凶。逆军而作恶声“查查”者，大凶兆也。或从右发声和顺，自大将后而过左复声者，大兵有庆之兆也。乌及相呼“于”（一作子）者，吉也。乌于军前，一足卓立地者，进必（一作不）寇者。在枯卉上鸣者，凶。振迅疾飞，视顾周阵而不止者，前贼也。乌来牙旗上立者，急移营避之，其地不祥。乌立牙帐上作恶声者，有吏士潜谋逆，速搜验之，必得奸状。乌来鼓角上鸣者，将军、吏士心雄益奋也；器械上鸣者，即有战阵也；绕营而飞鸣者，所来之处贼兵至也。凡乌之来，大将别令一人候之。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者也。

○时加占乌情第一百九十三

登明方鸣者，凶；神后、大吉、功曹等方者，大冲、天罡太乙方者，胜光、小吉、传送方者，吉；从魁、河魁方者，凶。更看神与月将相克。假令登明是凶神，在寅卯申酉即相生为吉也。假令传送是吉神，在寅卯巳午即相克为凶也。他皆仿此。宜细认方位，辨其吉凶。

○六甲占乌情第一百九十四

（六甲自图在第八卷，但以图按其方可也）

乌在上鸣者，贼闻不来，与战大吉。鸣者，合有吉音，无他战阵。鸣者，喜信之兆也。鸣者，防慎，在内当有细人潜为贼应，不然有谋叛者，察防之。鸣者，军无他战。鸣者，有贼信者，当有战阵。鸣者，闻贼不来，急备之，不利战，凶兆也。鸣者，亦慎之，或有小盗，必杀之，不然当有大惊。鸣者，防吏士亡遁。鸣者，将有战之事，主吉。鸣者，有贼信者。鸣者，防内有奸人潜为贼应，谨备之。夫占乌之法，立营之地，非乌所巢而有乌来鸣，方可论占。若聚林群乌之所栖泊，而嘲噀无常者，不足占也。

●卷二十

○誓文第一百九十五

有虞氏戒于国，夏后氏誓于军，殷人誓于军门之外，周人将反刃而誓。所誓不同，吾从周誓之誓曰：惟天至仁，亭毒万物，其有逆于道德者，激霆以震之；惟神至幽，游息六气，其有淫于祸乱者，潜灵以殛之；惟王至明，顺恤九服，其有悖于教化者，兴师以察之。此四者同条而共贯也。是知军（一作君）天下者，挥长戈以宾不臣，未为不善也；涤秽滓以广王化，未为不嘉也。今孽虜不庭，乱常反德，吾为天子恭行天讨，誓翦大憝，决垂元功。即出（一作即）凶门，已即敌境，咨尔众士：用命赏于祖，弗用命戮于社。生死荣辱在是，一举勿使自蹶，为邦之羞尔。其勉之，勉之。

○祭沙门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

维年月日，某宫谨以香火蔬果祭于毗沙门天王：惟天王神灵通畅，威德奋震，据大阴之正位，降普天之妖魔。左手擎塔，尊神显于西土；右手仗戈（一作戟），赫天威于北方。一举而群魔骇，再举而沙界裂。目激电以日暗，发聚蓝而云委。卓犖万古，郁称亢神。今妖孽未除，生灵涂地，凶声逆气，溢天而浮。皇帝命某领雄师权剿戮群党，大勋未立，壮心徒奋。天王受佛敕印，广扬通尚，能卷大地于掌中，纳须弥于芥子。今此小丑，岂不能祛？伏惟降慈悲心，救众生苦，开大神力神兵，右回左旋，翦灭贼众，脱苦恼于刀兵之劫，发济投于风火之轮，则某也处心归依，实在此日。尚飨。

○祭风伯雨师文第一百九十七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以牲牢（一作羊）香酒之奠祭于风伯、雨师之神：惟神箕、毕之精，阴阳之粹也，动息无间，游潜大虚。大块噫气，鼓天地以发籁；飞龙在天，合云雷而作解。茫茫禹迹，民其赖之。今某出师有期，惟灵是丘，冀神阴嘉（一作佳），以赞我师旅。或则驾舟楫、济巨川，神其施九窍之怒号；或则陟岑、厉险阻，神其减十期之滂霏。然后扇腥膻之气，如尘扬空，抽凶奴（一作妖）之血，为波注海。大事苟济，敢忘元贶？尚飨。

○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山川当境之神：始疏山浚川，所以应天文，裂地纪，限夷夏，宣风雨，惟神者必灵，有祈者必应。盖山川为之府，人为神之主也。祸淫福善，神其掌之。故圣人列于典礼，国家配于群望，所冀发善者之福神，歼不善之尸骨。惟神景天地之命，为山川之灵，监我恳诚，赞我兵力，使收功于须臾，馘元恶于顷刻。尚飨。

○祭黄帝文第一百九十九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致祭于黄帝之神：惟神天资懿睿，首弄兵戎（一作戍），敷演三才，披攘九极，陶精颐（一作积）粹，崑立古。虽蹈之不腆，（一作实）伊圣之有作。方今天人合发，夷夏称忠，隐幽于黄屋之尊，告庙起白旄之命。惟神素章元圣，开辟往世，驱（一作驰）逐凶慝（一作逆），揄扬天功，绵历千载（一作祀），光灵不泯。阴垂嘉，以赞我师旅，收辟土地，诛锄鲸鲵，幽明合诚，幸享多福。尚飨。

○祭 尤文第二百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致祭于蚩尤之神：惟神雄材（一作才）自任，命世特立，卓绝万古，

郁为人豪。在昔（一作官）炎灵不御，土（一作御）德丕炽，公鄙自天之职，纂即戎之绪，足蹴九土，手掉五兵，而奋臂一呼，四溟飞水，瞑目再顾，两曜暗色，吁气而烟雾蒸，吹蠡（一作角）而风雨作，金虎亦病，神龙亦屠。然公之丙灵，实（一作宝）万万世不泯。冀垂嘉，赞卫我师，获虏树勋，戴答（戴一作以）神祝。尚飨。

○祭八神文第二百一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致祭于八方之神：两仪设象，八卦成文，中含粹气，结为神灵。圣君则之，以奠万民。悠悠奸丑，敢有不宾，逆天反道，罹殃道。吾今有告，神顺所闻。天门地户，人门鬼户，震灵（一作雷）洞洞，火灵郭郭。水泽之神，聚类合鲜，沱沱大极，灵气洗洗。扫殄凶，廓清妖氛（一作气）。神灵之，神灵之。尚飨。

○祭当境神文第二百二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备酒牢奠祭于当境山川之神：惟神受天明命，辨位司民。祸淫福善，神之恒德。今奸丑肆暴，聚谋不轨，污渎我境土，虏掠我生（一作士）庶，尚未伏锁授（一作诛报）首。岂神祸淫之道耶？俾我元戎，肃坛命将，提戈远征，大憝未诛，元勋未辑。岂神福善之道耶？今某虔统大军，以涉灵境，固当飨我血荐，潜勃其力，赞应天之兵，诛悖道之虏，则神正直之方是乎在。尚飨。

○牙旗神第二百三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丘于牙旗之神：昊天有命，泽元王，纯精播祉，元德胜光。蕞尔丑虏，取（一作敢）谋乱常，麀惊黔首，鼠啖边疆。天子命我仗钺专征，耀厥威武，讨彼不庭。尝闻天地福谦，鬼神害盈，善终其，恶殄其生。咨尔（一作示）阴，固将效灵。召太乙，呼雷公，驰白虎，走青龙，玄龟镇后，朱雀冲前，濯荡蛟日，扫除妖虹，兵不血刃，告厥成功。神其知之，鉴于尚飨。

○门旗文第二百四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丘于门旗之神：惟神奠兵作元，扬灵戎首，辟向方之正位，立凶器之宠规。指顾师徒，予实赖汝。今丑党尚肆，长氛未清，是致伐鼓建牙，声唬秉律，藉神阴，俾建殊功。诚宜磨五兵之虚，比三军之气，纳羊犬之地，载扇华风，锁鲸鲵之尸，尽为京观。神其听之，尚飨。

○五方旗文第二百五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丘于五方旗之神：惟神禀命昊穹，实同所识。体国经野，正位辨方。前指则摧扑凶顽，当位则表列师旅。伊灵有用，由古赖诸。我国家自奠丕基，遐宣惠正，鲸霄鳌柱，总八极以天临；木口金铃，震九疆而雷动。方资广被，孰敢不宾？何羊犬之游魂，衅腥膻而背惠。铃宗既兴于啸聚，在予载掌于车徒。戎有征事，馘元无爽。冀神垂，阴赞六师。奋朱雀以前驱，命玄龟以后殿，青旆鼓苍龙之气，素旌宣白虎之威，黄龙镇中，为我军主。诚宜内顺指顾，外威奸雄，一挥而龙塞生尘、穷虏罄覆，载鼓而狼居破胆、败虏磨惊，扫大憝于阨隅，耀殊勋于简牒，廓清万里。藉神之灵，尚飨。

○六纛旗文第二百六

年月日，某谨丘于六纛之神：夫行杀气者北方，表戎事者大纛。是故以黑于饰，顺其位也；为君之表，严其令也。师徒搏节，右在于诚。宣我大用，威彼元凶。所当者皆摧，所指者皆靡。则神顺成之功，斯亦至矣。尚飨。

○五兵文第二百七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丘于五兵之神：天道不谄，助厥元王。我作五兵，以征四方。灵星为众，刃名大房。角星示本，弓名曲张。二宿主弩，曰远望。荧惑主矢，曰傍徨。彼长戟名大将，赖参星而抑扬。今则膻腥聚臭，彗彗腾光，流血如水，伤骨成冈。苟不翦灭，孰为忠良？咨尔五兵，为天大刑，大玄之垂象，方子之淳精，顺我动使，以扑不庭。神灵之，尚飨。

○马文第二百八

年月日具官某，谨丘于马神：东方苍龙，实曰天驷。考星史而立象垂休，观大易则乾文取譬。懿伊马之用功，为邦家之大利。何倥偬之边陲，聚臃脰之党类？列旗帜而星蕃，掉戈矛而猊起，将耀武于三军，当载扬于六轡。所赖者，穹昊储祲，明神效祉。苟刍饮之叶宜，庶阴口之不昧。尚飨。

○衅鼓文第二百九

年月日，某谨衅于鼓之神：三军之威，职在鼓旗之用。灵为鬼神，涂血致诚。古之常典，以声为度。兵之令仪，进退周旋，实在于尔。今则五兵暴露，群丑维横（缺）。

○回兵第二百一十

回兵，建五方旗，依色配方位。中央土位不动，故大将军以黄旗为四旗之主，常使诸军准望，知大将军所在处回兵。南方有贼，大将军举赤旗以应之；东方有贼，举青旗应之；西方有贼，举白旗应之；北方有贼，则举黑旗应之。无贼常偃之。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来也，旗却偃即回。